

第十三卷 第二十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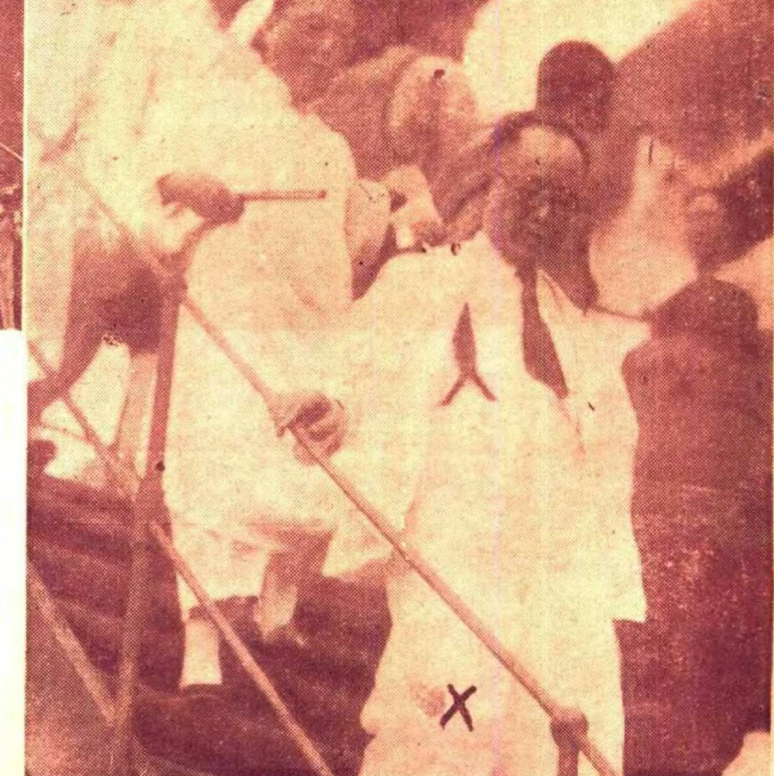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胡氏靈櫬移出中山紀念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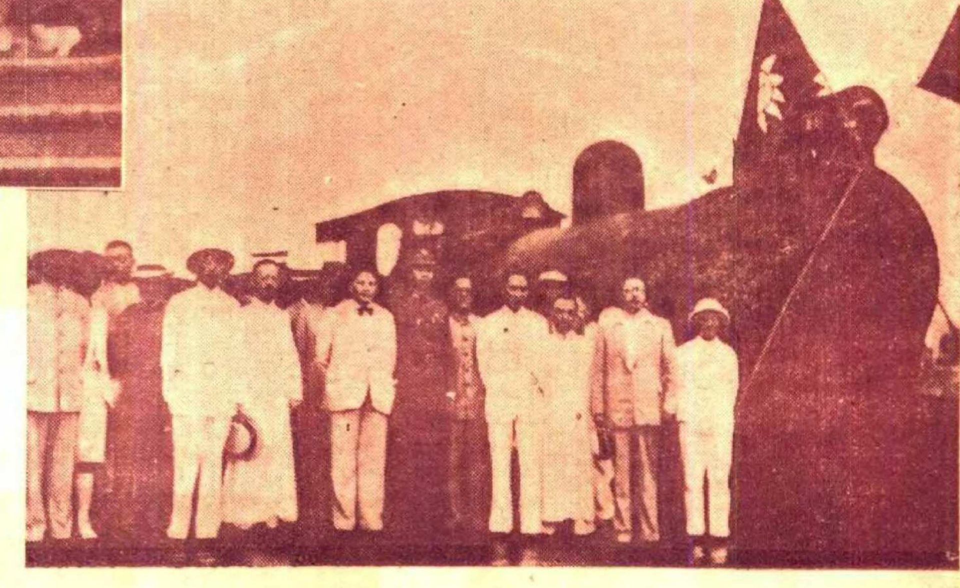
胡漢民靈櫬奉移龍眼洞墓地○ ↑



← 在美商談貨幣問題之陳光市(×)抵滬○



蘇嘉鐵路正式通車○ ↓



← 何鍵等過漢晉京(一)何鍵(二)何成濬(三)陳繼承(四)胡宗南○



↓ 汶大使那其亞呈遞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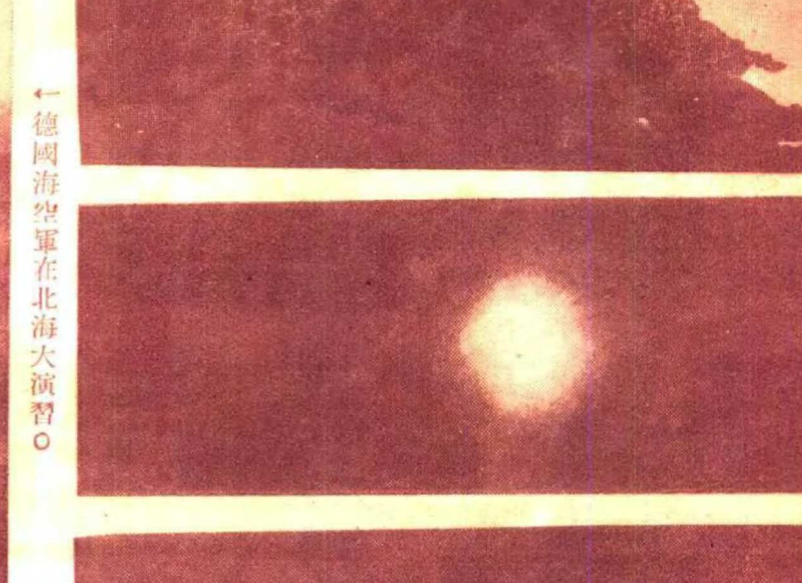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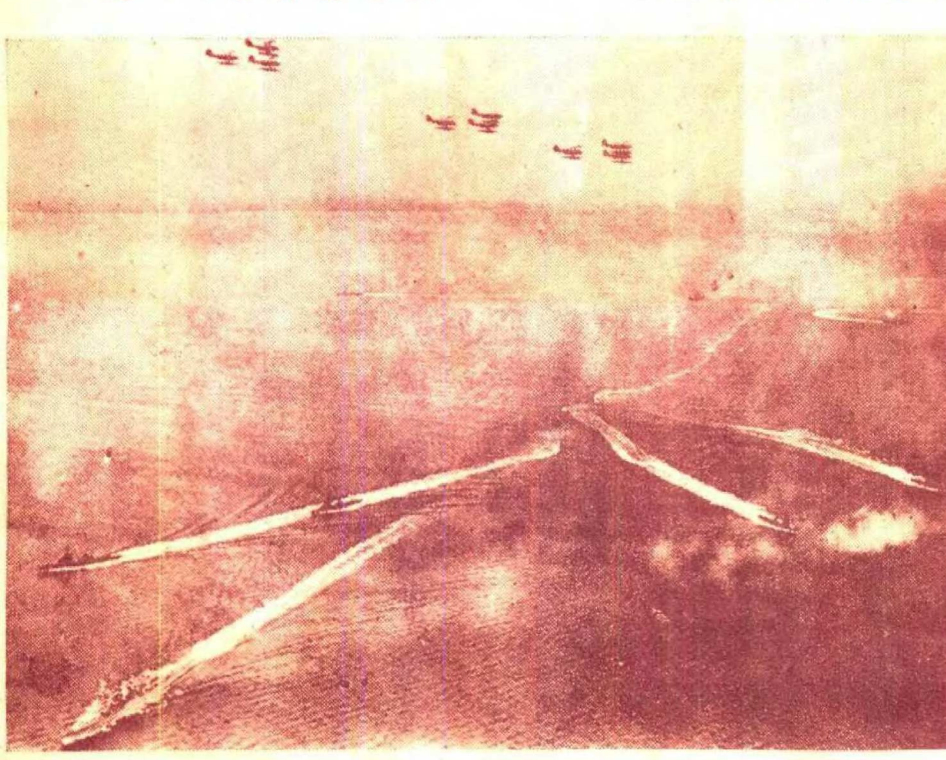
高爾基葬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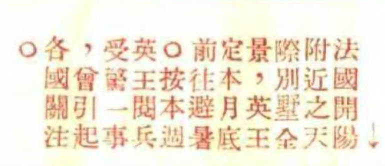
↑上爲蘇俄文豪高爾基舉殯情形，斯丹林氏會親往執紼，右方第一人即斯氏〇

→上月十九日世界天文家紛在歐亞各地，觀察全日蝕，右三圖係在希臘南部攝得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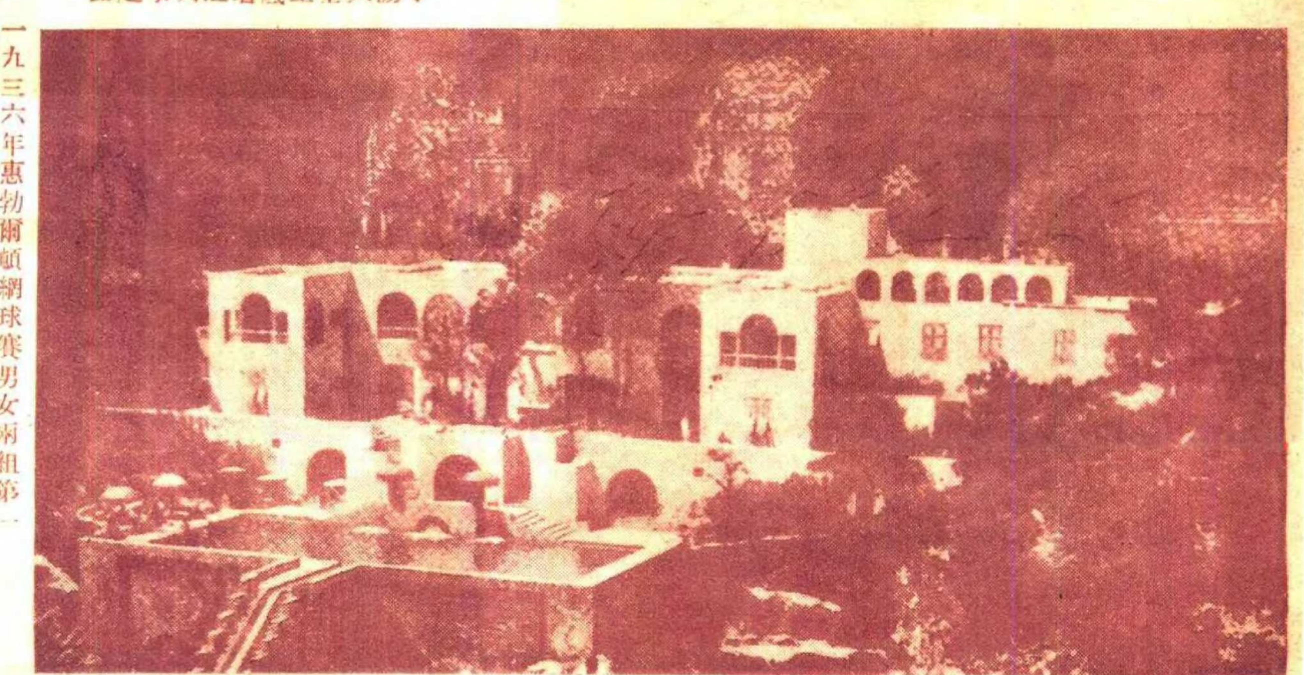
←德國海空軍在北海大演習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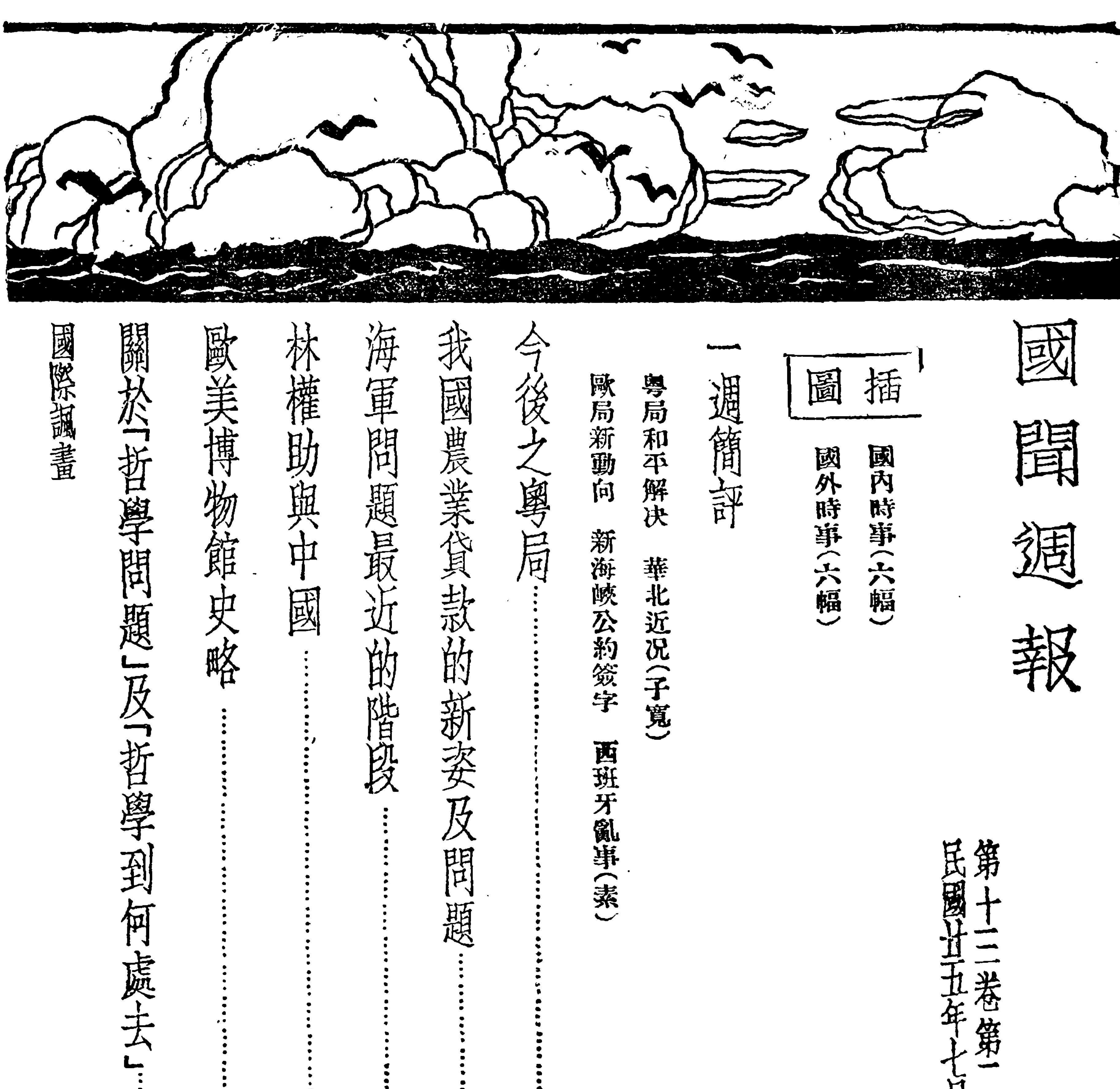


↓法國開陽附近之天際別墅全景，英王定本月底前往避暑〇按本週英王閱兵受驚一事，會引起各國關注〇



←一九三六年惠物爾頓網球賽男女兩組第一名選手，潘雷與邱德女士〇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二十九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七月廿七日出版



一週簡評

粵局和平解决

粵桂問題至十七日形勢突然轉變。在前一天，陳濟棠李宗仁兩人違抗中央的意志，還很堅決，雙雙就聯軍正副司令之職。陳氏在就職禮答辭之頃，還說了許多的話，攻擊中央政府當局。不料過了一夜，態度自動變更，不但不再反抗，而且決意離粵。有許多人，當時聽了這個消息，很覺得陳氏態度可怪，其實這並非事出意料，在陳氏本意並非不欲一戰，可是事實上却已是不能一戰。既是不能一戰，那末自然以早走爲妙。這點顧全個人生命財產安全的小聰明，陳濟棠當然是有的。

陳濟棠的所以不能一戰，從表面上說，乃由於粵陸軍空軍不肯供其犧牲，更切實一點說，還是中國人不甘心供人利用做自戕的工具，這樣的國民心理表現，在粵陸空將領通電中，可以尋着許多的證據。本報記者在粵桂問題發生之初，便已感覺到陳濟棠們的所作所爲，過於違背國民心理，所以早就料到陳等陰謀沒有發揮之餘地。在近來幾年之中，中國人在心理上，有很顯著的進步，對於國家及個人的利害，也認識一天清似一天，所以有人像陳濟棠這樣要蒙蔽中國國民借刀殺人，當然祇有自召失敗。陳濟棠這一番把戲，便是一個很明白的教訓。

現在粵局和平解决，已不成問題，所餘沒有解决的部分，祇在廣西。雖然粵西尙有一部分桂軍，但是桂軍當局並沒有新的違抗中央表示。在陳濟棠新受教訓之後，廣西勢力更孤，看來桂軍當局氣燄已似低落，內心必然更怯。而在中央方面並無斷然運用武力之意，並且還有願助桂省建設的表示，應該這時桂方正好乘勢收蓬，李白的聰明處，未必不如陳濟棠，一味蠻幹，大勢恐怕未必。

華北近況

華北方面，這幾天並沒有惹人特別注意的事故發生。平津兩處情形與上週髣髴，大體安定。浪人走私雖然沒有受到新的阻碍，但是私貨過多，已超過需要額量，走私的利益，自然減少，一時私貨的轉運額，已多少低落。

石友三新就冀察政委，這是日軍人所希望的一件事。冀察政委會决恢復常委會，將推王克敏任首席常委。日人對於王氏，甚希望其能對於所謂經濟合作多做一點事，所以並沒有什麽惡意批評。

不過，綏遠方面，頗不似平津方面之可望苟安；對方對於此地，正努力做積極的準備工作，如密輸武器，收編土匪等等都在着着進行中，而且境內不時有異國飛機發現，這種現象，可以証明綏省危險的程度，正一天比一天增高，我們要喚起全國上下，對於這方面多加注意。（子寬）

歐局新動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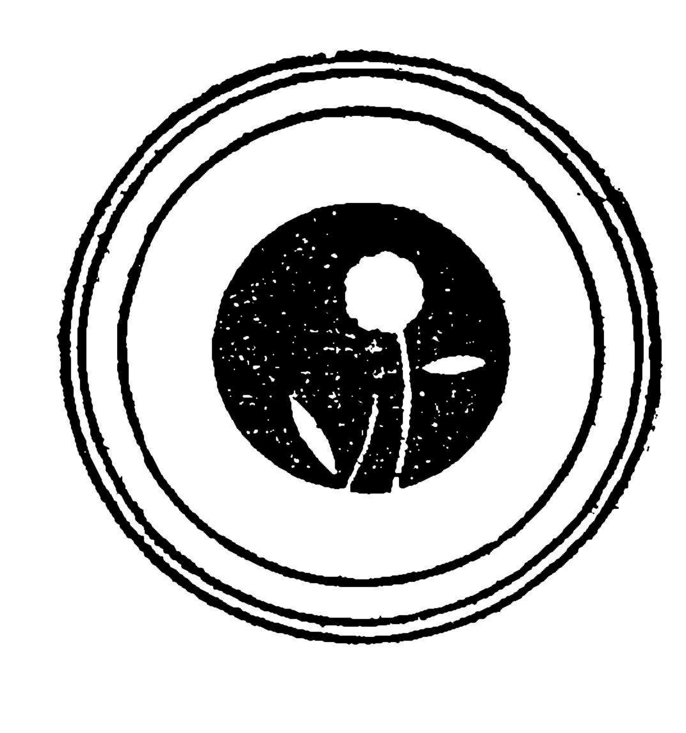
上週德奧協定成立後，全歐震動。十三日義政府又照會比揆，拒絕參加羅約國會議。歐局的形勢，因此更見緊張。大勢是這樣：法比主張，羅約國會議，仍須照舊舉行，開會的目的，在宣布德國行動的違約，而立時進行英法比尚合作。英國的態度，却以為對於德義二國，不應操之過急，反有眞正促成他們團結的可能，所以英國主張，羅約國會議不妨展期舉行，以緩和一般的空氣。但是法方的態度，非常堅決。所以結果羅約國會改於二十三日在倫敦舉行，三國已發表共同的宣言。照英方主張的步驟，共有三個階段：（一）召集英法比三國會議，討論初步問題，然後再邀請德義以平等地位，參加（二）五强會議，成立西歐新協定。為了避免蘇俄和各小國的反對起見，她更主張在夏秋之間，召集（三）一個全歐洲會議，以解決一般的問題。這種計劃，大體上已得到法方的贊同。不過現在歐局瞬息萬變，這項會議能否按照程序一一進行，却還很有疑問。

新海峽公約簽字

新海峽公約已於二十日簽字，這件事在好多方面，很具有意義。這是戰敗國家用合法手段恢復主權的一個創舉，這也是修正和約的一個先例，日本退盟後，參加國際條約，也以此為第一遭。這次土耳其在精神方面，已獲得勝利，但是設防問題的充分實現，一時恐尚難辦到。蘇聯一方面的目的，已達到一半，大體亦稱滿意。英法雙方，藉此給打破現狀派的國家，一個現前的榜樣，當然很覺高興，尤其法代表彭考的閉幕詞，言之有物，精神上非常痛快。至於德義二國對此舉的態度消極，那更是當然之勢。

西班牙亂事

西班牙本週的亂事，對於歐局無大影響，但是在時代的思潮上，却反映出一個很重要的階段。西班牙的人民陣線政府，自今春當政以來，予保王派和法西斯派以莫大的壓迫。這次的事變，就是反動派的有計劃的陰謀。但是因為叛黨的首領索台洛最近被害，亂事先期在摩洛哥爆發，而演成了這次混沌的大恐怖。此次政爭的結果，無論如何，將使這本來貧弱的西班牙，更陷於不可復約地位了。（素）



今後之粵局

記者

因爲陳濟棠的出走，廣東的一幕滑稽的悲劇，便就此偃旂息鼓了。同時喧嚷數年的所謂西南問題，也就此來了一次總清算，這實在是一件令人痛快的事。

記者在上期本報上，曾提及粵局之解決，當局如能充分利用機會，必能於短期內得圓滿之結果。那時陳李方決心抗命，同時就任聯軍總副司令，而東西江之軍隊，固調集甚忙，桂軍亦準備開入粵境，韶關附近，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不想過了兩天，陳濟棠終因形勢全非，不免於一走。這樣的結果，雖早在意料之中，而變化如此之速，實有些出人意外，我們推原其故，不外陳濟棠的本身太糟，其次是中央對於處置這次事變，態度始終很公正。坦白，無可疵議，如蔣委員長先後給陳濟棠的幾個電報，誠懇，明爽，任何人看了也會被感動的。

廣西問題，大概也不致惡化；因爲粵局的解決，影響廣西很大，在財政上，廣西是不易獨立的省份；商業交通上，多有賴廣東爲其出口；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廣東人對於桂軍的恐怖，從陸榮廷直到李濟深，始終未肯忘情；因此廣西的地位，對內對外，保守或發展，多受了限制。現在黃旭初已飛贛商洽，李白亦決心休息，我們希望這個問題也能很迅速地解決了。

今後時局的重心，將移在廣東善後問題的如何着手？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一)殘局之收拾，信賴余漢謀和林雲陔等。(二)黨政方面去消兩機關之畸形組織。(三)財政方面，實行法幣制，劃清中央稅與地方稅。切實整理稅收。(四)

司法方面，撤銷最高法院分院。總之多是在努力於政令之劃一，糾正一切畸形狀態。我們進一步希望當局能協助地方當局，早日將一切庶政，在中央現行法令制度下，速加改善，此外如廣東已有的建設，如公路及各項工廠，多已有相當基礎，希望能好好加以合理的組織，逐漸改進，使廣東確能成爲一個國防的中心。

這一週來粵局演化的經過如下：

△陳出走前形勢　兩廣此次舉措，舉國認爲錯誤。方期在二中全會，對時局開誠相商，謀得根本解決。詎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對二中全會之決議與任命，已完全拒絕。一方準備軍事，一方則宣言于最短期內，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另組政府。國事前途，殊不堪問。然此等動作主之者只爲少數軍人，元老咸不贊成。蕭佛成亦突於十五日秘密赴港，內部遂日呈瓦解之象。

粵桂將領此次行動，黨政要員及一，四集團軍將領之反對者至多。惟陳，李，白等一意孤行，故或劫於威而不敢言，或知言亦無濟而不言，或憤而不屑言。其盲目附和者，實居少數。是以自唐紹儀北上，余漢謀服從中央，李漢魂，李潔之，鄧龍光等去職通電發出，及空軍一部機隊，海軍魚雷艦等，相繼離粵，効命中樞後，內部實已解體。其他一，四集團軍將領待機反陳李者不知凡幾。因此陳李多將其高級將領，挽留在廣西南寧。名爲贊勷軍事，實則防範其步余李等後塵也。

粵省近六七年間，絕無內戰。人民原可安居樂業。惟以不景氣影響，都市之農村經濟，同趨崩潰。百業衰落，民生仍異常困苦。加以去今兩年天災煎迫，農作失收，現在人民衣不蔽體，食不充飢者，已達十之六七。正在救死未遑，罔知所可之際，乃突來此內戰凶訊，抽兵徵發，閭里騷然，人民於驚慌之餘，轉而怨望。軍固缺鬥志，民怨亦深矣。

陳李白等決定反對二中全會一切決議後，乃進而商討應付辦法。十四日之會議，本已建議，除保存執行部，政務會兩機關外，並於最短期內，在廣西召開非常會議，另組政府，打開新局。然爲蕭佛成等所反對，未能通過。至十五日上午之會議，又復提出。蕭老反對不得，乃憤而與陳融等退席。於下午一時，聯袂悄然離粵赴港。蕭氏本已是兩廣唯一元老，既離去，前途可知。蕭等退席後，陳李等乃續議，卒通

過：(一)發表反對二中會宣言，短期在廣州召開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複決西南有（二十五日）電五項救國主張。(二)組織一•四兩集團抗日救國聯軍，派陳濟棠爲總司令，李宗仁爲副總司令。此兩案已即日發表。召開非常會議及組府計劃，由林翼中•劉蘆隱•黃季陸•張任民•麥煥章等加緊起草中。限短期決定，付諸實行。陳李二人乃於十六日分別就任總副司令職，由劉蘆隱監誓，并發出宣言，申述今後對內對外之大計，不圖翌日即人去樓空也。

當時最爲社會注意者乃軍事問題。粵桂常備兵增編後，本有二十萬人。但仍未足分配。因此即加緊縮短粵省防線，北江已退守軍田，新街以下，英德•韶關以上一律放棄，東江將退守惠州，潮•梅•汕均放棄。其原來建築各地之防禦工事及各種交通器如公路•鐵路等，於軍隊撤退後，一律破壞之。桂軍除死守桂北外，並調一部到粵協防，聞必要時粵軍再退。余漢謀軍回師抵韶關，軍事已甚緊急。兩廣宣傳抗日，實際軍事行動又若是緊急，乃某國不起而干涉，反盛傳有某某等多量軍用品接濟粵桂，誠奇事也。人民遷避者日多，官眷亦多搬居香港，行李箱籠，絡繹水陸途中。人心恐慌，可見一斑矣。粵桂最難解決的根本問題，厥爲金融。因情勢如此，改大洋制已是空談。港紙大洋劵之市價，日趨狂漲，桂省鈔票，每兩元餘始可換粵省法幣一元。而粵省法幣，則每一元九毛至兩元始可易港幣一元，每一元七至一元八毛餘，始可易大洋劵一元。物價昂貴，軍糧民食俱成嚴重問題。兩省府爲自救起見，由兩省當局，商定粵桂金融合作辦法。旋因故未能實行。其原則大要如下：（一）合組粵桂最高金融機關，共同辦理。保管及發行事宜。(二)暫時兩省紙幣相互流通，惟桂省紙幣在粵行使，仍照時價伸算(三)粵省協助桂省平衡外匯，必要時，粵省行透支欵項與桂省行，每一月或兩月結算一次，歸數清楚，然此種辦法，亦只僅可救濟一時耳。

△陳離粵之一瞥　陳濟棠以二三五各軍反對作戰，黃光銳等率全體機隊及飛行員離省後，兩廣局面，頓呈瓦解之象。同時接奉蔣委員長巧(十八日)電，具見愛護情殷，頗爲感動，乃決定實行下野，還政中央。十八日晨十時，在總部召集會議，宣布其本人離粵之用意，各將領均表贊同，十二時許復在燕塘軍校召集李揚敬，繆培南，林翼中，區芳浦，林

時清，林益謙，何犖，利樹宗等親信，商決處理善後辦法。(一)所有東北兩江及駐省垣軍隊交由李揚敬繆培南負責統率。(二)省垣治安交由憲兵司令利樹宗，公安局長何犖負責維持。(三)政治方面則分交林翼中，區芳浦，黃麟書暫維持現狀，俟余漢謀親抵省垣，即妥為分別移交，當草致余漢謀一電，表示即日離粵，散會後，陳仍返總部結束未了軍務，並召集高級人員作臨別訓話，李宗仁聞訊，即馳赴總部互談半小時，內容不悉，李去，陳返梅花邨私邸稍息，時為下午四時，林翼中等數人，又趕與晤談一切，四時四十五分，李以桂軍被拒于黃沙西村一帶，未能奪得廣州市，所謀均告失敗，遂即乘西南民航機回桂，省垣緊張形勢，逐漸和緩，陳濟棠始得於午後五時零五分，偕陳維周及衛士十餘名，分乘汽車由邸赴魚珠砲台登海虎艦飄然東去。到埠送行者，亦僅林翼中等數人，黯然相對，該艦駛至黃埔停留，至九時左右陳始換乘英艦赴港，原計十九日晨三時可抵埠，適風雨大作，駛行甚慢，延至晨七時始入港口，港警廳派警探三十餘名，分乘水警小輪隨行保護，中西記者二十餘人，亦駕電輪在海面守候，七時二十分該艦泊尖沙嘴海面，陳等即換乘其家人開往迎候之小輪，靠太古碼頭，於狂風雨中忽忽登岸，乘車直返鳳輝台私邸休息。

△陳走後之粵面　陳濟棠遵命離粵後，兩廣局勢為之大變，廣州市面已漸復常態，人心安定。憲兵司令利樹宗，公安局長何犖，十九日晨分出布告安民，並與各高級將領聯名電請余主任即來省主持一切，余漢謀十八日晚在庾接陳濟棠電後，即召開部屬會議，決定二十日派員飛省晤何犖，商交接手續。十八日晚並下令所部兼程前進，先頭隊伍，二十日抵達廣州，廣州商人，以陳既離粵，兵燹可免，大燃爆竹，共慶和平。現正聯合各界組織慰勞隊，前往英德慰勞一軍，十九日晨市面發現歡迎蔣委員長歡迎余漢謀治粵及拒絕桂軍入粵等標語，何犖等致余電如次(各將領電)：（一）余總司令鈞鑒：密，伯公離開廣州，弟等竭力維持治安，請即派員來省，處理一切，盼覆，何犖，張達，黃任寰，繆培南，利樹宗，林時清，張之英，范德星，杜益謙巧（十八日）叩。(二)銜同前。巧午電計呈達，伯公巧（十八日）晚離省，各軍師長已回防待命，犖等竭力維持治安秩序如常，請即來省主持，乞覆，何犖，利樹宗，林時清，張達，范德星叩皓（

十九日）印，（三）韶關探送李副軍長旋空，莫師長道朋，葉師長伯芹，張師長玉麟鈞鑒：誦示書，深佩藎籌，伯公已於巧（十八日）晚離省，弟等與公綽兄（何犖）竭力維持治安，秩序如常，並已電呈介公。請飭幄公即來主持，切盼示覆，弟林時清，張達叩皓（十九日）印。

△余漢謀就職電　余漢謀十四日在庾就職，發出通電原文如下：（銜略）均鑒，本月十二日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狀開，特派余漢謀為廣州綏靖主任，及第四路軍總司令各等因。遵於十四日在庾軍次宣誓就職。自顧輇材，謬膺重寄，丁茲國難靡定，詎敢告勞。惟有誓竭忠貞，用報黨國。第于粵事有不能已於言者，比年以外患日迫，非禦侮不能圖存，非統一不能禦侮，中央之力圖和平統一，實為集中力量，救國要圖，漢謀曩者奉命率師入贛，即矢志剿共抗日，及和平統一救國，凡所措置，罔敢或渝。不幸吾粵當國難日亟之際，忽然稱兵，陰結外寇，進窺鄰省，發動內戰，破壞統一；事實具在，無可為諱。漢謀忠言見拒，仁智俱窮，用特飛京請示挽救，佳（九日）電主張，服從中央，息爭禦侮，當為國人所共諒，自念半生戎馬，淡泊自甘，詎有權利之念。惟國家民族生存，不可不顧，是以毅然就職，貫澈初衷，耿耿此心，可質天日。今日粵局安危，繫于伯公一身，應請聽命中央，釋兵入京。翊贊樞要，則和平統一，立可告成，禦侮大計，不致中墜，粵中袍澤，夙著勳勞，中央寬大為懷，一視同仁，絕無歧異。當能共喻此心，同伸正義，禦侮圖存，胥于是賴。謹掬血誠，縷陳衷曲，佇候明教，不盡依馳，余漢謀叩。

△蔣致陳第一電　蔣委員長十七日致陳濟棠一電，原文如下：特急，廣州陳委員伯南兄勛鑒：灰（十日）電計早達覽。懇切之言，以為必荷採納。乃據報，兄等對二中全會決議案竟不加接受。而將有召集非常會議另行組織軍政府之舉。此息確否，未敢深信，意者前電簡略，致兄或尚惑於人言，而不諒中央處置之苦心，與中正始終愛護之夙志，為公為私，不能不為兄再進一言。此次粵中事變，中央始終以紀綱與感情並顧為宗旨，期共納于正軌，而中之衷誠，尤在于保全我革命袍澤之歷史。故一面請兄離粵，使兄得自脫於荊棘；一面仍調兄入京，共負國防之重任。誠以吾輩既同患難于先，必當共保始終于後；愛人以德，于義應爾；亦深信兄必能洞

察此意，善自爲計也。溯自革命以來，粵中軍人，不乏勛業彪炳之輩；而往往以一念之差，不克葆令名於最後。昔日總理寄陳競存（炯明）以心腹之重任；而競存終於悍然謀叛，迄今身死之後，猶爲同志所深痛。其後本黨以維持革命策源地之職，責望陳眞如（銘樞）與吾兄同心協力。而眞如不安其分，心懷異志，終於在閩稱變，毀黨叛國，以致名節不保，無所於歸。彼輩獗狂冥行，最後究何所得，而粵中革命歷史，乃貽莫大之汚點。每念往事，對我粵中有歷史之軍人如兄者，輒不禁代爲懍懍。故中正自事變初起，即無時無刻不以保全吾兄革命歷史爲懷；請兄離粵來京，實完全出於愛護吾兄之眞誠，不願兄踵陳競存陳眞如之覆轍，以蹈於身敗名裂公私交害之途。質言之，正唯希望兄能在革命史上占有永遠光榮之地位，故勸兄即時引退耳。吾輩軍人成敗榮辱，斷不繫于一時之進退，而實繫於服從命令與自身出處之光明。中正十年以來，一本此旨，黨命之進則進，黨命之退則退，絕無猶豫，亦絕無規避。願兄亦能深知此爲革命軍人最低應守之條件，相與告勉，以自免於悔咎。則此日皎然引退，即爲將來進一步效力黨國之始基，正不必以一時之意氣，斷送無限之前途，今爲兄計，將如競存眞如輩自絕自棄，身敗名裂之爲愈乎？抑篤守革命軍人服從之本分，進退光明之爲愈乎，兄苟平心一思，必當接受中央之意，而無所猶疑矣。黨國艱危至此，粵中人民回皇痛苦又如彼，即兄個人將來歷史上之得失禍福，亦悉繫於此時之一念，無論爲粵爲國，爲公爲私，皆宜急流勇退，自保始終，不遠而復，智者所嘉，披瀝盡言，胥出於保全袍澤之誠意，切望深思鄙言，從速駕京，勿令親厚者痛心失望爲幸。并盼電復，中正篠（十七日）辰。

△蔣致陳第二電　特急，廣州陳委員伯南兄勛鑒：密：手翰誦悉，陳師長亦已晤談，兄決心引退，具佩磊落之胸懷。中正（十七日）辰所發電，想已達覽。吾輩革命軍人，一切唯當以黨國命令爲依歸，導部屬以正義，而勗成其事業，不可或有所疑懼。幄奇（余漢謀）對兄於公於私，均屬忠誠耿耿，今彼既由中央委任，兄之視彼，即應視爲受中央命令之大員，以軍權交幄奇，實爲交軍權於中央。而粵中將領，更應知幄奇係奉中央之命，負粵局之責，故聽命於幄奇，乃所以服從中央，決不可以個人爲觀點，稍存彼此異同之見。兄此次爲國事而引退，尊國家之紀綱，非可視同下野，實爲我革命

史上留一光榮之紀念。凡在部屬，均宜繼兄之志，成兄之美，兄能扶助幄奇，俾克負中央所交之任務，更以見兄之偉大。兄能勗勉部屬以服從中央者，輔佐幄奇，俾多年袍澤，感情益趨深厚，和衷共濟，對國家爲更大之貢獻，則益見我粵中將士之公忠。如慮兄離粵以後，對軍隊安頓或有偏頗，則中可質言，決不有此。粵中各師均經中央在命，已有明白之保障；粵軍本即中央之軍隊，兄之部下，即中之部下，愛護之情，原如一體。革命以來，中央愛惜袍澤，一視同仁，從未有薄待部隊之事，且兄仍任國防會議之會員，中央倚畀，與昔無異，對於軍務，如有意見，固仍可隨時諮商。故兄此時宜一意信任幄奇之必可奠定粵局，尤當以中央意旨，剴切曉喻於部屬，而使之安心也。萬一兄仍慮交接之際，或有差池，則兄離粵來京之日，中央無不以愛護與寬厚之意旨籌維善後，中於必要時，亦可來粵一行，對粵中將士，負責決不使有一事一人之不得其所，此時唯望兄能早日來京，共商國家大計，俾糾紛早息，以貫澈兄始終爲國之初衷，於粵於國，均所利賴。餘由陳師長回粵面達不盡，諸唯察照。中正巧（十八日）。

（附陳之原電）委員長鈞鑒：國事至此，不忍作無謂之犧牲，故決遵命下野，以免掀起內戰，但與事交幄奇（余漢謀字）主持，各將領均不服從，仍恐不免一戰。應請鈞座另派一孚衆望之大員來粵主持，職當擺脫一切，遂我初服，其餘一切，由陳師長漢光面陳，肅此，敬請鈞安。職陳濟棠謹上。七月十七日。

△四師表明態度　第四師師長巫劍雄，副師長蔣武，率全體官兵於十七日通電全國，贊同余漢謀救國主張，並勸陳濟棠入京勷助中樞，共圖匡濟。原電如下：（銜略）均鑒，頃致廣州陳伯南先生篠電，文曰：西南稱兵，鑄成大錯，時機急迫，已到最後關頭，茲者幄公（余漢謀）接受中央明令，在庾就職，通電回軍。本師袍澤，痛內戰之將臨，悲國亡之無日，撫心自問，誠不忍手足相殘，致召覆亡之禍，爰于銑（十六）日師次馬壩，全師少校以上官佐集議，僉認爲今日之事，非速謀真正和平統一，斷不能挽回國家民族之危機，當經全體通過，一致贊同幄公救國主張，暫駐原防，聽候調遣。伏懇總座鑒此血誠，剋日入京，勷贊中樞，共圖匡濟，俾戰禍不致重開，國本不致搖動，而職等平日擁戴鈞座愛

護閩體之熱忱，亦庶可告無罪也。他日中央對外準備宣戰，職等定當再迎鈞駕，統率三軍，共赴疆埸，完成救國之使命。並望袍澤諸公一致主張，共赴國難，無任主臣等語。陸軍第四師師長巫劍雄，副師長蔣武率全體官兵叩篠（十七日）酉。

△空軍將領通電　粵空軍由黃光銳領銜十八日發出通電云：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林主席，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各院部會鈞鑒：各省市政府，各綏靖主任，各總指揮，各軍師旅長，各民衆團體，各報館，海外各黨部，各華僑團體均鑒：天禍中國，外侮頻來；邇者西南揭櫫抗日救國，以相號召；但軍令尚未統一，武力尚未集中，一旦謀動干戈，徒苦吾民，何裨于國。尤奇者，某籍軍人，近日聯袂而至，此種情狀，更屬目不忍覩。光銳等服務南中，在役軍人，誰非袍澤。此次變起，乏力回天，抱慚無地。顧光銳等之愚，以爲廣東者爲中國人之廣東也，一髮不宜妄動，孤德豈可望贏。鷸蚌相持，厚結漁人之利，是以于七月十八日督飭全軍集中韶關，敬候中央命令，謹佈區區，伏候明教。空軍司令黃光銳，率參謀長陳卓林，第一隊長譚壽，副隊長林佐，分隊長容章炳，王幹，張梓禪，譚其漢，第二隊長丁紀徐，副隊長余彬偉，分隊長曹飛，陳其光，黃新瑞，第三隊長陶佐德，副隊長楊一白，分隊長胡存心，沈銘山，梁國朋，第四隊隊長謝莽，副隊長薛輯輞，分隊長周蓮如，司徒顯，薛炳坤，第五隊隊長敖源清，分隊長何冠雄，顧彭年，張君正，第六隊隊長馬廷槐，副隊長袁寶祺，分隊長廖兆琼，黃泮揚，陳瑞鈿，第七隊長何涇渭，副隊長鄧強，分隊長陳晉，周炳明，張羽，第八隊隊長郭漢廷，副隊長盧譽衡，分隊長陳順南，張國安，李森芹，第九隊長鄧顯綱，分隊長鄺煥棠，鄭銘正，馬儉進，航空學校校長胡維玫，敎育長蔣孝棠，飛行主任胡組慶，機械學校主任吳逮文暨全體將士仝叩巧（十八日）酉。

△鄧龍光勸陳函　鄧龍光十五日致書陳濟棠，作最後忠諫，原函如下，伯南總座鈞鑒：自隸幈幪，瞬經五載，初則樓船拜命，繼而迭領師干，近復辱荷知深，遷擢軍副，私誼感戴，莫可言宣。今忽不告而行，於心曷勝痛忍，然不得已之情，不能不白；不應爾之事，不敢苟同；謹於大義利害之中；瀆陳椎心瀝血之諫。竊念鈞座，威伽百粵，擎柱南天，

一舉一動，每關國家之安危，一措一施，即決團體之興替。自必先孚衆望，而後可以取得民心。年來龍光率部北出韶連，東行潮惠，而及贛之安尋，不論下馬紫營，抑或含枚疾走，唯知督勵所部，清匪剿共，除暴安良，從未擾及民間一縷一絲以自肥，亦未冒佔一稅一捐而自飽，對團體則甘爲牛馬，於個人則永矢清廉，舉凡可以爲民衆除痛苦，爲地方扶正氣，爲團體延命脈，爲鈞座拾人心者，無不竭盡愚誠悉力以赴。良心自問，衾枕無慚，所以報鈞座者，在於心而不在於私；所以愛鈞座者，在於正，而不在於佞也。不期公則有碍於私，正則不容於佞，必去我以爲快者，大有其人；陷鈞座於不義者，亦即此輩。兵權既解，緹騎隨之，扣留之謠，一間即成事實，雖欲下井相救，在勢已不可能。爲免眼前之斷，延謀自存之道，此龍光之不得已而不告而行者也。且信既不立，疑即叢生，而慮深矣。龍光此行，或可以稍釋厪慮乎，至此次西南揭櫫抗日，果名義之相符，自必景從天下，龍光赴義，豈敢後人。奈抗日乃民族生死之關頭，亦國家存亡之所繫，故眞名義不容假借於一手。若違事實，何能見信於衆人，況統一而後國力充，惟精誠而後怨解耶？在鈞座雖無藉敵自重之心，而羣小則存挾鈞座以自便之念，遂至人言不恤，已意孤行，葬粤民於水火而不辭，陷國家於沉淪而不惜，稍有人心，誰肯附和，所以幄公（余漢謀）舉義，豪兄（李漢魂）掛冠，而李黃張諸兄，亦踵接而去，非見叛於鈞座也，實出於愛護鈞座之眞誠，以期促鈞座之覺悟也。龍光天良未泯，大義尙明，敢不附驥而隨耶？今者幄公已拜中央大命，整理粤局，軍師以下，拜新命者，亦均鈞座提拔信任之人。部衆如前，團體依舊，可知中央之意，專在政令之統一，而非對人之爲難，孤詣苦心，國人共見。萬懇鈞座洞察國人厭懼戰禍之心，體諒袍澤見義明理之勇，祥和一念，翻然改圖，救舉棋一着之差，回殘局更生之慶。如能怛然命駕入輔中樞，則鈞座救國救民之日方長，抗敵禦侮之願必遂，寧特盛名永保，國家之拜賜實多。不然者請爲戎首，痛操同室之戈，民則何辜，驅作鬩牆之鬥，殘傷國力，漁利奉仇，爲罪爲功，初無待於千秋定論。鈞座明達，奚忍出此；龍光去矣，剖心挖目，敢進最後之忠言，執筆陳詞，不禁涕淚之交泗。伏乞垂察，不備不莊，敬叩崇祺，致職鄧龍光謹肅，（十五日）。

△**財政整理方針**　財政部爲解除粵民痛苦，決乘此次軍政改革之際，將該省財政金融，加以澈底整理，關於財政方面，孔財長二十日已將該省中央稅收機關重要人員發表，計派宋子良爲廣東財政特派員。調江海關監督唐海安代兩廣鹽運使。調贛財廳長吳健陶代粵桂閩區統稅局長。此外特派該部財次鄒琳率領秘書陳汝霖等，代表孔財長，二十一日午由滬赴粵視察。並宣達中央將減輕粵民負担德意，孔擬提請行政院派宋之良兼廣東財政廳長，負責改革，將從事廢除苛雜，減輕田賦附加，及確立地方預算着手。關於金融方面，將改革小洋制，實施眞正法幣政策，成立隸屬于發行準備管委會之廣州分會，以期安定金融，而謀粵民匯兌上之便利，同時中中交三行亦將派主要負責人員，尅日赴粵督促進行。孔談中央於粵財政金融，決同時進行整理，此次粵財政人員之人選，經愼重考慮始發表。本人昔在粵多年；對粵財政金融頗熟悉，深信祇須整理得法，不僅粵省本身可以自給，且可助力于國際收支之平衡，陳濟棠未離粵前，中央在粵國稅，既不解送中央，中央且每月補助粵六十萬，然粵財政金融竟紊亂至此，深爲可惜，整理粵財政金融方針，須俟鄒琳，宋子良，唐壽民，貝淞蓀，抵粵實地考察，始能具體定奪，惟今後粵省國家地方收支之劃分，苛雜之廢除，小洋之改制，乃爲必不可免之步驟，至粵建設事業，應就供求適合原則謀發展，

△**現金幸尙保存**　財界息，陳濟棠前派馮銳來京，曾向部面稱，粵所發毫洋紙幣數額，爲一萬七千萬元。現據報發行額達二萬五千萬元之鉅，所存現金準備大小銀洋，合洋僅一萬萬元左右，不敷甚多。在陳濟棠異動期內，經中央派艦在粵港洋面堵截，及粵金融界嚴密監視，關係粵金融命脈之現金準備，倖無損失，然粵省行廣州本行，已被陳攜走毫洋紙幣七百萬元。港幣三百萬元。粵省行港分行，又被陳攜走港幣八十萬，此外李宗仁亦向廣州本行提走毫洋紙幣二百二十萬元。粵紙幣發行現金準備，本欠充足，今又被陳李攜走鉅欵，各方無不憤慨，現中央銀行國庫局副局長李鐵生，中國銀行經理貝淞蓀，交通銀行總經理唐壽民，近可由滬赴粵，將會同余漢謀，林雲陔，宋子良，及粵金融界商洽整理，當可獲具體妥善辦法，鄒琳偕宋子良吳健陶乘機赴粵，廿二日可到。唐海安二十日亦接任兩廣鹽運使，對粵省中央國稅機關與地方財政，即可會同余漢謀林雲陔開始整理，過去中央在粵關鹽統稅，均經陳濟棠截留，陳維周又以軍艦公然走私，國庫損失，不知凡幾，此後當可澈底改革。

我國農業貸欵的新姿及問題

鄭林莊

我國的農業貸欵向來是把持於高利貸者的手中的，而一般農民也是向來轉輾於高利貸者的門下的。這般高利貸的經營者祇圖在資金的運轉過程中，獲得最高額的報酬，以使其個人的財富有最速度的蓄積，而每每忽略了國民經濟整個的建設基礎。故此一般的農民因受他們在資金上過度的榨取，其生活就日見惡劣，而他們往日所過着的自足生活，到了現在已不能再繼續維持，因而整個農業的和國民經濟的基礎也因之由沒落而破壞，以至以全體崩潰了！

信用機關本是經濟結構中最重要的組織，所以它對於經濟不景氣的感應也最敏銳。國內的經濟不景氣首先把它們的地產投資的根基破壞了，繼而又因國家財政同樣受到不景氣的逆襲，而其証券買賣的企圖亦被粉碎。在此彷徨無出路的苦悶中，不知是它們眼光的遠大，還是受了自救心的催迫，這些新式信用機關就轉入農業放欵的路向上去，遂走進投資的第三個階段——農村投資——去。我國金融界的這種轉變，到現在雖僅不到四五年的光景，可是農村投資的熱狂却已發展得十分熾烈，幾乎有與以前的地產和証券的兩種投資取得同樣重要地位的趨勢。這種景象，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復興上看，自然是十分的可喜。

不過，中國的新式信用機關誰都未曾有過辦理農業貸欵的經驗，年來此種事業的猛進不但不能掩飾，反而愈發地暴露了其中的雜亂的無政府狀態。因此這些機關在接連經過幾度的挫折或失敗之後，就不得不想到如何去調整這種事業的內容和關係，以免它再覆以前兩個投資階段的故轍。於是這新與的農業貸欵制度，就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進行了一種合理化的程序，因而也產生了幾種新的姿態。這些新的姿態，且不管是好的或是壞的，對的或是不對的，至少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我國新興農業貸欵制度，在合理化的進程中，所呈顯的第一個姿態，就是各貸欵機關間的合作與聯絡。在金融界轉向於農村投資的初期，由於各機關進取過猛，就不免形成彼此競爭，彼此傾軋的現象。這種同業的競爭傾軋不但對於金融界自身是有害的，就是對於那於那投資的對象——農業生產，也不能像一般庸俗的經濟學家所想像的那般有利無害的。所以同業間的合作和聯絡就成爲合理化的第一個任務——它不但是金融界爲維護自身利益而生的自然需求，也是整個制度的必要工作。金融界在農業投資上的第一個合作團體就是兩年前由交通，上海，新華，中南，大陸，金城，鹽業，中國農民等十家銀行合組的中華農業合作貸欵團。其後中國銀行，因某種原因，就從貸欵團退出；現在雖祇剩下九行合作，但在某幾方面中國銀行仍以其單個銀行的名義與貸欵團合作。這可算是中國新式農業貸欵中，最具形式的一個合作銀團。此後雖未見有其他合作銀團產生，但在一種貸欵上往往有合作的經營——例如本年內中國，交通，實業，江蘇，上海，農民等六行聯合舉辦江蘇省蠶種借欵十六萬元，中國，交通，上海，江蘇，浙江興業等五行聯合舉辦江浙兩省的春繭放欵二千萬元，上海銀行與郵政儲匯局聯合辦廣東蔗農放欵一百四十萬元等等，都是信用機關放棄單獨包攬的企圖，進而共同聯絡的表示。這種合作的行爲，進至今年度的農本局的設立，可謂又入於更高一度的昇化了。

然而，祇是各信用機關間的合作與聯絡仍不能完全解決營業競爭所生的困難。因爲各信用機關的合作與聯絡祇不過是部分的，放欵的數額並不能使用它們全部的資金，所以爲圖利動機所迫，它們仍在同一事業上發生爭奪。因此放欵區域的劃分又成爲調整農貸事業的一個必要條件。此種劃區工作也可以推溯到中華農業合作貸欵團產生的那個時候。那時加入貸欵團的幾個主要銀行，曾就華北幾省舉行一次劃區，規定每個銀行的主要投資區域。雖然這規定未能嚴格限制銀行在其他區域的活動，但多少總能減去些無謂的衝突。此後雖未見有如上一次的大規模的劃區規定，但在各地方依然時常有此種舉動——如華洋義賑會之在江西省與該省合作事業委員會分担各縣的合作貸欵，又如中，交兩銀行之分配浙省農村貸欵，都是較近的例子。這種分區的舉動雖未見允合經濟原則的行爲，但在中國現狀下，却不失爲一個比較有效的辦法。因爲今日中國農村的經濟基礎已崩潰無遺，能使農業投資生利的地方無多，如果各信用機關間不在區域加以分配，在勢必受最高利潤律的決定，爭向能夠生利的幾處地方投資，結果造成投資者中間的衝突傾軋，還是小事，整個的

農業經濟並不因為信用機關的投資而得到回力更生的引藉，却是最壞的結果。所以投資區域的劃分，自然而然是農業貸欵合理化進程中的又一新要。

由於投資區域的限定，投資團體不能自由爭奪，故又引起合理化進程中的第三個姿態，那就是農業貸欵經營上的內部調整。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隨着放欵而施予的技術指導，以使貸欵的農民在生產或運銷上得以有效地利用貸金。其次就是貸欵的時間和種類的分配務求其切合於農業的經營，不若初期之盲然不顧客觀事實而全憑主觀的資金之有否，胡亂來放欵，對於農民之毫無利益可比擬。再次，又如貸欵利率之力求減低也是比較顯明的事實。初期的新式農業貸欵收取的利率雖已較高利貸者減低甚多，但普通還在一分以上，至於近兩年來則已漸漸減至八厘上下。凡此都是新興農業貸欵制度的內部的改善，都是一種合理的貸欵制度的必具條件。因為它如果沒有這種改良，那麼它到底與舊式的高利貸制度，除却換了一件新的外套之外，還有什麼分別呢？而它的出現又有什麼意義呢？

農貸合理化的第四個新姿，就是土地抵押借欵與其他農業借欵之分營。今年二月間財政部特許中國農民銀行發行紙幣一萬萬元，而以其中五千萬元舉辦農業土地抵押借欵。現在從事於農業貸欵的新式信用機關仍以商業銀行為最多。以商業銀行來辦理農業的短期及中期貸欵還可以勉强應付，如以之舉辦長期的土地抵押借欵則絕對不能。如今中國農民銀行挾其雄厚的資金，卓越的優勢，將必獨占農業長期貸欵的經營，而使長期貸欵脫離他種貸欵，另成系統。況且政府最近接連決定幾種農貸的施政方針，很明顯地指出它有意使農業的長期貸欵歸農民銀行辦理，而使他種貸欵歸農本局來統率辦理。長期貸欵與短期中期貸欵之不歸同一系統來經營，在別的國家早為定例。故此這一新姿在我國農業貸欵制度中出現，實為適合需要。

我國的新興農業貸欵制度，在這幾年之內，雖然經過一番合理化的過程，但是其中有許多問題並未因此解決，而且反而因此引出了幾個新的問題。茲再提出幾個較比嚴重的，略為討論一下，因為這些問題對於整個制度的前途，更有影響，我們對它當較上述的新姿更須注意。

其中的第一個問題是隨着上述的第四個新姿發生的。中國農民銀行之能以五千萬元主辦農地抵押放欵，是因為財政部曾授與它發行一萬萬元紙幣的特權。這一萬萬元紙幣之發行，我們頗懷疑它沒有現貨來作準備金。如果所疑屬實，那麼它的發行，在事實上，會促成通貨的膨漲。通貨膨漲的結果是物價的抬高，尤其政府指定其中的五千萬元必須用作農地抵押放欵，故其終必促成地價的猛漲。因此借欵購地的農民勢須出高價始能買得土地。可是及後借欵到期，銀行逐漸收回放欵，通貨亦逐漸減縮，地價亦必降低。農民在這地價一漲一落之間，將必受到重大的損失。地價的暴跌已為美國近年的農業恐慌的一個主要原因，所以我們更覺得中國農民

銀行發行紙幣來舉辦農地抵押放款是個嚴重的問題。自然通貨膨漲乃是國家的政策，我們不便討論它的是非，不過對於它在地價上所引起的影響，政府和金融界都有預籌對策的必要！

農業貸款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使農家產業証劵化。現在農家需要的資金爲數甚巨，實非少數信用機關所能供給，所以信用機關必須接受農家的產業——動產及不動產——做抵押，來放給資金。這種抵押放款，尤以農民在改良他的生產時，最爲需要。然而現在從事於農業貸款的機關大多數都是商業銀行，它們吸收活動存款，本不宜於經營農業貸款，如果再經營抵押放款，期限更長，行內的資金就更不活動了。爲解決這種困難，別的國家有將銀行接收的抵押品證劵化，以便銀行持此（多數是借據）向較大的銀行舉行再貼現的手續，以通融資金。中國金融界採納這種辦法有一重困難。中國的信用制度(Credit system)素不發達，票據的貼現和再貼現更不發達。雖然今年三月間，曾傳聞中央銀行有擴充貼現科的業務的意思，但至今未見實現。如此，中國銀行業的貼現事業，尤以號稱「銀行之銀行」的中央銀行的貼現事業一日不發達，中國農業抵押貸款的事業一日沒有充實舉辦的希望，農業貸款制度也一日不能有完善的發展了。

農業貸款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如何使農業貸款歸諸農民自主辦理的問題。農業資金照理應該由農民自己籌集聚壘，因爲以由農業生產賺積下來的資本還諸農業生產，纔是最適宜的投資方法，而且從救濟的立場說，農民亦應力求自救，而不可永遠求助於他人。以往向農民接濟資金不是些高利貸者，就是那些新式信用機關。雖然新式信用機關較高利貸者爲開明，不至作額外的剝削，但他們希冀農民永遠依賴他們，而使他們的資金得以無限膨漲的心理則一。我們希望他們扶助農民，使之臻於資金獨立的地位當無希望。如今政府已決定設立農本局，以統制指導國內農村投資爲主旨。果如該局在最近將來能做到那層地位，我們要希望它能更進一步的扶助農民，使之籌集一份自備的資金，以爲自救之資。雖然解決這個問題，不是易事，也不是短時間能夠做得到的事，但現時國內的農村合作事業已稍具基礎，農民亦已有自覺，如果本此作去，當亦不難成功。

農業貸款的第四個問題是更重大的問題。農業貸款最終應負担幫助國家推行其農業政策的任務。這在各國都有成例可考。我國至今尚無整個的農業政策，但在枝枝節節上，政府當局至少已標示了「耕者有其田」和「稻麥自主」的兩個單立的政策。財政部指定中國農民銀行經營農地抵押放款，或許就是爲的第一個政策的推行。但是對於第二個政策的實施，我們尚見不到金融界有何表示，而且第一個政策是關係國民經濟命脈至深的政策，恐怕亦不是一間銀行以少數資本能完成的。所以我們還要希望金融界能及早帮助政府實現這兩個政策，並且在將來更可藉農業貸款爲之媒介，以促政府實施更大的農業的政策。如此庶不負今日這些開明的信用機關最初轉向農村投資的動機！



海軍問題最近的階段

趙峯生

這一次倫敦海軍會議自去年十二月九日在英外部開幕以來，會場的空氣頗形緊張，幾次有破裂的危險，終經各國代表努力折衝，經過多少波折，始於本年三月二十五日簽訂了英美法三國的海軍條約，成爲現存唯一的限制各國海軍的條約。當各國代表初到倫敦集會的時候，因各國利害的衝突，政策的抵觸，大家都預料會議必無結果，但我們分析客觀情勢，認爲英美、英法都有妥協的可能，所以這個英美法三國海約的產生並不完全是意料之外的收穫。（見拙作倫敦海軍會議的展望一文，見本誌第十二卷第四十八期）現在我們對三國海約成立的經過，海約內容以及該約成立後的海軍問題，略加論述，與前篇合觀，可以窺見現今海軍問題的大勢。

一 倫敦海會的經過

參加這次倫敦海軍會議的國家仍舊是參加華盛頓海約會議的英，美，日，法，義，五大海軍國，關於各國的基本主張與態度，作者在前文中已經指出，不必重述。海會自開幕直到三國海約的簽字，中間經過三大波折，即是（一）在量的限制問題上，日本與其他四國衝突，結果日本退會；（二）在質的問題上，英法二國意見參差；（三）因爲政治問題，義國拒絕簽字海約。茲將三個波折的經過略述於次。

（一） 量的限制與日本退會

海會開幕後的形勢，顯然是日本和其他四國對立起來：日本主張先討論量的限制，即設立噸數的共同最高限度，其他四國則注重質的限制，反對共同最高限度的設立。其他四國都贊同交換造艦程序的方案，日本則加反對，因爲她認這種方案未規定共同最高限度，仍含比率制的意味。九日是海會的第一日，各國代表演說，提出本國的基本主張。美代表台維斯即提出羅斯福總統的建議，照現行條約所許可的噸數，將各國海軍力一律縮減百分之二十，如不可能則減少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五亦可。這個提議仍維持現行比例制度，不消說日本絕對反對，無形中便被打消。日代表永野提出設立共同最大限度的建議，主張一，各國的海軍力應一律平等。二，各種軍艦分爲攻擊的與防禦的兩種，前者爲主力艦，甲級巡洋艦及航空母艦，後者爲乙級巡洋艦，驅逐艦，潛艇。前者應逐漸廢除，後者應保留或增强。三，華盛頓條約所規定，限制各國在太平洋領土上設防，應該保留。

海會於十日成立第一委員會，在該委員會歷次會議中，日本始終堅持設立共同最大限度的主張，並認為量的問題不能解決，便不談質的問題。但是其他四國對於日本的主張都表示反對，尤其是英美兩國。英國的理由是：一，英國屬地遍全球，不能不維持較大海軍力，以保護帝國的安全；二，遠東局勢如果發生危險，英國所能派到遠東去的海軍決不能超過全部艦隊半數以上，日本的海軍力若與英國平等，日本在太平洋的兵力將兩倍於英國，英國在太平洋的廣大利益將無法保護。三，日本在遠東已有龐大海軍，地理上佔絕對優勢，無受他國攻擊的危險，就國家安全言，日本要求平等權利，理由太不充足。在英日代表團所舉行的數次談話中，英代表始終堅持這種主張，美國的理由是：一，海軍平等，違反安全平等的原則，因它未顧到各國的地理軍略上的特殊情形，和所負責任的不等；二，共同最高限度之主張可使華盛頓海約所定的均勢完全推翻，此項均勢是美國所認為維持遠東與太平洋安全局勢的主要因素；三，若實施共同最高限度的主張便須提高日本的海軍力，這和美國縮減海軍的本意不合。英國各自治領與法義代表都反對日本的主張。後來經過多次會議與英日，日美間代表團的談話，僵局仍無法打開。

十六日海會第一委員會開會時，各國代表向日代表要求提出所謂共同最高限度的數字，但日代表始終主張先確立原則，說原則確立後，數字問題不難解決。於是會議仍無進步。次日第一委員會再開會時，決定關於量的限制問題由日代表與各國代表繼續作個別的討論，大會開始討論英國代表孟塞爾所提出的交換造艦程序與質的限制的議案。該案的要點是：「一，由各國政府自主宣言，並通告他國在一定年限內之造艦計劃；二，各國適應其需要而立造艦計劃，預先協定各種軍艦之最大保有量，在該期間內，不得造艦至超出限度之上；三，為適應國際情勢之變化，通告期間務求其短，並為避免屢次協商之煩，有預定相當年限之必要，此項年限以六年為適當。」同時在緒言裏面承認各簽字國對於安全的平等權利，及設置因維持安全所必需的軍備權利。

英國這個提案自然為日本所反對，日本反對的理由是：一，英國在該案緒言中只認各國的安全平等，未承認各國海軍力的平等；二，英國希望各國在未來造艦程序中所規定的噸位，不致超出現行海軍均勢太多，這等於維持現行海軍的比率；三，該方案未減少攻擊性的軍艦，各主力艦，甲級巡洋艦，航空母艦。然而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實質上還有兩點更重要的理由：一，交換造艦程序實行後，各國將以日本造艦程序作本國造艦程序的標準，英美對於日本可始終維持五‧五‧三的比率；二，交換造艦程序實行後，日本的秘密軍備，將無法隱匿，這樣無論在質和量上，日本的海軍都不能不在英美之下了。至於美國代表大體上贊同英國提案；法義代表則不能完全滿意。

海會於去年耶誕節休會，本年一月六日重開。法義代表團對於英國方案提出修正案。法國修正案要點如下：一，造艦計劃由條約簽字國政府自主決定；二，各國政府每年由國聯對各國報告其造艦計劃；三，德國必須參加造艦宣言；四，通告後，最少須經過六個月始能動工建造；五，如他國的造艦計劃對於一國有威脅時，可互相會商；如不能成立妥協，得自由變更造艦計劃。義國修正案的要點是：一，各國政府於每年年初互相通告本國的建艦計劃；二，期間與各國預算相同，均為一年；三，主力艦，航

空母艦，甲乙級巡洋艦，驅逐艦，潛艇等，分爲艦種別，對於艦型裝備等必要條項，予以通告。

法義兩國的修正案在原則上贊成英國的交換造艦程序的辦法，不過在技術上稍有差別：差別的地方是：一，法義修正案都將通告期限縮短爲一年；二，法國更特別以德國參加交換造艦程序爲必要條件。日本既在原則上根本反對英國的提案，當然對於大同小異的法義修正案，也表示反對。

日本代表既堅決反對英法義所提的方案，會議已陷於僵局，日代表電本國政府請示辦法，日外務海軍兩省接電後，於十一日午後開會討論，結論電日代表團，堅持原來主張，不能讓步，日方主張不能通過，即退出海會僅留一二代表，列席旁聽。因此於十五日第一委員會，日代表與各國代表又經一番辯論後，遂正式退出會議。

（二） 造艦通告與質的限制

但海會並未因日本退出而解體，第一委員會於十六日繼續開會，討論英法義三國代表所提出的造艦通告案。原則上一致通過該案。但關於技術問題則組織一小組委員會，負責研究，并起草方案。三十一日該小組委員會將草案提交第一委員會通過，內容如下：

「（一）簽約國造艦程序，當在每年之一月一日至一月五日間，通知其他簽約國。（二）關於各種軍艦之特點，即噸位，速率，備砲口徑及其數額，高射砲口徑及其數額，魚雷放射管，飛機出發及終落之甲板，助飛機出發之飛行器，及所載飛機數額，（最後三項專指航空母艦）等等均須交換情報。（三）建造軍艦當於通知期限屆滿之後，始可動工。易言之，即通知之期若爲四月三十日，則最遲可於九月一日動工建造。又每一軍艦於安置龍骨，及完工之時，均當分別宣告。（四）簽約國於宣告造艦程序之後，若在此四個月內，對於已定之程序有所變更；或任何一國對於某一國之造艦程序提出異議時，則各簽約國得由外交途徑，互相諮商；惟諮商與否全聽各國自便，並無强制性質。（五）簽約國若購置新艦，不論其是否爲全部分，或一部分完成者，亦當以關於該艦之情報，供給其他簽約國。（此一條欵係特別爲次要海軍而設，以其亦能加入英美法義四國協定也。）（六）簽約國若爲非簽約國代造軍艦，亦當向其他各國宣告之。」（據三十一日哈瓦斯電）

此草案後來成爲英美法三國海約的第三部分，關於造艦通告的問題總算很順利的解決了。

然而此後海會重大的難關還是在質的限制問題。在這問題還有幾個較小的問題，即是一，各類軍艦的定義，二，各種軍艦的標準排水量，三，各種軍艦的最高服務年齡。對於這三個問題，海會組織一個小組委員會加以研究，結果決定：關於各種軍艦之定義與區別全以華盛頓條約所規定的爲準，小型艦如淺水海防艦仍不受質的限制。關於各軍艦標準排水量，亦分別規定。（此項無關重要從略。）關於各軍艦之最高服務年齡，決定採納美國的提議，將主力艦的年齡自二十年增至二十六年，巡洋艦定爲二十年，驅逐艦定爲十六年，潛艇定爲十三年。

關於質的限制問題，英代表孟塞爾於一月二十九日第一委員會開會時，提出議案，內容要點如下：「一，主力艦以三萬五千噸，與十四吋口徑砲爲限；二，航空母艦以二萬二千噸；與六吋一口徑砲爲限；三，萬噸巡

洋艦，暫時停造；四，乙級巡洋艦與驅逐艦併爲一類，以七千五百噸至八千噸，與六吋一口徑砲爲限；五，潛艇以二千噸，與五吋一口徑砲爲限。」英代表這個提案，比起英國原來的主張，對美法已經讓步很多了。

美法義三國都同意以這個提案爲討論的基礎：但這裏發生很大的爭執，就是美國與法義兩國對於主力艦噸位的爭執。本來關於主力艦噸位的問題，美國一向主張大艦主義，噸位不能低於三萬五千噸，英法義諸國一向主張小艦主義，噸位不能高於二萬五千噸，二者相去甚遠。但在這次會議中，英國因日本廢棄華盛頓條約後，西太平洋上，日本幾可獨霸，英國爲保護遠東利益起見，不能不向美妥協；同時美國堅持大艦主義，不稍讓步，態度異常强決，英法諸國若不能屈就牠海會必破裂無疑。所以英代表的提案即規定主力艦之噸位爲三萬五千噸。但是法國卻堅持這種大艦，因爲法國不需要它，法國的軍港設備又容納不下這種大艦，還要縻費巨欵，開濬海港，增加船塢長度。在造艦費用上，三萬五千噸與二萬五千噸相差約二萬五千萬佛郎，和海會原來目的在減輕軍費的目的相反。義國也根據差不多的理由，反對三萬五千噸的大艦。雙方既相持不下，只好由英國提出折衷的辦法，即暫時允許英美建造三萬五千噸的大艦若干艘，過後再加減低。法義代表各携英國提案回國請訓，結果由法國讓步，允暫時接受三萬五千噸主力艦的規定。雙方於三月三日成立協定。

（三）　義國拒絕簽字

主力艦的爭執雖勉强成立妥協，但還有幾個問題沒有解決。以後，海會正在草擬議定書時，法義二國又提出政治問題。法代表表示，法國希望一切，實中明海陸空軍的互相密切關係；二，恢復已破裂的斯特雷撒陣線。義代表表示，義國目前不願涉及制裁問題或英艦隊退出地中海事，現讓待議定書的告成，其措詞須使此項政治問題俟海軍條約簽定第一字後，從事進行處理。美代表堅決反對於海會中討論政治問題，並認美代表無此權力。英代表知道將政治問題和海軍問題摻在一起，海會非失敗不可，因此居中調停各國的意見，法代表的態度比較和緩下來。義代表的態度則十分强硬，竟以拒簽海約爲要挾，這不消說，是義代表回國請訓的結果。義代表格蘭第於二十六日與美代表台維斯談話，竟聲明反對主力艦三萬五千噸與甲級巡洋艦一萬噸之數字。二十七日格蘭第又和英外相艾頓會談，據外部所發表的公報說：「義國代表團因遇技術上之困難，如戰艦噸位及戰艦與巡洋艦間差量問題等，以及手續上之困難，故以表示目前不準備與聞海軍協定」。很明顯，義國之不願參加海約，完全是政治問題，因爲在技術上，義國的主張並不是不能妥協的。所謂政治問題即是國聯對義實施制裁問題，與英國軍艦地中海問題。在實施制裁期間，義國即以拒絕參加歐洲任何集體安全制的計劃爲抵抗的手段，如今的海約也是集體安全制的一部分，墨索里尼拒絕參加，即是利用機會壓迫英法諸國撤銷對義制裁。同時英艦地中海，未完全撤退，威脅着義國的安全；英艦不撤退，義國也不能簽署海約。所以義國無形中退出會議，海會只剩英美法三國了。

此外還有一事値得一提的，就是英國要求德國加入海約的問題。英國因不滿意於法義兩國提出政治問題，曾有非正式的建議，如海會失敗，便由英美德三國締結海軍協定。這當然是法國所反對的，故極力加以阻止。但於英國願邀德國參加海會，因去年六月十八日所訂的英德海軍協定，只

規定質的限制，未規定量的限制，所以願德國加入海約，加以質的限制。法國則反對德國參加，因承認德國參加海會，便等於承認德國違反凡爾賽和約擴軍為合法了。因法國的反對，英國遂與德國作個別談判，詳見後。

二　海約的內容

這難產的英美法三國海軍條約終於三月二十五日在倫敦聖哲姆士宮簽字，幾經波折的海軍會議也告結束。三國海約會議共分五部分，又附件兩項，茲摘其要點如下：

第一部分係關於各類軍艦之定義，及航行水面或潛行水內各種艦艇之噸位及艦型，均有說明。航行水面者分下列數種：(甲)一萬噸以上者為主力艦；(乙)至八千噸為止者為巡洋艦；(丙)凡裝有特別甲板以供飛機出發及降落之用者，為航空母艦；(丁)輕型軍艦，如驅逐艦是；(戊)小型軍艦，如海防淺水艦是；(己)輔助艦及斥候艦。

第二部分，關於質的限制辦法，計(甲)主力艦噸位以三萬五千噸為限，但禁止建造八千噸以上一萬七千噸以下的軍艦；備砲口徑以二五四公厘至三五六公厘為限(即自十英寸至十四英寸)。(乙)航空母艦噸位，以二萬三千噸為限，備砲口徑以一五五公厘為限，(即六英寸又十二分之一)，砲不得超過十門。(丙)潛艇噸位以二千噸為限，備砲口徑以一三〇公厘為限(即五英寸又十二分之一)。(丁)萬噸甲級巡洋艦，即備砲口徑二〇三公厘(即八英寸)之巡洋艦，在非簽字國不建造此類軍艦期間，不許建造。

第三部分係關於先期通告造艦程序之辦法。各簽字國每年造艦程序應在本年最初四個月之內，互相通知。又每次造艦應在動工四個月前，將新造軍艦之噸位速率，備砲口徑，人員數額通知其他各簽字國。

第四部分係所謂保障條款，共有三項：(甲)發生戰爭時；(乙)非簽字國不遵守本約所載質的限制辦法時；(丙)任何情勢變遷，凡為甲乙兩項所未規定者。一遇發生上述各項情事，簽字國之一欲實施保障條款者，當向其他簽字國提出通告；若經三個月，猶未成立折衷辦法，則各簽字國，即得恢復自由行動。

第五部分，規定於一九四〇年，即本約滿期前兩年，當召集會議討論量的限制辦法。

兩項附件的內容是：(一)本約六年期滿之後，各簽字國交換造艦程序辦法仍當繼續實施；(二)各簽字國相約自即日起，即當遵重本約精神。此後數月中，即在本約批准之前，其他海軍國若有違反本約精神之情事發生，各國應互相諮詢。

看上面的摘要，便知道這個海約完全是一個殘缺不完的條約，它的缺點很多：(一)參加這海約的只是英美法三國，效力所及最多只能到這三國。義國將來或能參加，但日本則毫無希望。至於德俄兩國雖由英國分頭進行談判，但二國加入這海約的可能性也很小。(二)對於量的限制根本未加規定，因此各國很容易藉口軍力不平等，和安全受威脅，而增造新艦，引起各國的造艦競爭。但在英國人看起來，不設量的限制對於英帝國不是沒有利益。因為就英國本國來說，她要趕快恢復國防力量，在北海和地中海方面都不能不設置相當海軍，以防意外。就英國各治領地來說，他們的國防都嫌不足，有增強海軍力的需要，如海軍總噸數加以限制，英帝國的海軍便無法發展。(見The New Naval Treaty, The Round Table, June,

1936 576-527 P.) 但英國能擴充海軍，他國也能擴充海軍，不要說德國有去年六月十八日的英德海軍協定作擴軍的口實，即無此口實，各國要擴充海軍，英國除了作造艦競賽外，也無法可想，恐非英國之福。(三)關於質的限制規定雖有進步，但因有保障條欵的規定，效力便大大減小，因如非簽字國不遵守本約的規定，各國得自由行動，該約便成廢紙。此外規定：如在非簽字國不建造萬噸巡洋艦的條件下，才不許建造此類軍艦，美國聲明，主力艦備砲口徑十四吋的規定，須以日本接受爲條件等，都使條約的效力大爲減少。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該約中規定交換造艦程序的辦法，可以知道各國彼此的實力，減少相互的疑忌，這是前此所無的。但它是否能限制各國擴軍，却是疑問。

三　今日的海軍問題

三國海約是簽訂了，多少可彌補海軍方面無條約狀態的缺憾；但這殘缺不完的海約決不足以解決今日的海軍問題。因此我們於討論海約之後，再一敘海軍問題的現勢。而今日的海軍問題，我們可以分下列幾個題目來加以說明。

(一)　地中海的爭霸

地中海沿岸雖有法義兩大强國，但霸權一向是在英人手裏。因爲英人握着直布羅陀，蘇彝士兩個鎖鑰，中部還有馬爾他島海軍根據地。地中海是英國通達東方，印度，澳洲等地通路，關係帝國的安危，故對於地中海上的霸權從來不許他人問鼎。但近來的情形不同了，義國實力發展的結果，亟圖向外擴張勢力；對於英人縱橫地中海上，尤其視同眼中之針。在法西斯黨人看來，英國的霸權日漸沒落，義大利應恢復古羅馬的光榮，將地中海變作義大利湖。英義這種衝突明顯的表現於義亞戰爭中。英且聯地中海沿岸各國成立海上互助協定以制義。從此以後，英義在地中海上的鬥爭成爲今世海軍問題上一個嚴重的事件；同時也是左右歐洲政局上的一個有力因素。如今雖說是義亞戰爭已成過去，對義制裁也將撤銷，英義關係較爲和緩，但這一個基本的矛盾，却不是輕易能够解決的。今英美法三國海約，義已拒絕簽字；即令他日義國參加，也不能消解英義的衝突。現在英國不是已提出保留多餘四萬噸的驅逐艦的問題嗎？這很顯然是對義而發；將來兩國的造艦競爭恐怕是難免的。至於外報載，英國將以海軍根據地自地中海移到印度來，爲的是避免對遠東交通被義截斷，似不免言之過早。英國決不會輕易將地中海拱手送人，這是非常明顯的。

(二)　土耳其海峽問題

自地中海到黑海，中間經土耳其的兩個海峽，即是馳名的達達尼爾與普斯博魯斯兩海峽。根據一九三一年洛桑會議的規定禁止土耳其在兩海峽區域內設立軍事設備，准許各國軍艦自由通過海峽。如今情勢不同，地中海上風雲日急，這種規定不僅有損土國主權，抑且危及土國的安全。因此土政府於本年四月間通告洛桑條約簽字國，開會討論修改此種規定，允許土耳其在海峽設防。因此洛桑條約國於六月二十日在瑞士的孟特婁開會，直到本文起稿時，會議尚未了結，不惟尚未了結，還遇到嚴重難題。這難題有二，一是蘇與英國的衝突；二是義國不參加會議。英俄主要的爭執是，英國主張無論在戰時平時，各國軍艦都可自由通過海峽，進入黑海；蘇俄則主張蘇俄軍艦有自黑海自由駛出海峽之權，在戰時海峽應加封鎖。七月六日孟特婁會議舉行大會時，英代表提出對土國所提原案之修正案，其中提議，「在戰時，如土國中立，交戰國得以其無限海軍力通過海峽，駛入黑海，」(據六日孟特婁路透電) 這話果真，顯然是針對蘇俄而發。無怪

八日孟特婁電傳說蘇俄代表李維諾夫已接莫斯科訓令，囑其退出會議了。

義國是地中海上的一强，又是洛桑條約簽字國之一，可是他竟不參加孟特婁會議，理由是制裁尚未撤銷，英國和地中海各國所結約互助協定還未廢止。可是義國在海峽的關係非常密切，她果否參加會議，則將來一切決議或條約都毫無用處了。羅馬政界曾警告列强，說「勿以為義國將接受孟特婁會議所成立之任何協定。若黑海成一蘇俄之湖，而泊有可隨意駛入地中海之俄艦隊，則義本國之海上均勢將為之一變，義或將以為有擴充其海軍之必要。」（羅馬一日路透電）這話決不是虛聲恫嚇，蘇俄軍艦果能自由駛出海峽，不加限制，對義眞是很大的威脅，他當然不會必定接受孟特婁會議所成立的協定。同時德國對於海峽問題也非常關心。德外長紐拉特會對駐柏林的英大使說：「如允許蘇俄軍艦自由駛入地中海，而不受拘束，則海軍之均勢必將大有變動，蓋如是則法軍艦能由地中海調至北海也。處此情勢下，英德最近海軍條約必將受危害。」（倫敦八日路透電）可見海峽問題實際上是關係他中海上的均勢，甚至全歐均勢的問題。

（三） 英德與英俄海軍談判

在北海方面對立的國家是英國與德國；在波羅的海對立的國家是德國與蘇俄。所以這裏要談，英，德俄三國間的海軍均勢問題。一九三五年六月英德間曾成立海軍協定，但該協定只規定量的的限制，沒有顧到質的限制。當倫敦海會開會時，英國曾提議邀請德俄諸國參加，但此議因法國的反對而被打消。遂由英國分別與德俄等國談判。英德的談判始於二月下旬，由英外相艾頓與德大使赫許交換意見，英國本來希望和德國再成立質的限制，因以倫敦海會的會議結果通告德方，希望德國能接受三國海約中所規定的限制辦法，而另訂一個英德海軍協定。德國對於質的限制當然有異議；但這並不關重要；問題在蘇俄是否能接受這個質的限制辦法，所以如蘇俄能接受，大概英俄海軍談話可得良好結果。

至於英俄的談話於五月中旬在倫敦開始，英國希望兩點：一，倣照去年的英德海軍協定，成立量的限制辦法；二，倣照現今的三國海約，成立質的限制辦法。蘇俄的海軍問題是有兩方面的，一是遠東，二是歐洲；所以她的要求，根據最近的消息是：一，在歐洲方面，蘇俄海軍須和德國平等；二，在遠東方面，拒絕實行通告造艦程序的辦法；三，建造主力艦若干艘，備砲口徑十六英寸，甲級巡洋艦十艘，備砲口徑八英寸或六英寸；三，蘇俄可接受三國海約所定質的限制辦法，但以日德兩國接受為條件。蘇俄這些要求大半不是英國能接受的，因為一經接受，現今的海約便全被推翻。所以英俄海軍談判多日，終成僵局；今後這僵局如何打開，眞是值得注意的。

（四） 太平洋的均勢

太平洋方面的海軍問題，主要的可分為兩個：一是太平洋均勢的維持問題；二是華盛頓海約所規定關於太平洋各島不增設軍事設備的問題。

本來太平洋的均勢是賴華盛頓五國海約來維持的，遠東的均勢的賴華盛頓的九國公約來維持的。但自這兩個條約先後被日本撕毀，遠東的均勢不消說已根本推翻，太平洋的均勢也因之不保。因為就整個太平洋來說，日美似可平分天下，但就西太平洋來說，日本却佔絕對的優勢。而且日本是要求向外發展的國家，她的海洋政策並不因大陸政策的着着成功而放棄，而海洋政策的進展便直接威脅英美兩國的利益。所以從這點看來，太平洋均勢的維持是必要的。日本之廢棄華府海約，反對比率制度，要求廢除所謂攻擊的武器如主力艦等，保留防守的武器如潛水艇等，這都不外要達到兩個目的：一，獨佔中國，使英美根本不能以武力，向她問罪；二，向南洋羣島方面發展，奪取英美荷諸國的利益，這是非常明顯的。英國「圓

桌季刊」曾有文論到今後英日的關係；他說英國在太平洋方面將遇到三種可能的情形：一，日俄在北方衝突，如此英美在太平洋的利益可免受威脅；二，日本同香港，馬尼拉，及新加坡方面發展，如此引起美國的抵抗；三，此種發展如不引起美國的抵抗，日本即入英帝國自印度洋到太平洋交通的腹地。又說第一種情形最可能；在第二種情形下，英國一定援助美國；第三種情形雖不能立刻實現，但並非決不可能。(The End of Washington Naval Treaty The Round Table, March, 1936)這種分析是對的，本來維持西太平洋均勢的是日俄英美四國，就今日情勢來說，英美是協調的，日本對其餘三國都是對立，而日俄的對立更見尖銳。在最近的英俄海軍談判中，蘇俄的兩種要求，都和遠東太平洋有重大的影響，一，關於造艦通告的辦法，不能行於太平洋艦隊，理由是「日俄關係現頗緊張，故蘇俄對太平洋造艦程序及各項情報，自當嚴守秘密。」二，蘇俄又接受三國海約所定質的限制辦法，但以日本也接受爲條件。在雙方積極備戰的情形下，蘇俄決不能對日本通告造艦程序，反之日本對蘇俄亦然；同時日本決無意接受三國海約中所規定的質的限制辦法，因之蘇俄亦將不接受。這樣因日俄間的造艦競爭會引起英美，乃至所有海軍國的造艦競爭，都是很可能的。

作者以爲今後太平洋均勢的維持只有賴於英美的合作，或蘇俄與英美的間接的合作。三國海約簽字後，英美代表都聲明彼此維持海軍力的平等，不作造艦競爭；同時英美兩國對於遠東問題，似乎都不願放棄應得利益，而又感難於制止侵略國的活動。所以兩國的合作來維持太平洋均勢，是切於事實的論斷。至於蘇俄雖難與英美接近，但因與日立正面衝突的地位，遂間接成爲維持太平洋均勢的支柱。

華盛頓海約第十九條規定英美日三國在太平洋的屬地上都不准增築軍事設備或建海軍根據地。這一條在維持太平洋安全上是很有用的。但三國海約中對此並無規定。這也難怪，日本既未簽字海約，則海約中作此規定也無用，因爲日本是太平洋的重要海軍國，而這種不設防的規定無疑的是和日本有密切關係的。據說英國擬和日美兩國談判，希望對此問題有所解決；但同時又傳來英國在香港設防的事，至於新加坡的修築軍港則距完成不遠。如果對此問題不能成立妥協，英美日三國必要競築軍港，作軍事設備。現聞菲律賓國會正討論創設海軍，建築軍港的議案呢。

(五) 英要求增加驅逐艦問題

最後還有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英國要求增加其驅逐艦的噸數的問題。本年五月十八日英政府以照會分致日美兩國，要求將倫敦海約所規定英國驅逐艦的總噸數，自十五萬噸增至十九萬噸。在一九三六年底，英國所有驅逐艦的總噸數將超過倫敦海約所定噸位四萬餘噸；同時因其他各國近年來增造艦艇達二百餘艘，所以英國要求保留此多餘的噸數。但英國並不援引倫敦海約中之梯形條款，而願與各國作友誼談判。美國的回答是，英國既作此要求，必須援引梯形條款。日本的回答是英國以要求有違倫敦海約的精神。若必要保留驅逐艦的多餘噸數，日本亦要保留超過條約限額之潛艇噸數。此後英國還未提出辦法，問題似暫時擱置起來。

四　餘論

對於這殘缺不完的三國海約和今日的海軍問題，本文所述不過是粗枝大葉，然已佔去不少篇幅。我們所以重視海約，因爲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起，它將代替華府倫敦兩海約而爲世界大海軍國的限制軍備條約。但它的效力如何，却要看各未簽字海軍國，尤其是日本，是否能加入，或不加入而能遵守該約的精神；但這種希望，與其說是希望，勿寧說是幻想。所以該約的價值如何不難窺見了。

當三月二十五日海約在倫敦簽字後，美代表台維斯與英代表艾登交換函件，載英美代表團幾次會談時所得的諒解。台氏函中聲明，英美間不得有造艦競爭，英美海軍平等原則，維持不變；艾氏之函對此表示完全同意。外報稱之爲英美間的紳士協定。這個紳士協定並非官樣文章，蓋遠東與歐洲的風雲皆迫使兩英語國家不能不相提携，維持均勢。我很覺得在維持世界海軍均勢上，三國海約的價值還抵不過這紳士協定。如今在戰神的威脅之下，各國都感覺國防不充實，軍力不足，拚命增加軍事預算，建築新艦，修築海軍根據地，我恐怕三國海約還未生效，而各國的造艦競賽便已開始。雖說各國限於財力，不能無限制的擴軍，但大勢所趨，恐怕各國也只有剜肉補瘡的幹下去。這都留待事實去證明罷！

七月十日



林權助與中國

王古魯

我很喜歡讀歷代私人的筆記，因爲我覺得在這種文字裏頭，有時可以發見正史上所不載的史實。近十餘年來，又以個人興趣之故，對於近代中日二國的關係，無論在文化上，在政治經濟上，多少下了一些研究的工夫。我這種喜讀筆記的癖性，竟也應用到這方面來了。成績還不惡，我從這一類書籍裏，還知道了不少中國書籍所沒有記載過的史實。使得我格外明白中日關係的調整，除了中日二國武力達到半斤八兩的時候，才能有希望，否則等於夢想。使得我格外明白中日間發生事件，不能談什麼是非曲直，試問過去的歷史中，如甲午戰役前日本在朝鮮的有計劃的挑釁行爲，以及擊沉高陞號的違犯國際公法事件，幾曾有是非曲直？使得我格外明白在日本的以華制華的方策之下，中國國民如其沒有眞正的覺悟，統一總難成功。從這一類事實裏所得的教訓，不僅告訴我我們過去期間的歷史陳跡，並且還切實指示我們中國將來應取或必取的途徑。關於此類書籍，讀者如其看過陸奧宗光（甲午戰爭時日本的外相）的蹇蹇錄一部分（譯本商務出版，易名爲日本侵略中國秘史），就可以明瞭其重要了。

本文所要介紹的，是「曾經三度使華」的林權助男爵自傳「談談吾的七十年」所述有關中國的史實。性質或者不至如上述的嚴重，然而以他三度使華的期間，適當「中國庚子拳亂」「日俄戰後」，「寺內內閣積極援段」之際，他所述的中國內政上變動情形，以及中日交涉內幕，自屬值得注意的了。而且林氏陳述的態度，極其坦白，關於中日交涉事件，頗多自責之語。假使我們就他所述各事件，拿來與當時他在任時所發交涉文件對照，更可以使得我們明白在所謂「國策」之下，一個聰明正直的外交家亦不能不曲意奉行；同時更可以使得我們明白弱國外交眞不知有多少類此的黑幕藏匿



林權助小像

着。從這一點講來，所以林氏的自傳，更值得我人的推薦了。

林權助在外交界的經歷

林權助氏本年七十七歲，生於萬延元年（公元一八六〇）。其父原爲會津藩藩士，食祿三百五十石，明治元年伏見戰役中陣亡。林氏遭此不幸之後，轉輾爲人留養，艱苦備嘗，至明治二十年（一八八七）卒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時年二十八歲。經當時的大學總長渡邊洪基氏的介紹，就在那一年入外務省服務，於是林氏的外交官生活就此開始了。

林氏自明治二十年七月入外務省之後，以迄大正十五年就任秩父宮（昭和天皇之弟）留英導師時止，在外交界任事，前後近四十年。外交界任事經歷，大致如左：

明治二十年七月	入外務省
〇同　年十月	任芝罘副領事
同二十一年十一月	任仁川領事
〇同二十五年三月	任上海領事
同二十六年十一月	任倫敦領事
同二十九年九月	任倫敦公使館書記官
〇同三十年年底	任北京公使館首席書記官
〇同三十一年三月	任代理駐華公使
同　年年底	任外務省通商局長
同三十二年六月	任駐韓公使
〇同三十九年六月	任駐華公使
同四十一年六月	任駐意公使
大正三年	轉任駐德公使未往，留任駐意公使（歐戰期中授男爵）
〇大正五年七月	任駐華公使
同八年四月	任關東廳長官
同九年五月	任駐英大使
同十四年九月	改任秩父宮留英導師

就上表看來，林氏來華，共五次。二次任領事；一次由公使館首席書記官轉任代理公使；二次實任駐華公使。留華時間，第一次一年左右，第二次二年半；第三次一年左右；第四次二年左右；第五次三年左右，前後共有七八年之久，時間以第五次較長。就其參與的事件而言，領事任內，別無可以注目的事項，故下文將第一，二次駐華情形，略而不談。

第一次使華期間

這是指明治二十九年九月林氏奉派來華任公使館首席書記官至三十年十二月轉任外務省通商局局長時止，凡一年間。時當甲午戰後，戊戌政變以及庚子拳亂將發之際，林氏以身歷其境之人，所述自屬頭頭是道，爰將重要事項，分條摘錄於下：

（一）**關於甲午戰爭後賠欵問題**　我們覺得一國的駐外使領，就是一國在外的耳目。所以各國選任人員，極爲愼重，而奉命駐外人員，對於駐在國情形，亦時時處處留意，然後才能完成使命。雙方關係之重要如此。返顧我國外交界過去及現在情況，殊難令人滿意。記得民國十一二年的時候

，當者尚在東京，友人某君卒業高商，擬入正金銀行實習。按照習慣，例由中國駐日使館介紹。而某代辦尚不知銀行當局，業已易人，所用介紹函，仍致二年前的某當局，以致拒而不納。如此憒憒，能不僨事！日本外交人員則不然，他們不論在什麼時間，聽到了什麼消息，祇要有利於本國，他們就想利用這種消息來出奇制勝。例如日俄戰後，日本要求俄國割讓庫頁島全島，被拒之後，日本已電令議和代表放棄要求了。不料石井菊次郎（即後日訂立石井藍辛協定之人，當時在外務省任通商局長。）氏適因駐華某國外交官過日，驅車往訪，談及日俄講和會議事，某外交官無意間提及駐俄美國大使邁爾氏與俄皇談話之中，俄皇曾表示萬不得已，祇能割讓庫頁島南部。石井氏聆此意外消息，即回告外相桂太郎氏。決定電訓講和代表改提割讓庫頁島南部之議，而會議竟告成功。日本外交官的善於利用消息也如是。林氏對於日政府當局進言可以向清廷要求賠款，其利用消息之點，亦類於此。當中日戰爭之後，日本大藏大臣井上誠恐清廷不允或無力賠償，所以借了外務省密電電碼，親自發電，囑駐華使館報告賠款有無希望。日公使矢野在疑慮不決之際，林氏就主張覆電，報告可以堅決提出。他陳述當時，他所以要主張賠款有希望的理由，大致如下：

「第一點，中國政府並沒有企圖避免賠款的態度。第二點中國政府雖則沒有的款來應付賠款，可是正在那裏苦心焦慮籌款方法，而且有與英德[illegible]借款的形跡。」

第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祇看日方提出和約底稿後，李鴻章氏所致總理衙門電報，提及賠款，僅云：

「…三，賠兵費庫平銀三百兆兩，查日本所索兵費過奢，……不知爲[illegible]兵費大加删減……」

可知清廷對於此種要求，不在於賠不賠，而祇計較賠款數量之多寡也。所以當時清廷的此種態度，是不難偵知的。至於第二點，則全賴林氏平日的消息。他說：

「我任倫敦領事的時代，有某銀行家同我交誼頗厚，此次恰巧亦來北京。關於中國企圖借款消息，實得自此友。…」

[illegible]

林氏既得此種消息，所以毅然斷定日本儘可向清廷索取賠款了。外交人員處事最忌張皇，一切應沉着應付，處處實實，應令對方無從捉摸眞實態度，始可避免走入對方牢籠。看到上述情形，也就可以明瞭中國對外交涉的失敗，固不僅失敗於武力也。

(二)戊戌政變中救梁救張事件　戊戌政變中，林氏所述利用來京遊歷的伊藤博文氏之力，救助梁啟超及張蔭桓事，對於中國戊戌政變史，儘是供給了很貴重的史料。茲分述之如下：

(a)救梁啓超氏的始末　一天下午二時，林氏正同伊藤氏餐後閒談之際，梁啓超氏突然闖入使館，聲言必須與林面晤。晤面時，覩其顏色蒼白，悲壯之氣溢於顏色，可以明瞭必有非常事變發生。梁氏即遞出名片，上書：

「僕三日內即須赴市曹就死，有兩事奉託。君若猶念兄弟之國，不忘舊交，許其一言。」

正欲召通譯官譯詢，梁氏急於紙角上書明筆談爲妙，遂於紙片餘白上續書云：

『寡君以變法之故，思守舊老耄之臣，不足以共事，思欲易之，觸皇太后之怒。(末一字不明)——』

林因急欲知事件眞相，適通譯官已奉召來前，代梁氏譯意云：

『依照皇帝的見解，西太后的舊法，無論如何，不能革新中國，所以着手修改各種法規。又因老耄大臣，墨守舊套，不足以共事，擬加更易。正事運動之際，果觸太后之怒。而譚嗣同，楊銳，劉光弟林旭等志士，已被逮捕。首領康有爲亦將被捕處斬。皇帝已被幽閉。西太后派，爲袁世凱與軍機大臣榮祿。我如被捕，至多不出三日，必被斬首。爲祖國犧牲一命我亦毫不足惜。不過希望代爲設法放出皇帝。保護安全，並且救出康有爲。』

林氏表示願意接受其託，並且勸其不必輕生，最好三思之後，避入使館，當設法援助。梁氏含淚倉皇而去。入夜，梁氏奔入使館，林氏即將此事告伊藤公。公亦以救梁爲是，並云「令其逃入日本，抵日之後，自有我代爲照顧。」既得伊藤公諒解之後，又因外面風聲甚緊，不能不令其早日出亡。適因天津鄭領事來京，當即囑其伴同梁氏，改穿獵裝出發。不幸在天津車站，梁氏爲人發覺，追蹤甚急。二人即飛登小艇，於夜間十二時，下白河而赴塘沽。追者乘輪急追，守候於日本商船舷側。不意林氏已電令日本軍艦救梁，所以梁氏竟得脫險。

此外林氏尙述康梁到日後，陸軍方面徇淸廷要求，擬驅逐出境，後經其斡旋，由山縣氏向外務省交涉，在外務大臣機密費中，撥出欵項，資助康氏離日，對於梁氏則置之不問，上述種種，不是戊戌政變史中極好史料麼？

(b)救張蔭桓氏的情形　甲午戰後，張蔭桓氏即總掌總理各國事務衙，的大權。其人因遊歷西方頗久，所以對於新政，極表贊助。西太后既已決定捕殺新黨之後，張氏亦爲目標之一。結果遣戍新疆，張氏當時竟免於死者，實有賴於外人救援。今摘錄林氏談片如左。

在援救梁氏之先，業已傳聞張蔭桓氏亦被逮捕。及至伊藤公朝見皇帝之時，張氏又隨侍在側。慶親王歡宴伊藤公席間，張氏又在座。但林等一回使館，張氏被捕消息又至，頗覺詫異。慶親王歡宴翌日，伊藤公在使館中設席答禮。所招者都係中國大臣，外人祇有英人赫德一人。座席未久，英國公使忽令其書記官持函求見林氏。乃出閱其函云：

『僕頃知今晚貴處舉行宴會，但以事關重大，故令書記官持函求見。務乞稍抽片刻之暇，面復書記官。據確實消息，張氏明日將處死刑。伊藤公現居貴處，如能假其智慧，籌一援救方法，幸甚。敬乞盡力。』

當晚李鴻章氏亦在座，林氏以席間談及此事，不甚妥善，所以決定散席後赴李邸而談。當即以此意復英使館書記官，入席後，絕未稍露聲色。客散後，乃以此事告伊藤公，並云與李氏談話時，如遇必要，擬利用伊藤公名

義○伊藤公報可○林氏即乘馬車赴李邸○李氏以林氏午夜（大約在十一•二時左右）來訪，出詢何事○林氏告以來意，並謂此係英公使飭人通知，所以特來面詢有無援救方法○李氏首述張氏受彼提拔的經過，並云張氏最近對彼反抱敵意，表示不願援手○林氏即恐嚇李氏云，如殺張氏，必將引起大禍○李追問所指，則云列國將出干涉，伊藤公極爲中國担憂○李氏色動，沉吟云，時間甚促，將如之何？林氏云，軍機大臣榮祿氏每晨四五時入宮，公可函知榮氏，使彼在日出之前，將此種消息傳入太后耳中○李氏允即照辦，而張氏此役果得免於死了○

第二次使華期間

這是指明治三十九年六月林氏來華任公使至四十一年六月轉任駐意公使時止，凡二年間○適當日俄戰爭之後，日本陸軍在華尚多未了事件，亟待林氏協助解決○林氏衷心亦明知日方有不合理處，亦不能不於無可設法之中，另覓途徑，林氏之成功，即中國之失敗也○玆就其記載之中，擇其較值得注意的事件，略敍如左：

（a）日本陸軍挪用營口關稅事件　按照日俄戰後中日兩國會議東三省事宜第十一次會議節錄，中日兩國雙方諒解○

『所有營口洋關所徵稅項，現歸日本國正金銀行收存，應俟局撤兵時，交中國地方官查收○……』

可以明瞭營口關稅，毫無疑義地，應由日方完全交還中國的了○可是事實上此種欵項已被陸軍挪用，而且絲毫沒有報告政府當局，所以中日會議中，日方代表尚以爲此欵存儲於正金銀行，泰然聲明歸還的了○林氏奉派使華之後，即風聞此種消息，頗感棘手○所以先去訪問陸軍次官，此種消息，是否確實？並詢陸軍方面有無善後方策○陸軍次官並不否認，還說明用去數目在百萬圓以上，陸軍省亦無妙策○林氏又去訪問大藏當局，告以此事，並謂此事業經陸軍次官證實，就條約而言，無論如何，日本政府不能不負責任，此事應如何處置？大藏當局聞之大驚，亦束手無策○林氏對於政府當局表示，赴任之後，自然當盡力設法，但希望諒解「此事已處於無可轉圜之絕境」○路過天津，偶與伊集院氏會晤，談及此事，伊集院氏云：何不一訪袁世凱，此人性格，可以情動，如得其助，則大濟矣○林氏亦以爲然○即往訪袁，話次，林氏即談及此事○袁氏首先表示本人身任外職，對於此種複雜問題，殊難即席表示若何意見，而且亦無法挽回○林氏謂公言良是○但公係訂約時中國政府全權代表之一，本人此去將與北京政府談判此事，中國政府當局必將徵求我公意見○以理而言，日本提出此事，殊不合理，但事實上日本中央政府亦事先並未知有此事，惟其如是，所以相信此種欵項尚保存於正金銀行，當時即席聲明歸還○及至最近纔始發覺此事○固然，不問此種欵項，用途如何，日本政府理應歸還，同時挪用此種欵項的日本軍人，亦理應受相當處罰○此種理論，祇可語於常時，而不可語於戰爭之時○軍人拚生命冒鋒鏑而入疆場，又幸而獲勝，稍越常軌，亦難苛責○貴國情形，亦復如是○我公部下如有類此之情事發生，將如何處置？日後北京政府如諮詢及公，乞深諒此種苦衷，善爲斡旋，幸甚幸甚○林氏於無可設辭之中，竟借用中國軍隊勝後腐敗惡習，諉卸日本政府責任，同時又喚起袁世凱的同情，其詞既委婉動聽，袁氏自易墮入其計中的了○此種在日本府政方面已認爲無法避免賠償責任的欵項，林氏竟於山窮

水盡之時，設法減除本國政府担負，可稱不辱使命，而中國官吏不知據約立言，使國家損失百餘萬欵項，其賢不肖相去何遠？林氏傳中自稱此次交實非心願，其自訟之處，亦即袁氏等誤國之處也。

(d)新奉軍用鐵路贖價問題　按照中日全權大臣會議東三省事宜節錄第二十號，雙方諒解

『由奉天省城至新民府，日本國所築造行軍軌路，應由兩國政府派員公平議價，售與中國……』

林氏奉使至北京後，中國即詢日方實價幾何。林氏電詢本國，覆電索價三百萬。林氏以此種行軍輕便鐵路，建築非常草率，頗以本國政府索價過奢爲非，然又不能不將覆電告之中國方面。中國方面聞之大驚，懇請斡旋。林氏以此種鐵道，萬無值價三百萬圓之理。日本政府日本軍部何以提出如此越出常理的要求，林氏自謂無從測知，但以此種索價，殊欠公平，萬一至必須據理直言的時候，深慮無詞以對。所以馬上接受請求，電勸本國政府，重行考慮，並謂所索三百萬，未免過酷。及至覆電遞來，允減半數，轉告中國當局，雀躍而喜。立即付欵，以防反覆。林氏末謂『據聞雖減半數，依照實在用途，日本尚多贏餘。對外關係，如果言詞卑劣，日本不僅招人輕侮，而且有關國家威信……』，即此可知林氏之電勸本國，並非有愛於中國，其實深慮中國據約要求公平估價，暴露日本政府索價的無理罷了。

(C)走私船二辰丸事件　近數月來走私盛行，此種行爲，在二十餘年前，已曾一度扮演。讀者苟知中國排斥日貨的歷史，恐怕也忘不了二辰丸交涉的事件罷？

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初四日（一九〇八年二月五日）日輪二辰丸私運軍火，在澳門附近之九洲洋海面，爲中國海軍巡船弋獲，將船械扣留，一時不愼，將日本國旗卸下，因此引起一幕交涉。當時日本政府態度强硬，甚至欲行宣戰，結果由中國政府道歉並承購此批軍火，而日方亦允取締私運軍火了事。日方經手交涉者即爲林氏，林氏在公文中絕未承認二辰丸走私。雙方交涉情形，可參閱王芸生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五卷第四十八章，茲不具述。本文所欲述者，即爲林氏所述當時的內幕情形。

林氏謂此事一經提出交涉之後，中國方面提出二辰丸私運軍火詳情，進行頗爲棘手。而外務大臣電催迫令道歉；公使館武官亦接軍部同樣的電報。武官持電來商，林氏表示難以照辦。武官面有難色，林氏云如依東京政府訓令行事，將來殊難結束，靜待爲妙。商談之際，忽有英國駐華公使來訪。林氏即斷定其來探聽此事消息者，所以先飭人告之云「如爲二辰丸事件來訪，公使不願相見。」面會時，林氏又面述此意，英國公使即云「余能將林公使此種態度傳達中國政府麼？」林氏表示並無妨碍。林氏此種間接恫嚇的手腕，既可避免「能發而不能收」的危險，又可收極相當的效果。而中國政府竟一懼而屈服，對於換旗事道歉，絕不提及二辰丸私運軍火事。理直者自甘立於理曲的地位，林氏亦稱之爲「異事」。

第二次使華期間

這是指大正五年七月林氏奉派使華至八年四月轉任關東廳長官時止，凡三年左右。時當中國袁亡黎繼之後，日本大隈內閣行將倒潰之際，所有寺內內閣積極援段政策，大都在林氏任內實現，所以此一期間內林氏的活

動，大可注意。他是反對大隈的以華制華的方策的，所以他說：

『(大隈)行動太無節操。一方面煽動南方反抗袁氏的革命派，間接與以援助，使其與北京政府對抗；同時又在北方暗中儘量援助宗社黨，使北京政府感受痛苦。此種行爲，日益露骨。……』

他認爲嗾使雙方目的不同的黨派來推翻北京政府，徒使中國陷於混亂，對於日本毫無益處。因此，他雖受大隈之招，出使中國，可是胸有成竹，決定推翻大隈的政策了。

(a)**蒙匪與鄭家屯事件** 大隈在北方援助宗社黨之後，又召集蒙匪爲蒙古宗社黨，與匪首巴布札布聯絡，嗾使攻入東三省。不意竟被吉林軍隊擊潰。日軍出爲掩護，發生幾處衝突。其中最著名者爲鄭家屯事件。鄭家屯屬奉天遼源縣日本原無駐兵權，所以林氏在自傳中亦說：「像鄭家屯這種內地，日本兵無權前往，無權逗留，並且亦萬無發生此種衝突之理」。並且說明肇釁原因云：『以前不知何時，滿蒙境界發生某一事件。日本兵就奉派前往鎮壓。自此以後，留居不撤。中國政府雖屢次請求撤兵，日兵屢次藉詞延宕。而且凡事與華兵，意思行動相左，互抱敵意。……』他在自傳中所述當時他的態度，當然在他所致中國政府的官文書中所看不到的，並且較爲公正。他以爲此種小事，日本如向中國政府要求巨欵，殊不合理。並且他還向公使館館員徵求意見，所得結論如左：

『無論何時，日兵與華兵之間，發生此種小衝突，事後日兵一定提出苛酷的要求。結局自毀日軍威信。而且每遇此類事件發生，假使調查實情，舉事大抵在於日本方面。無論如何訴苦，其內幕頗多不堪聞問。不但如是，日本方面還提出强硬要求，便是日本是戰勝國，中國亦未必願意屈服。此種情形，對於日本頗爲不利。』

當時即招使館參事官小幡酉吉，將此意擬一電稿，勸告本國政府。小幡恐怕得罪軍部，遲疑不敢動筆。林氏毅然決然云：

『爲大日本威信起見，別無其他顧慮的必要。電報用我名義發出，當然我負責任，毫無問題。君擬電稿，務必儘量發揮意見。對於鄭家屯事件，我意亦須公平處理。』

電報去後，林氏不久即由外務大臣電告，林氏已被陸軍大臣彈劾。林氏立即返國，表示並不戀棧。不久內閣易人，政策改變，林氏返任，鄭家屯案始告了結。

(b)**關於復辟運動** 林氏自傳，述及中國復辟運動，共有五段記事，節述如下：

賄勳的內幕 王芸生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七卷第六十四章賄勳之波折，依據章宗祥氏出使筆記「東京之三年」，曾述及民國五，六年之交中日間遣使賄勳的一幕交涉。王氏所引章氏的片面記載，似乎此事發動於日本後藤新平子爵，而遣使目的，在於改善中日兩國間空氣。但據林氏所述，此事實與復辟運動有關，林氏爲身歷其境之人，所述自較「與曹陸齊名」的章氏筆記可靠。林氏所述曹汝霖氏會談一節，已可明瞭決非如章氏所述的單純，似乎更有歷史價值罷，林氏謂某日曹汝霖氏來館密談云：

『余實奉有異常秘密的使命，派余赴日，秘密探詢日當局對清廷復辟的意嚮，以謀策動。』

林氏詢其表面上是否奉有段祺瑞命令？而且段氏對此秘密使命曾否諒解？曹氏答云表面上雖奉段氏命令，但段氏根本不知有此事。林氏以曹氏

既云奉有段氏命令；談及所負使命，則又謂段氏不知，頗爲奇異，乃追問究竟。則謂「段氏係電迫清廷退位的發起人，當時段氏所以希望改變爲共和政體，是否想任總統，不可得知，或許有過此念。因此之故，復辟計畫，無論如何，段氏決無同意之理；並且也不能使段氏知道，自然段氏不知此事的了。」林氏追詢究奉何人之命，曹氏躊躇良久，始云奉徐世昌與張勳二人的密命。從此段敍述看來，民國五，六年之交，曹汝霖奉派贈勳的內幕，完全在於醞釀復辟。幸而曹氏遭國會反對，改派汪大燮氏前往，曹氏等密謀，遂告一頓挫。

設法妨碍陸宗輿的活動　林氏是熱心援段之人，所以他對於段氏不願參加的復辟運動，頗抱反對態度。他述贈勳事件之後，又有陸宗輿氏來館密談復辟運動。經其詳細追詢後，始悉陸氏亦奉徐，張密命赴日探詢日本當局意見，而表面上則爲赴日籌設中日合辦銀行。不久，林氏適因公返日，與外務大臣本野一郎閒談之際，忽然想及此事，乃詢本野氏，陸氏已否來日。本野云已於昨日抵京。林氏即將陸氏來日的眞正使命，報告本野，並云：

『此種復辟運動，絕對不可行。如果勉强行之，必至失敗。陸氏既云徵詢日本當局內意，必赴寺內君處。寺內君究將如何答復？答復如果曖昧不明，必生異變。……因爲寺內君的回答，如果曖昧不明，則彼等或許誤認已得日本政府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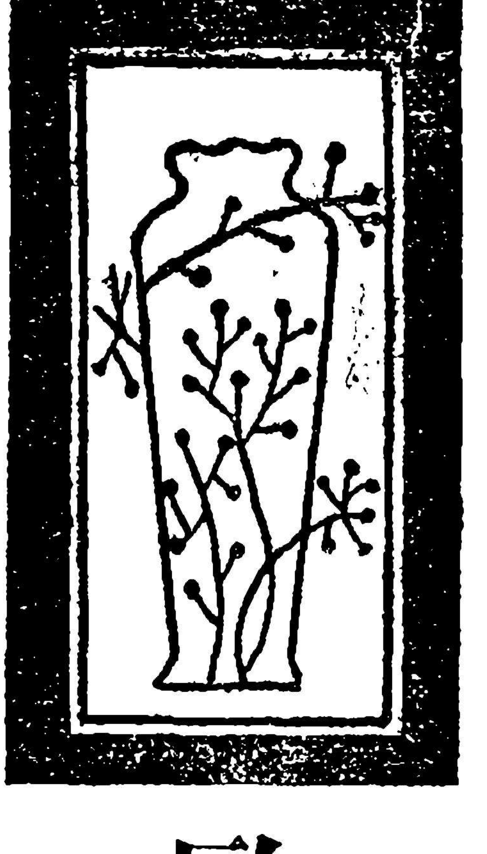
且歷述應堅決拒絕，否則必使反對黨怨恨日本。本野氏深以爲然，即夕招宴陸氏於外相官邸，並請林氏陪席。席間明白說明復辟運動，尙非時機。陸氏知機，不久即歸北京云。

勸阻田中義一　林氏在東京，公務完了之後，即回原任。斯時田中義一從中國南部，順次遊歷至北京，下榻於使館。晚間閒談，林氏乘機詢問田中氏云：『此次必已與張勳會晤。張氏必談及復辟問題，足下亦必隨意應答的了。』田中氏含糊其詞云：『談是談及的，……』林氏即云：『二人之間，一定談及這個問題的。看到足下的回答情形，一定會使得張氏認爲已得足下的同意了解的了。』他逐次表示他的見解，主張應當明白告知張氏，不要使得張氏誤會已得日本軍部諒解。田中氏深以爲然，即遣使告張，聲明不能同意云。

爲段祺瑞籌欵八萬元　張勳入京宣布復辟而後，段祺瑞氏在馬廠誓師，發兵討伐。雙方在北京附近爭持之際，段氏遣使至日使館武官處，密請轉告林公使代爲籌欵八萬元。武官即至林氏處，告知此事，並云：『此欵供散發張勳部隊之用。欵到即可避免巷戰。公使能否允許。』林氏以爲區區欵項，如能結束戰事，極佳。所以立即招正金銀行小田切氏至使館，囑其設法挪欵。小田切氏表示爲難，並云：『如係急用，唯有帝國政府命令，始可即時交欵，並且亦不能不交』。林氏即云：『既然如此，我以代表日本政府的全權公使地位，命令正金銀行，即時籌交公使八萬元。』小田氏立即奉命交欵，原封轉送段處。此欵自使館送出後二小時內，戰事立即停止云。

結語

屬稿將竟，深覺林氏自傳所與我人教訓至多。內爭而欲憑藉外力，則加外人以華侵華的陰謀。對外而過度屈服，反足令賢明的外交家詫爲異事。世之從事內爭者以及主持外交者，其足以借鑑乎！



歐美博物館史略

Sir F. Kenyon著
萬斯年譯

博物館的歷史，決不像圖書館那樣長。名稱雖古，但其本身却是比較近代的。第一座「繆塞之廟」Temple of the Muses, 至少第一次通用博物館這個名稱的，是著名的亞歷山大博物館 Museum of Alexandria 不過那裏並不是一座現代意味的博物館，僅只是帶有一個大圖書館的學院而已，很像牛津或劍橋的學院一樣。第一次應用具有現代意義的名稱的，(意思是古物的蒐集)，一般相信是用於牛津垂德堪Tradesca nts的蒐集品。這是在十七世紀前葉集成的，後來成爲現在阿什穆蘭博物館 Ashmolean Museum 的中心。

收集古物的興趣，(這有時變爲熱狂)，完全是晚近養成的。據說「人類在浸潤了文明以前，從未開始研究過古物」。但是這只是一部份道理，因爲曾經有過幾種文明進展到飽和狀態，而這種現象却未發現。無論在近東，埃及，巴比倫，敘里亞等的古代文明中，在中國或印度樹立已久的文明中，甚至希臘，羅馬，我們都沒有發現以蒐集遺物的形式出現的古代興趣，雖然那些地方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有古物存在的。每代都依其本身方式充分發展，除了他們先人遺留在地上的建築物以外，對於先人在藝術方面的成就，只有很少的知識，並且甚至對於建築物也是不大注意保存的。古典時代的希臘，未見米濃 Minoan 及米塞恩Mycenean 藝術的出品。這些出品，當十九世紀末葉，鐵鍬把它發掘出來以後，是曾震動了現代世界的。

即在羅馬帝制之下，已經浸潤了文明的時候，希臘雕像，銅器，瓶及諸如此類的東西的蒐集，也尚未達到博物館的形成。這些東西，僅只是用來裝飾富翁王子別墅，或公共建築物如浴室，運動場的藝術品而已。海得林 Hadrian 在提歐立 Tiooli 附近的別墅，所藏這種東西很豐富，我們現在的博物館對它受惠不少；但它却不是一座博物館，甚至後幾世紀間羅馬帝國所產生的任何可以這樣稱呼，也不是博物館。大概中古時代所成就的，像座博物館的，也依然不多。對於古

代的尊崇和知識都極其低落，當我們所謂的哥特式Gothic藝術開始其向上的歷程的時候，它的情況，是永遠向前而不向後的。後來中古的大建築家把先人的作品拉倒下來，以極大的自由，並不敬重地加以重整或改建，自信他們能夠產生更好的東西。知道古典文學的很少，古典藝術，仍然不多。羅馬帝國的寺院和王宮，只是中古城市裏主教和貴胄的石坑，此外所有遺物，都被土湮沒。僅只一座希臘廟宇，一條大的羅馬溝渠或凱旋門的殘蹟，散在各處，還遺留着希臘的光榮和羅馬的偉大。

後來文藝復興到來，這是西歐對於希臘羅馬藝術文學的覺醒。於是頭一次人類才敏速地有了對於古代負責的自覺。於是開始審愼地搜求圖書，並對於偶然發現的古典藝術遺物，加以妥愼保存。人類由許多世紀以來向不重視的資源覺察到美麗與靈感，並且經心地去學習。因爲這種新的自覺，博物館即得以起始。

十六世紀間，王子貴族以及學者蒐集古物，漸成普遍的事。同樣的好奇精神，文藝復興的特質，也引起自然史標本的蒐集。有些蒐集品，至今猶存。波倫亞 Bologna 博物館仍然保存着阿爾爪萬底 Aldrovandi (1527-1605) 所蒐集的自然史標本。費狄南第二 Archduke Ferdinand II (d. 1595) 的甲胄，貨幣及其他古物，現存維也納。英國的恩代爾伯爵 Earl of Arundel 侯爵 Thomas Howards (1586-1646) 蒐集的恩代爾雲石，現藏牛津。至於馬爾保盧 Marlborough 的寶石，有些存在大英博物院 British Museum 有些存在別處。

這些仍然是私人爲他們自己的利益及滿足自己嗜好而蒐集的。仍然沒有爲敎導他人和滿足他人而收集的東西。因爲這個原因，我們必得進到十七世紀時才有，不過那時候我們也只能找到幾個例。

牛津完全可以享有第一座博物館的光榮，並且在以現代意味應用這個名稱上，也是第一次。這便是「垂德堪博物館」Museum Tradescantianum ，包括有約翰垂德堪 John Tradescants 父子兩位的蒐集品。一六五六年，其子垂德堪用這個標題刊佈一本紀逃。這宗蒐集品，包括着自然史標本（最出衆的，是一個充實的「逗逗」Dodo，－按這是二百年前茂利施 Mauritius 島的巨鳥，－在十九世紀任其腐朽，實爲罪過），貨幣及各種珍玩，當時是存在南藍栢斯South Lambeth的一所宅子裏。宅子是毗連着一座包含許多被這兩個父子介紹到這個國家來的植物的植物園。一六五九年小垂德堪把後來曾依他的意思再加補充的這些東西，都送給了阿什穆爾 Elias Ashmole ，這人又添上他自己的私藏，一並贈與牛津

大學。這些東西，在阿什穆蘭博物館的名義之下，即成爲特出的飾物之一。繼承阿什穆爾的楷範的，是斯羅恩 Hans Sl oane ，他是在徵得垂德堪氏蒐集品的次年降生的。因有斯羅恩，我們才達到國立大古物博物館的起原，這便是大英博物院。

如能細加追遡，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葉的博物館史一定是一段有進取心的個人對於珍玩加以蒐集的故事。個人珍藏逐漸併入公共博物館，古物便找到了永久的住所。英格蘭首創博物館，有兩項理由：第一由於愛蒐集，這似乎成爲英國人的天性；第二由於十八世紀英國財富增進，這使英國貴胄及富有的旅行者在希臘，意大利，法國以及東方藝術寶庫裏蒐尋，很像美國人現在的幹法一樣，這種對於古物的興趣，已成年青貴胄間的一種共同嗜好。旅行歐洲的時候，一般都帶一位大學畢業生作指導，爲他們選擇抄本，圖畫，彫像貨幣以及其他裝飾他們別墅的藝術品，這已成公認的事。及至他們回到家裏，他們的興趣並不因此停止。一七三二年一羣態度文雅的年青人，（他們並不完全是以道德莊嚴或學止有節而出衆，不過全都有一種大陸旅行及對於古物具有眞正興趣的資格。）設立了嗜美學會 Society of Dilettanti。這學會，在光輝的現代，依然是隆盛的。瓦爾甫爾Horace Walpole說的話很實在，他說：「雖然名義上到過意大利，但眞正的事，乃是鬧酒；有兩位領袖，即米德爾塞克斯男爵Lord Middlesex 和達什烏德 Sir Francis 當他們整個時間住在意大利的時候，他們清醒未醉是罕見的。」但是不要忘了他們的功績，他們不但善意地使瑞腦爾德Sir Zoshua Reynolds成爲會員，用他的筆使他們不朽；並且他們是頭一次組織科學考古探險隊，慷慨解囊，予以資助的。他們的興趣，是由斯塔特Stuart瑞外特Revett 道金Dawkins 及烏德Wood 等人在Levant（按爲意大利東方地中海邊諸國）的旅行中所引起的。這些人是學會的會員。前二氏且曾慷慨捐助他們的雅典古物。一七六四年，學會曾派遣一探險隊在乾德樂 Richard Chandler 指導之下到小亞細亞 Asia Minor 。這次旅行的結果列佈在「伊歐尼亞的古物」Ionian Antiquities 及乾德樂氏的「古代記」Inscription Antiguae 裏。學會的活躍，將近一世紀，無論在探險方面及出版方面，均一線相承。依確實記載，一七六四年至一八五二年間，當時東方發生動亂，

不能考古探險，會員們用於獎勵研究及出版的費用，已超過三萬金磅。嗜美學會實具有强力的理由要求被視爲考古學研究的創始者。這種考古研究，在晚近幾世代中，曾得到驚人的結果。因爲它的內容頗爲廣汎，我們博物館對於這考古研究，是深爲感謝的。

雖然，我們最大博物館之緣起，並不由於嗜美學會，而實由於斯羅恩(1660-1753)的一手經營。他在熱麥加 Zamaica 居住了十五個月爲阿爾白瑪爾公 Duke of Albemarle做醫生的時候，便把蒐集的基礎奠定了。在那時候，他不但竭盡全力做島上植物學的研究，（對此，一六九六年他曾刊佈一本目錄），而且還積存各種各樣的自然史標本。此後，自他由西印度羣島回來直到以九十三歲的高齡逝世爲止，此六十四年間，他是他那時候的第一個蒐集者，並且是國內國外大多數科學領袖人物的通訊員。當時他在齊爾西 Chelsea 的住宅，被譽爲奇知異聞的寶庫。他採購很廣，又特別得到他的朋友加爾敦 William Charleton (即考爾坦 Courten) 所藏自然及蒐集品(值八千金磅)，貨幣，縮影及圖畫的遺贈，以及皮提瓦 James Petiver 氏一些價值較小的蒐集品的收買。依他的遺囑是把他的博物館留給信託人之一；但遵照命令，却是首先作價兩萬金磅（據說獲得此項品物所費的欵，且少於此欵的四分之一）獻給英皇，這使國內國外各種學會都爲之失望。他的皇上並不是位熱心的，宣稱他沒有想到有這許多錢在國庫裏，白爾漢先生 Mr. Pelhem 無疑地冷淡了，但是下議院却爲供獻的重要及慷慨所感動，甚至一個範圍較大的計畫也漸漸獲得贊許了。這事大部份係由於下議院議長昂斯勞Sir Richard Onslow 的贊成。不僅決定收受斯羅恩的供獻，並且趁機獲得寇唐 Cotton 及哈雷 Harley 手稿，一七五三年議案通過國會，開辦大英博物院以爲對知識，教育服務的事業。

篇幅只允許對大英博物院的古物方面的（與文獻有別）歷史作極細微的說明。十八世紀後半葉，唯一可以注意的增加品，是一七七二年購入的精製希臘古瓶，及海蜜爾敦 William Hamilton在乃波爾Naples所獲的其他古典古物。隨着世紀的變換，它得到了新的創始，否則它繼續成爲純粹珍玩的寶藏。一八〇一年法蘭西軍隊待埃及訂立降約，包括有拿破崙的碩學之士savant 所獲品物的交讓。此中含有著名的羅塞

塔石Rosetta Stone，這些東西，英皇都交付了大英博物院。一八〇五年以二萬磅購入唐雷Townley 所藏的希臘羅馬雲石，一八一六年以虛價三萬五千磅獲得艾爾金Elgin 雲石，博院遂立即躍入第一流了。世紀中葉，得見雷雅 Layard ，饒林孫Rawlinson ，瑞塞穆Rasam，斯密斯Smith 及其各氏發掘的亞述Assyria 彫刻的入藏。其餘的故事，乃是所有考古知識部門的繼續成長，不僅（並非主要）以國會所賜基金購買，大部份還是靠惠贈者的慷慨賜予。在惠贈者中，佛朗克Sir Augustus Wollaston Franks有着個人的特殊捐贈。佛朗克氏一方面自己慷慨，一方面喚起友人的興趣，把博物館的蒐藏增進起來，遍及各部門知識的廣大體系，由史前人類，經過羅馬，薩克遜Saxon 及中古不列顛，直陳列到現代瓷器及書版，這在以前則是貧乏的。

我們可以知道，阿什穆爾博物館及大英博物院這兩大博物館的起源是在前世紀中葉以前。它們實際上是一部份個人私人經營的產物，這些人都既無品級且無政治地位的。但在海外，便不同了。在法國，意大利和德國，蒐集古物和蒐集書籍一樣，幾乎整個是王家及貴冑的工作。他們為了裝飾宮殿而蒐集藝術品，並未在知識進展上獨具隻眼。當然，一如後述，這些東西都被收藏到國立博物館裏。博物館現在點綴在歐洲許多重要城市之中。但在敘述十九世紀的發展以前，關於它們，暫先擱置，不加敘述，是相宜的。十九世紀的博物館已具有現代性質了。

回溯到拿破崙戰爭終了的時候，就當時所存的一般博物館而論，只不過是蒐集珍玩罷了，這樣說法並不是不公平的。聰明才智之士像艾外林 Evelyn 一樣的人去參觀博物館，在他們對於自然及藝術奇蹟的興趣上，是無異給予一種刺激的。社會上居領導地位的美婦人，為了滿足其好奇心，有時也去參觀，但是他們不是為了科學上研究而組織的，對於繼續研究並沒有什麼用處。不過因為十九世紀教育的普及與考古研究，自然科學，機械科學的生長，博物館才開始作了它們的繼承。在英國，一八四五年通過第一次的博物館條例，准許博物館的維持出於地方公欵。一八五一年的大展覽會給這個運動一個新的刺激，同時便是為了實用技藝專家的指導與激勵，科學部門與藝術部門學院附設博物館的直接原因。這種博物館，現在著名的有維克多利亞博物館 Victoria

Museum 阿爾伯博物館 Albert Museum（及其伯斯那爾格林 Bethnal Green 分館），及科學博物館 Science Museum。此後旅行者所蒐集的稀見珍玩都開始積存到地方博物館裏，許多博物館仍然是用粗的不整齊的木料阻礙着的。但是大多數的市立博物館的源起，全靠一八九一年通過的一種條例。這種條例，現在已爲一九二一年的公共圖書館條例代替了。依麥爾 Sir Henry Miers 最近報告，大英帝國的博物館，有五百三十處之多。我們由這種事實可以知道它生長的如何迅速以及公共對於博物館的興趣增加的如何之大。至其性質及功用，留待另述。

對於大陸博物館，僅能作一簡要敍述。當然，法國第一座博物館是盧弗爾 Louvre 所有的，館舍設在法國王宮裏，即以王家蒐集品物爲中心，在大革命時代便組成了國立博物館。其後，法國博學之士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及其他各地有所發掘，陸續大加補充。巴黎除了一個大的（但是不很現代化）自然史博物館及儲加德婁 Trocadero 比較彫刻和民族誌 ethnography 博物館之外，還設有克陸尼 Cluny，幾麥特 Guimet 和加里拉 Galliera 等博物館以及巴黎歷史的加那瓦雷博物館 Carnavalet Museum，前三者在同一地方藏的東西，與英國的維克多利亞，阿爾伯及瓦來斯 Wallace 所藏的一樣。在巴黎郊外，藏有國家古物的聖節曼博物館 St. Germain Museum 特別重要。各省中大多數較大的城鎮，都有博物館。在貝容 Bayeux 及尼穆 Nimes 之類的地方，藏着特別有興趣的東西。但就整個說來，博物館科學反在退化情形中。

意大利本身即是一座博物館。用鏟子向地下發掘而不獲得古代遺物，這是難能的事，在全島的地方博物館裏，都可以看到這種結果。凡諦崗 Vatican 很久就以雕刻著名，大部份是希臘傑作的希臘羅馬摹本，這在前世紀初葉古典物學復興中，佔有重要地位。亞波羅立像 Apollo Belvidere 祭司像 Laocoon 垂死的鬥士 Dying Gladiator（或者說是保祿 Paul）維那絲 Venus de Medici（藏弗洛林斯 Florence）現在雖不能當做古典藝術的最偉大的傑作，但在作風的歷史上却有它們的地位。在另一方面，狄歐克來締 Diocletian 浴場遺址間的泰穆博物館 Terme Museum 藏有意大利現代發掘品最有興趣的產物。由於亥古蘭阿穆 Herculaneum及彭北

Pompeii 的發掘，那波爾博物館 Naples Museum 乃別具特點，它所收藏的特出的古銅器之多，是別的地方不能見到的。伊脫汝司更 Etruscan 的遺跡，特別在波倫亞及弗洛林斯可以看到。突林 Turin藏有一批很完美的埃及古物。西來加斯Syracuse的古物博物館是西西里 Sicily 最重要的博物館。但就中古藝術說，弗洛林斯的巴蓋婁 Bargello 是特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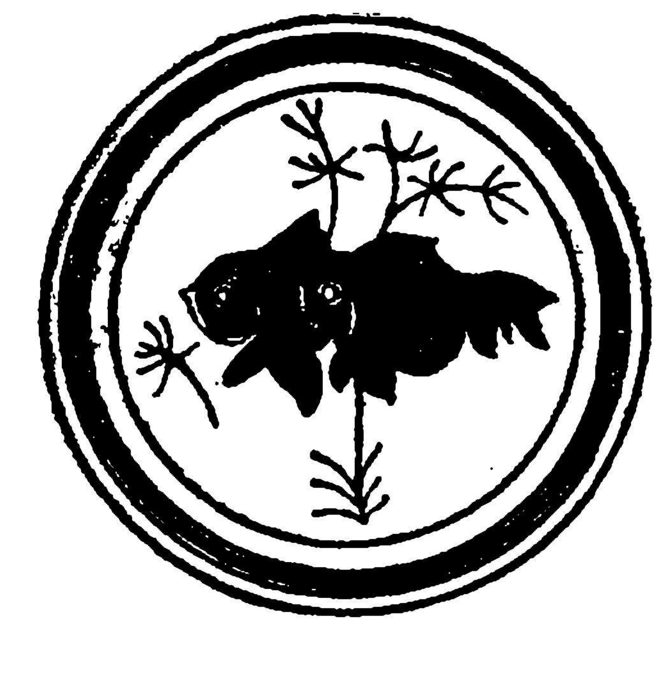
德國充滿了古物，自然史，民族誌，中古藝術，工業藝術，以及地方史的各種各類博物館，不勝枚擧。柏林，穆尼池Munich 追斯敦Dresden 寇洛格 Cologne 牛瑞堡 Nuremburg 漢堡 Hamburg 以及馬因資 Mainz 和特里 Trier 的羅馬寶藏，都是最著名的博物館中之傑出者，它們都陳列的很完備，而且都是在科學上努力漸次得到的結果，並不是素好旅行者的偶然收穫。 北歐諸國的博物館可以說是一樣， 哥本哈根 Copenhagen 的 Ny Carlsberg Glyptotels (譯者註)最爲著名。布魯塞爾司 Brussels 設有新的完美的五十年紀念博物館 Mus'es du Cingtiente'naire，泰華蘭 Tervueren 設有比利時工果博物館 Museum of Belgian Congo，前者以所藏埃及古蹟及一偉大模型陳列室馳名。在俄國，列寧格勒的亥米泰格 Hermitage 及莫斯科各博物館的廣大蒐集品之所以巨量增加，完全可以說是係因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沒收私家品物而來。說到西斐亞 Scythian 及其同類藝術，它在歐洲文化史上的重要，益被認識，俄國所藏，自然是無與倫比的。至於馬德里 Madrid 鄒立池 Zurich 阿斯特達穆 Amsterdam 及普來葛 Prague 等國立博物館，我們只能說到而已。君士坦丁堡則因西當 Sidon 發現了奇異的希臘石棺而著名。在歐洲以外，開羅 Cairo 還藏有壯麗的埃及古物。

最後，美國的博物館技術已經達到了最高的水平線。博物館的發展雖適與英國同時，但因地位較大，金錢的資助較多，公共興趣較廣，其所具規模，他國莫之與京。它們已被審視爲美國教育系統之部，因爲佔了這點光，便在專供此用的建築物內設置起來了。但是，內容並不過分充實。雖然它們進入古典地帶及近東硏究範圍爲時較晚，但在上代的發掘

中，它佔了最先進的地位。當時它們自然曾使美洲古物專門化，並且還成爲搜尋遠東地帶的領導。紐約的首都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及美國自然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波士頓精美藝術博物館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費拉特爾非亞Philadelphia，本雪凡尼亞大學博物館 Museum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 lvania 支加哥的戶外自然史博物館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哈佛大學弗格藝術博物館 Fogg Art Museum 以及克里夫蘭 Cleveland 德特羅 Detroit 加拿大多倫多 Toronto 的博物館，都在世界大博物館中佔有地位；並且如果金錢和熱誠能夠作得到的話，在他們國家裏，少不了競爭。就大部份說來，美國博物館並不是國立或州立的，雖然華盛頓的斯密斯博物館 Smithsonian Museum 是一例外。大多數(這裏所說的要超過一千)屬於地方，都受地方公欵供給，但仍賴自動宣傳所募集的私人捐助。美國博物館協會是一强有力的組織，在推進合作，散佈報告，發展博物館技術教育上，佔有重要地位。

由上面關於博物館世界的簡要敘述，就其已往與現在的情形看來，這時候我們便須考慮到它現在的組織以及在社會生活上所佔的或應佔的地位如何了。

譯者註：尼加爾堡博物館Ny Carlsberg Glyptothek凡分前後二部，前部爲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七年間達里汝 V. Dahlerup所建，後部爲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六年間甘甫曼 H. Kampman所建，其所藏極其富麗的古代及近代的雕刻，均爲尼加爾堡巨富的酒商傑克孫 Dr. Carl Jacobsen 所贈。



關於「哲學問題」及「哲學到何處去」

葉青

—答張季同先生—

張季同先生對於我底「哲學問題」及「哲學到何處去」二書，在「國聞週報」第十三卷第二十五期上發表了一篇批評文字，題名「評葉青「哲學問題」及「哲學到何處去」」。我看了過後，覺得有答覆底必要，所以特把我底讀後感寫出來請敎於張先生。但爲節省篇幅起見，對於他底話句概不徵引，只針對他底段落作答，請讀者對照地看可也。本篇重在答辯，沒有陳述甚麼，也只有對照地看纔可明瞭。

他以爲我在「哲學問題」中主張綜合物質論與觀念論以解決哲學上種種問題而歸結於哲學消滅，不是創新的意見。這，我想不再談。因爲在那書底序言上說過創新二字，已經是『過度的誇大』，一爲之甚，豈可再乎？所以我寧承受張先生底評語，深自剋責。

但有不能已於言者，即張先生以爲那書中的觀念只有『十之二三』是我自己底見解，『十之七八』『都是新物質論所已有的』。就我對於新物質論底著作所知道的說，綜合物質論與觀念論底原則見於「費爾巴哈論綱」，像我在那書中明白道出，詳爲論證，並公式化的，則未之見。用以證明這個綜合的十三個論證，只有綜合必然與偶然（那書底第二章第三節）必然與自由。（那書底第三章第二節）兩個，見於「反丟林論」。和「自然辯證法」此外如果還有，希望張先生給我指出來。至於實踐論，社會的物質論等之於那書，全然不是支配的思想，那書所陳述的思想；反之，倒是那書底著者在運用它們來論證自己底見解。

也許那書所陳述的思想，大半是張先生在一九三一年就已有了的，所以失掉創新底意義吧。但張先生在那年的文字，我沒有見到。然從張先生在我發表那書過後將滿兩個月所寫的「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國聞週報」第十三卷第二十期）中論及的物質論與觀念論之綜合看來，幾乎沒有相同的地方。而意見則爲我所不贊同。這在有機會時，另文批評。但不管怎樣，我接受張先生對於創新二字的批評，此外不想說甚麼。

在所謂『並行論與同一論的謬誤』方面，張先生第一個非難是對於

物質——精神——物質』一公式。這裏，他不知道物質之產生精神，也是『物質變更形態』的現象。而精神對於物質的『改造』，也含有從無之有的意義。須知宇宙學上的生產與經濟學上的生產雖然不同，但後者正是前者底一部份。前者是『物質自己發展』，後者須用人力，乃是有人以後這的宇宙發展階段底特殊性，因而其生產異於從前。但只要把人與他所改造的都看作物質，則改造亦不過物質自己發展之一形態而已。生產不僅『對消費而言』，也對不生產而言，對動物之自然攝取而言。所以生產是精神與物質底綜合。

張先生於是提出了第二個非難，以『自然——思維——經濟』一公式爲不當。他不知道新物質論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指明人有意識，要思維而後活動這一回事。「資本論」上明明說人底勞働所以異於動物的就在於人在勞働之後所得的結果是他在勞働之前就以理想形態而存在於腦中的一點。這不僅有文獻在，我已引出過，而且是事實，爲任何人所不能否認。今張先生一則說原始人之生產是『自然造出』，再則說『原始社會中是連最笨拙的工程師（馬克思所謂『工程師』，應該是比喻呀！——靑）也不會有』，三則說『思維之發生……是在生產之發生以後』，實在是反新物質論的，不合於事實。這表明張先生是行爲論者——機械的物質論者，不是新物質論者。

他底第三個非難是說『物質——觀念——物質』一公式只是物質論與觀念論『兩半截底拚合』而不是辯證的綜合（他稱爲『對理的綜合』）。其實他只注意到了綜合底形式和保存方面而不知道綜合底內容要有所拋棄，有所昂揚。他也是主張綜合物質論與觀念論的，可惜他在「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中又沒有給我們以辯證的綜合底方式。

他底第四個非難是他反對目的的產生機械的之一點。理由呢？他說『個人底目的的活動與歷史的必然無先後之分的，個人之活動即在歷史之中，如何能說歷史的必然是個人底目的的現象所產生的呢？』那末目的的活動與歷史的必然是平行的了。這表明他不知道歷史爲人所造這個爲新物質論創立者說了無數次的眞理。張先生爲甚麼不把「哲學之貧困」第二章和「費爾巴哈論」第四章讀一下呢？試以後者爲例。恩格斯說：『人在各自追求其自己意識地心願了的目的中……造他們底歷史。……』但『在大多數的場合，無數被追求的目的互相交錯或互相衝突……因此在歷史領域中創造出一種完全類於無意識的自然中所有的形勢。』（註一）這不是說目的的產生機械的嗎？

他底第五個非難是說理性不能產生經驗。我看他簡直沒有明白我說理性產生經驗是在甚麼場合並怎樣解釋。他在這裏沒有說出理由，我也只能簡單地答覆，恕不多說。

他底第六個非難是說我沒有明白對立物底統一不是對立物底同一。換一句話，統一與同一不同。這裏，我要指明他在咬文嚼字。列寧說：『同一與統一兩個術語底分別不大重要。兩個術語都是準確的。』所以他用『同一』去註解『對立底統一』中的統一。（註二）張先生，你見過這些話沒有呢？你反對新物質論大師列寧不呢？

（註一）　F.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et la Fin de la Philossphie Classique, Traduit par Marcel Ollivier, PP. 101-2.

（註二） Lenin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XIII, E.S.I., P. 326.

二

在所謂『唯心論的謬誤』方面，他底第一個理由是說我主張精神也產生物質，理性也產生經驗。這可表明他不承認精神底作用和理性底作用，尤其不知道我說那話在甚麼場合。他一點也不明白物質論與觀念論底分別在於精神底來源，理性底來源，而不在於精神底作用，理性底作用。以精神底作用，理性底作用爲觀念論，「費爾巴哈論」在其第二章之末已經嘲笑過了。張先生何不翻起看一看呢？

他底第二個理由乃完全不明白我對於『物質——觀念——物質』一公式的解說而使然。我說：原始的物質在觀念前，所以是根源。因爲觀念後又有物質，可知『物質——觀念——物質』表明世界是物質底發展，觀念不過此發展過程中的現象而已。這樣地分別根源與現象，是物質論的。誰忘記了『物質存在決定人底活動』呢？那末因此，物質論說明根源，觀念論說明現象，便各有所宜了。張先生不贊成這些並又提出對案，然而沒有充足的根據，所以我亦不用另說甚麼。

他底第三個理由是不懂我說觀念論主張實在爲觀念所產生這一點在原則上無可非難的『在原則上』四個字。解說一句。觀念論主張實在爲觀念所產生的實在是原始的實在，我不贊同，但若實在不是具體地指原始的實在而抽象地說，那可贊同，因爲在一切實在（即原始的實在與派生的實在）中確有爲觀念所產生的在。所以他說我『盲然地承認』觀念論，乃是他不理解『在原則上』四個字之所使然。

他底第四個理由，是他只知道存在與思維同一是黑格爾底原則而不知道這亦是新物質論者底原則。前者說思維外化爲存在，後者說存在內化爲思維，不都以存在與思維同一爲原則嗎？張先生縱不理解這點，難道理觀念論的辯證法顚倒爲物質論的辯證法之所謂『顚倒』二字也沒有聽過嗎？假使他們不以存在與思維同一爲基礎，何能顚倒？那末承認這個原則就是觀念論的根據又在甚麼地方呢？

他底第五個理由是他不知道承認客觀世界爲人類實踐底結果是新物質論所以異於舊物質論的所在。他沒有理解「費爾巴哈論綱」第一句話。他對於客觀世界只在客觀或直觀底形式下觀察，而不看做人類的感性活動、實踐顯然是觀照的物質論、機械的物質論。這不於「費爾巴哈論綱」底要點有所未知嗎？

他底第六個理由是他對於我底話沒有看懂。我在「哲學問題」二二八頁上說的，只表明名目論與實在論一就認識論而說，一就本體論而說，二者場合不同沒有矛盾，然而並不會有承認在本體論上共相實在，個體不實在……的意思。所以『向觀念論投降』云云，乃是他底揑造，張先生何不從二二八頁繼續看到二三四頁去呢？

他底第七個理由是說物質非共相。殊不知共相與個體乃是普遍與特殊底別名，因此不能僅把共相作『普遍的形式』解。共相只是含於特殊的個體內的普遍的東西。一切物內均含有物質，所以物質也是共相。若因此而把物質論看作『抽象的物質論』，只知物質是原子，電子，顯然沒有明白物質論者之所謂物質究作何解。「物質論與經驗批判論」指明物質是作用於感官的東西。「自然辯證法」指明物質是概念（中譯本一五七頁）。所

以並不僅我底物質論纔是『抽象的物質論』呀！

至於說我『爲宗教張目』的話，以後談及，這裏不說。

三

在所謂『機械論的謬誤』方面，他批評我的第一點，是說我不該說辨證論是機械底一種。在這裏，我們一看就明白他只知道與辯證論對立的機械論而不知道與目的論對立的機械論。我說辯證論是機械論底一種，乃在後一場合，意即辯證論不是目的論。所以他底批評是他自己不了解的表示。這裏我要附帶指出的，是他不明白否定之否定即爲正反合三段式之別名一事。

他批評我底第二點，是說我不知道價值與事實底對立。其實他沒有注意我把價值與事實統一在於批評那些把價值與事實絕對分離的哲學家時。換一句話，在我說話的場合，是應該喚起人注意它們底統一的。只有明白說話的場合纔是辯證論者。如果不問場合見人家說統一就以對立駁之，見人家說對立就以統一駁之，那是在弄詭辯，並不是在使用辯證法。這一點請張先生注意。

他批評我的第三點，是說「哲學問題」『全部只是公式之堆積』。但對於我在那書後面所說的公式問題，只有一句話說我『實在不了解科學之精義與馬氏經濟學之性質』爲甚麼呢？半個字都沒有說出。於是他一點力也不費地就把我批評過的舊話重行提出了。這不是太獨斷了一點嗎？

四

在所謂『哲學消滅論之謬誤』方面，對於『哲學與科學之合』，他說

『恩格斯並沒有講過哲學消滅的話』。其實恩格斯在「反丟林論」和「費爾巴哈論」上講過幾次。我曾引述過多回。近且在我底近著『「費爾巴哈論綱」研究』(七月底出版)上一一舉出，分類舉出。他底否認，不惟證明他有意遺忘，而且證明他根本不理解「費爾巴哈論」表明了甚麼這一回事。他一口咬定我底哲學消滅論與蘇俄底機械論思想相關，但對於我在「哲學到何處去」上提出的駁議（二二六至二二七頁），一聲不響。這不又太獨斷了一點嗎？

對於『三種智識體裁』，第一他不懂得說宗教是一種智識是一回事，說宗教是一種錯誤的智識又是一回事。他否認宗教是智識，乃是他沒有讀過「神聖家庭」所使然。這只要一看我底『「費爾巴哈論綱」研究』便可明白。至於以哲學與科學底互相滲透來否認其在歷史上的分立，是既昧於歷史，又昧於分類，乃十足地不理解辯證法的表示。黑格爾雖注意科學，而辯證法卻爲其思維之結果。哲學家在哲學底獨特的研究體裁時，確能發現眞理。假使張先生讀過了「反丟林論」舊序，怕不致於這樣說吧。

對於『哲學與玄學』，他以爲我把它們弄混同了。理由就是把我底哲學定義看作玄學定義。其實他不知道玄學原屬於哲學或爲哲學底別名，它底特徵包含在哲學內。所以玄學的哲學即爲本義的哲學。科學的哲學，如新物質論，則已經是科學的理論了，並不是本義的哲學。這正同神學的哲學之雖爲哲學而實非本義的哲學一樣。

對於『名詞』，他把科學的理論與哲學看成同樣的東西，沒有明白哲學——從來的哲學，與科學相對而言的哲學——不僅是純粹理論，第一原

理，並且是不依伴科學，用哲學方法單獨探究世界底本體和根源等等而得的結論。至於新物質論這由哲學來又變爲科學之所產的東西，究是何種性質，我在「費爾巴哈論綱」研究」上曾有詳細的說明，這裏不再說甚麼。

對於『哲學之當前的任務』，他把我論物質論底研究方法當作論物質論底當前任務看待，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至於他一方面說『新哲學是行動底指導』，一方面又不承認列寧階段底特徵爲政治學，策略學，那末張先生，你所了解的『新哲學在實踐上的作用之意義』究竟爲何？難道就是列寧『對於宇宙論，知識論都有貢獻』的貢獻嗎？如果說是，請你把這些貢獻告訴我一下，因爲我在斯大林底名著「列寧主義底理論與實際」中沒有見到。

對於『思維科學』，他說是已然的事實，用不着我來研究它了。說成立也是『夢囈』。但第一，我所舉的思維科學很多部門，張先生既沒有否認，那就有很多有待於成立。如果說是已成立了，便望張先生告訴我始於何時何人，內容怎樣。張先生所舉出的還是我所舉出的論理學與數學。但張先生以爲說這些是思維科學都用不着我。我說這些在舊的觀點籠罩下沒有人認作思維科學，張先生亦以爲是『夢囈』。那末我就請張先生把這些在我以前就被人稱爲思維科學——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鼎足而立的思維科學——一的事實告訴我吧。至於他把我說科學底發展是由自然科學而社會科學而思維科學的必然順序斥爲『謊言』，並沒有理由，完全是一個獨斷，恕我不理。這個必然順序是正反合三段式的，以及文化學不是社會科學，均在將寫的「思維科學概論」中答覆。至於說思維現象就是認識現象，顯然是在說明思維在現象中的特徵，並非就那與感覺對立時的思維而言。張先生不注意現象二字，而以未言感覺之故指爲觀念論，是不對的。一句話有一句話底意義，一句話底場合。隨便誤解，乃是不懂辯證法或沒有理解力的證明。

五

在所謂『哲學抹煞論之謬誤』方面，他不知古典哲學是模式的哲學，更不知道德國古典哲學是古典哲學底模式，因此不理解恩格斯「費爾巴哈論」底意義是指明哲學如何由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而消解於社會科學（社會的物質論）之中這一回事。張先生看不出來這點，難道對於那書中明白說一般的哲學，傳統意義中的哲學隨着黑格爾而消滅那些話也沒有看到或沒有理解嗎？如果看到了或理解了，就『把費爾巴哈也算在哲以外』亦不是不可以的事情，驚奇甚麼？

他說二十世紀有很多哲學系統，究竟這些系統有多大，是否眞正能離開科學而單獨建立，比之黑格爾及其以前的大哲學家如何，都是問題。我對張先生所說，可以看出他還沒有懂得我說的創立系統是甚麼意思。老實說，就是柏格森底哲學也不能說是離開科學而創立的，他底系統根本也不能與古典哲學家比擬。

我在張先生提出「新的綜合哲學」之前發表了我底「哲學問題」和「哲學到何處去」，實在有「敢於妄說的胆量」，應受申斥。新之一字，只有張先生纔可以用。我還要去加一個創字，未免『敢於妄說』了。這只有請張先生息怒，原諒小子一下，以後再不敢了。

依然來一個『最後』的『指明』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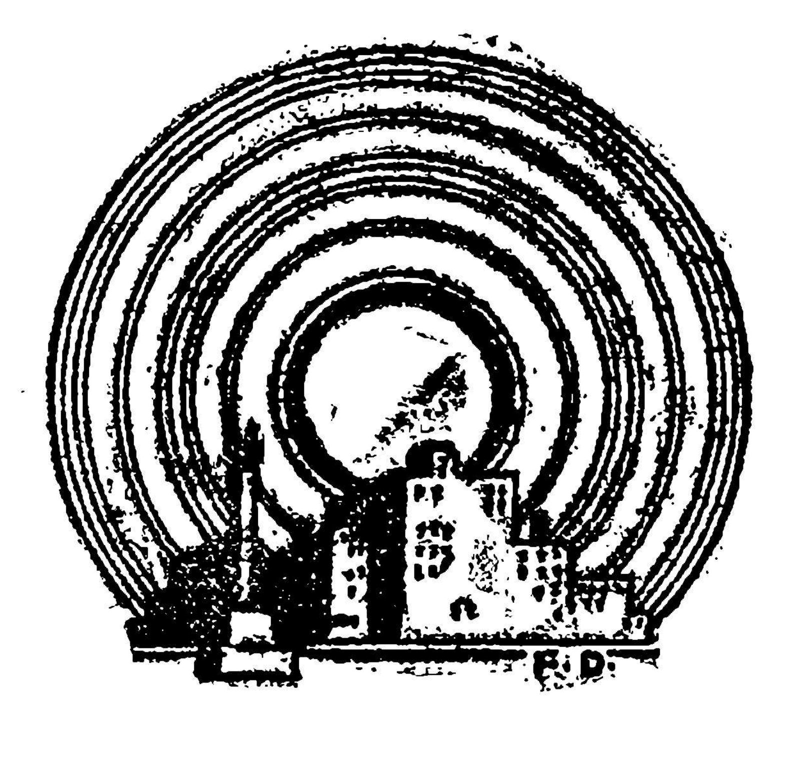
第一，我明明白白說哲學問題是這些問題：『(一)現象底本體是物質嗎抑是精神(或觀念)?……(二)人是自然的嗎抑是人類的(即人本的)?……(三)認識根據經驗嗎抑根據理性?……』(「哲學問題」三頁)而張先生却以爲我『把哲學問題由現實的實在問題降爲書本上的問題了』；把哲學問題由活潑潑的事實問題消解爲哲學史上爭論的問題了』，不顯然錯誤嗎?只有張先生纔把哲學史上爭論的問題看成書本上的而非實在的事實問題吧。

我沒有討論時間，空間，社會與個人等，乃是張先生根本不明白哲學問題底特徵而把它看成一切智識底問題的緣故。此外的細節目，讓他去批評吧。無聊的話和抽象的話（如『粗疏草率』云云）也不必答覆。

末了我要談的，是我曾斷言張先生不解辯證的綜合而流於折衷調和一點。這，我不舉別的事實，只問問張先生：把物質論，觀念論，解析法三者拿來綜合，是辯證的嗎?辯證的綜合只綜合兩者而且是在發展歷程中對立的兩者。你綜合三者的辯證性在那裏?凡綜合兩者以上，又是有理論內容的，則所謂綜合，即時下在歷史學，社會學……中的綜合派底綜合，這就帶有調和，折衷底性質了。你底綜合，恰恰像這樣，不是折衷、調和是甚麼?

我們對於一個學派底理論研究，當根據於它底邏輯並印證以它底文獻。要批評一個意見是否合於那學派底理論，亦當以這兩者爲標準。張先生在研究上和批評上都不會注意於這兩者，而與時下論壇中所謂新物質論者——通俗化者一樣，不管邏輯和文獻，隨便想，隨便說，殊覺可惜！望張先生在寫「沉思錄」時注意注意。否則費時雖多，是沒有用處的。

一九三六，七，一一。





外論介紹

西報眼中之中國完整觀

Erosion

上海字林西報十六日社評

自中國目下之情形以觀，實呈出一種新趨勢，此點蔣介石及其批評者必能一致承認之。中國統制下之領土，正在急轉直下中被外人蠶食。中國國內政治領袖對於基本問題，意見不能一致，因之想盡方法，亦無術使此蠶食停止。中央政府坐視此等情形開展而不思補救，當已飽受批評。然當局固可以反詰批評者曰：國土四分五裂，政令不能統一，夫誰能制止此蠶食之進展？不過蔣介石在二中全會之演說，實大有裨於現勢之考慮。代表成信設黨員能達成其外交政策之一致，則政府必決定保持其領土之完整。證以過去五年事態之演化，此問題確已近在眉睫。一九三〇年國民政府曾戰勝北方而將內戰作一結束。在當時中國政治似已得到絕大的調協。張學良已立於蔣介石之同一方向，且中國之領土在彼時亦甚完整。但在一九三二年西南政委會忽又脫離中央。而彼時事變，實九一八事變之前奏，國際情勢縱極複雜，而該事變遂造成「滿洲國」之成立，關外四省全歸日人掌握。

六月後一二八事變繼起。其結果致使淞滬一帶之中國主權減削，而公共租界之穩固亦被動搖。最近事實之表現，更明白顯示：中國政府之權威，幾不敵一日本中將或其他日政府之發言人。熱河被吞併，塘沽協定成立，然後冀東又發現由日本指導之偽組織。居北平者對此漸已司空見慣矣。中央政府在容忍政策之下，借冀察政委會之名義以保守其在陰影中之統治權。韓復榘能在山東毅然保持其獨立，實甚可感，彼能與當地日外交家和平周旋，絕不肯稍露其鋒芒。山西情形亦大概類是。同時蔣介石於其軍事計劃之外，復以經濟手段的改革補充之。並將贛南之共匪解決，而驅之作一圓形路綫，由湘，黔，滇，川，抵達甘肅，轉向之山西境內。共黨赤化江西之希望終由福建叛變之迅速剿平而打成粉碎。剿共勝利之結果建立中央政府與川滇黔較進一步之接近，惟廣西之反抗中央，亦實由此種情形而造成。共黨仍企圖避去中央之壓迫，而在滇黔川邊境保持一堡壘。同時中央在閩獲得統治權，反使日本之特殊利益益為穩固。

由於濱海附近之劃作非武裝地帶，而歸入日本之統治，以及台灣日衛戍軍能就近獲得海軍之後援，而使閩省地方當局不得不聽從彼方之指揮：職此二因，華北之受蠶食乃益得勢。據本報（字林西報）接閩建通信，海關方面，已斤斤於台灣利益之是顧。自台灣開出之船隻，可以不張旗幟，任意在閩海面行駛，絕不負檢查之義務。在此等混沌情形之下，中國防海船隻反有被誣為海盜之危險，於是台灣走私船舶，藉外國海軍之保護，乃得通行一世。事態演化，愈出愈奇，至此眞令人莫可思議矣。華北走私，亦有加無已，因華北幅員之廣大，較台灣尤足為慮，而其結果，必致影響及於關稅稅率。福建嚴重情形之開展，由於政治方面者實較經濟方面者為多。試舉一例，走私活躍之結果，厦門民衆反獲得不少的利益。而為彼等害者，則為毒物之運入，（特別為海洛因），同時日人入境者日多，尤能造成當地之恐怖。閩省報紙對於日人入口之增加，曾表示其抗議。彼等之抗議固有其理由：蓋日人屢持釣魚竿前來，而該地並非行釣之地也。自此點上以觀，彼等抗議寧非聰明之舉？然而中國領土之蠶食固日進無已，蔣介石將軍之所以大聲呼籲眞正團結與全國一致合作者，良有以也。（西夷）

英國新外交政策

Towards a New Policy

倫敦泰晤士報六月二十四日社評

六月二十三日英國下院辯論外交問題，反對黨工黨領袖阿特里指責政府對義實施制裁，根本即無誠意，提出不信任政府案，結果以三八四票對二七〇票否決。次日泰晤士報著論為英政府辯解。近年英國外交多採彌縫政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故常瀆失利。茲介紹其要旨如次。

英國政府昨晚毫無困難否決勞工黨提案，政府對於反對對義實行無限期經濟壓迫，已有充分解釋，雖然多數人士對此不能同意，但全國對於內閣決議卻不能不予接受。此地應指陳者，即如欲國聯經濟干涉獲得成功，必須有一部會員共同準備採取軍事行動作後盾，缺乏此種措施，即使制裁步驟破壞，而由亞比西尼亞自己去抵抗了。英國一部閣員的演說，尤其昨日西門的演說，應受西錫爾爵士的警告，即「我們不能離開戰爭危險，即可逃避戰爭」。

英國並非消極。國聯終止努力制裁，遺下一大缺欠，用什麼方法來補葺呢？這是判斷制裁的問題。阿特里的質問不僅是關切過去，尤其關切未來。國聯雖未能以共同行動証明侵略並獲不到代價，英國有合理信念的人也堅絕反對援助侵略獲得代價。已經未能制止的事情，英國勿需予以促進。英國與國聯既然解除抵抗的責任，應當代以規避。英國政府人民或任何國聯會員國如援助墨索里尼實行其侵略任務，將予國聯一嚴重傷害。現在旁處仍有積極行動的機會。孟特婁會議中討論地中海未來關係，不能漠視地中海為國際交通孔道的安全。對於地中海要求有自由通行之權的各國，利害實又一致。艾頓對地中海某數國家已有保證，已闡明此種需要了。英埃永久條約，亦在保證地中海的貿易，這完全在英國政治家的掌握之中。

英國的利益在於國際互賴及合作。英國外交政策的目的亦即在此。英國閣員討論改造國聯及重行確定集體安全界說時，實際就是解釋制止歐洲分裂的整個問題。當然英國應該確定他對於國聯的誓言。英國政策應該聲明，英國對於各地的侵畧不能漠視，在某種區域英國將立即予以軍事援助

，在其他區域英國可以自由斷定是否與以援助。追求集體安全必須予以推廣，孤立沒有安全，所以集體安全也沒有別的方式。對於國聯僅作有限制的誓言，對於安全絕不是眞的貢獻。國聯不是一個抽象的機關，而是由各國組織成功的，所以國聯的行動要看各國願否及能否採取這種行動。僅有委員會從事研究，對於國聯不能有什麼增加。是以國聯有無效力首先要看組成這個機關是什麼國家。自英國能推動國聯一點看來，改造國聯幾乎完全要看英國在歐陸外交的目的。本報昨日有位讀者投函，已答覆了這個問題。法德分裂使制裁政策崩潰，除非法德問題解決，不能樹立可以建功立業的國聯。

這是英國大部輿論要求英國政府制止這種分裂的眞象。希忘拉原來提議的談判，中間不能允有外交阻碍。在這方面雖然此種會商有若干阻碍，但不能制止公衆的要求。但在目前，障碍不在倫敦而在柏林。如果德國再行遲延，英國即不得不推斷其態度了。現時一切改造國聯的發展全在德國，英國對於國聯的政策即取決於此。如果德國不願負這種責任，世界各國可以知道德國的立場，安全問題必須採取旁的路線了。（季廉）

英國親德的新傾向

Ferdinand Kuhn Jr.著

Britain Shifts her Ground

New York Times, June 21, 1936

英國會六月十八日辯論會中所表現的外交政策，叫它作對於一個破壞條約國的投降，對於另一個的獻媚，想也不爲寃屈。看英首相包爾溫和外長艾頓在下院中的宣言，已經公然地承認了對義的屈服，而他們對德的便容在包爾溫的言詞中，也可以明顯地看出。包氏說，「希忘拉告訴我們他願意和平，倘使有人對我這樣講，我是很願意試他一試的。」

當英德海軍協定成立恰正一年以後，英首相又作這種聲明，眞是很巧。英方想借用海軍協定收買德國的歡心，讓他能够安靜。我們推論一下，預料英國在未來若干月中，還是要這樣做的。

一位善於推想的觀察家，對於包爾溫的演詞，或許要認做英德諒解的起點，這是法俄所深懼，而爲國社黨當局所熱切希冀的。德國或將給英國一個不侵擾西歐的担保，而自由地向東歐發展，去對付蘇俄。英國有許多保守黨對於這種觀念是極端歡迎的。足以左右包爾溫的英國大地主和工業家很願意看見德國侵略蘇俄的野心的實現。英國很想知道，要德國不侵犯大英帝國，應當出什麼代價。

倫敦泰晤士報六月十九日的社評裏，曾經這樣說過：「現在的機會是在英德兩國的手中，在四十年前，有同樣的機會是被拒絕了，但是那並不是英國的過處，此舉的結果，曾影響到世界。現在再有任何方面拒絕這第二次的機會，必須要想到前車之鑒。凡是一個國家的意向，是不能從紙上盤詰得來的，我們也不能用公開的担保作爲召集會議的前提。惟有在會議裏面，方才能够証明英德兩國對於世界問題的目的，有無根本的衝突。」泰晤士報的這段評論，很可以代表英國保守黨的一部的態度。

凡是疑心英德間有什麼諒解的人們，對於這種論調是不能無疑的。聽說在六月十九日英外長艾頓所發表的演詞裏，有許多詆責德國的話，是被包爾溫刪掉了。艾頓的演詞裏邊，本想詆責德國不答覆英國的問題表，但是包爾溫却不願意有這種表示。我們從包爾溫的這種舉動上，很容易看出

英國的政策。包爾溫相信，一味的詆責德國是無用的，雖然還有顧問們堅勸他，惟有用這種方法，方才可以使得國社黨了解。不過據包爾溫的感想，却以爲德國自從一九一九年以來所受到的恐嚇和詆責太多了，這種辦法的影響，惟有增加國社黨的狂燄。他相信德國有一種心理上的毛病，所以必須用一些平和諒解的方法去治療她，讓她恢復正常的健康。

在今後數月中，英國的政策雖然似有親德的傾向，但是法俄兩國對於英德諒解一層，却可以不必担心。從種種方面觀察，德國的要價一定太高。德國對於她的空軍，除非達到和法俄兩國的力量對等，她是不肯加以限制的。他們還想要求恢復殖民地，這點英國也不能許可。在目前，英國官方的演詞和外交的文件是不至於給德方以刺激的。英國將要竭力的給德國一個機會。雖然法方要感覺到許多不安，但是英國仍然還要盡力的容忍下去，試一試希忒拉是否眞有和平的志願。(歷樵)

叛變前夕的西班牙　William P Carney著

Spain Is Swept by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1, 1936

在二月大選以後，現任西班牙大總統亞柴那曾經說過，這次『人民前線』黨的勝利，並不是對二年來大權在握的保守黨一種政治上的報復。假使這個諾言能够保持不渝的話，無疑地，西班牙可以暫時平靖，不致再有任何流血發生。

不過，一般激烈份子，仍利用勝利機會，堅持他們的政策，例如攻擊教堂，個人，及私人財產等；同時，並要求對於壓迫一九三四年十月 Asturias 的社會黨礦工及 Catalonia 的分離派革命的軍官及公務員，加以嚴重的懲罰。據天主教反對黨領袖羅伯爾斯 Jose' Maria Gil Robles 在國會宣稱，自二月大選起，在變亂中被殺之西班牙人，已有二百六十九人，天主教堂完全被焚者一百六十所，天主教廟宇，尼庵，及學校之部分被焚者，亦有二百五十一所。同時，罷工及普羅羣衆之游行示威等，更是數見不鮮。總理奎羅加 Quiroga，對於上面的統計報告，並未加以辯詰，他祇聲明那些罷工及工人衝突，完全由於『法西斯』僱主聯合會的倔强的態度而起。而同時工人方面，因爲互爭全國同業聯盟運動的霸權，社會黨，共產黨，工團黨也時起爭端，互相殘殺，故去統一工人陣線，共同建立普羅規律之期，仍很遙遠。

還有，社會黨本身，也呈分裂的情形。勃里多 Indalecio Prieto 領導下的一派，反對暴動，主張與左翼民主黨合作。而卡巴勒羅 Francisco Largo Caballero領導下的同業聯合會份子，却主張與共產黨及工團黨切實聯合，推翻資本主義。

西班牙的勞資衝突，政治的成分多，經濟的成分少。一般工人領袖，他們的活動，都是爲他們自己及政治野心着想。而一般僱主，爲自私自利起見，則又多將政治與經濟混而爲一。不過，無論如何，這兩種人總還是少數，所以祇有强有力的政府，就可以加以統制。

Ahora 報的社評曾經這樣說：『今日政府，對於勞資間衝突，必須居中調停。且爲保護國家利益起見，勞資兩方，對於調停結果及解決辦法，亦必須接受。不過，政府方面決不會强迫僱主，給付工資，而使其有破産之虞。』

國會保守黨領袖文杜薩 Juan Ventosa ，也曾經說過：『如果政府下

能維持法律及命令的尊嚴，那末，他總有一天，會被那班主張政府須有實力的人推翻。目前政府，完全在維持「人民前線」黨。因為這次大選，「人民前線」黨之所以獲勝，全靠那班急進黨人的幫忙，如果政府現在不顧全「人民前線」黨，就恐怕得罪那班急進黨人。唯其如此，所以政府對於解決勞資衝突，就不得不受到相當的阻碍了。（蔭恩）

人民戰線的發展

鈴木東民著

日本「改造」七月分

自從法國與西班牙的「人民戰線」得到勝利之後，給與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團體以很大的刺戟與衝動，而日本近來「結成人民戰線」的議論，也如雨後春筍，逐漸抬起頭來了。這也是防禦法西斯主義進攻的應有的現象，玆紹介鈴木東民一篇文章的大意，以供讀者認識這一種的世界新思潮。

法國與西班牙「人民戰線」的勝利，使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知道了如何與法西斯主義鬥爭，認識了自已力量之強大。數年來因經濟恐慌之深刻化，在法國的民間，增加了不滿與不安，所以激成了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對於現有政治組織的反抗。但是他們不像德國，完全投往法西斯主義的陣營中，因為他們第一有傳統的自由主義思想。以大衆的流血得來的大革命精神，向為法國國民的政治基礎。第二他們由德國得到不少教訓。就是德國的法西斯政權，雖然成立了，但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狀態並未改善，仍與既成政黨的本質相同，完全在保全大資本家與貴族的利益。第三，法國的法西斯主義與無產階級之間，並無結合。希忒拉的法西斯主義是以下層為基礎，而法國的羅克上校的法西斯主義，則是以上層出發。希忒拉雖是表側，他却自命為無產階級，其黨的名稱，也在「德國國民」之下，加以「社會主義者勞動黨」幾個字，他一方與大資本家及貴族結合，而一方又能抓着勞動者與農民階級，而羅克上校則完全與之相反，其政治勢力所及，至多不過在軍官式中產階級之間，完全沒有勞動者與農民加入，第四，法國的法西斯主義沒有可以把握民衆之心的悲痛標語，如「賠償的枷鎖」，「領土的分割」，「殖民地的喪失」，「軍備的限制」等。第五，法國的法西斯主義還犯一種重大過失，就是與反動的既成政黨相勾結。法德一般民衆，對於右翼政黨，排擊頗烈，而羅克上校竟去與之勾結，此實法國法西斯主義的致命傷。

此外還有使法國「人民戰線」團結成功的原因，就是得到德國無產階級失敗的教訓。德國的共產黨，對於國社黨的攻勢，曾向社會民主黨提議結成統一戰線，但是社會民主黨的幹部，深恐其黨員之被吸收，不敢同意，後來卒為希忒拉所乘。自由主義者，初亦大受國社黨之利用，後來亦卒供他們恐怖主義的犧牲。所以法國的無產階級與自由主義者，都知道此種危險，而積極參加統一戰線。而共產黨亦有鑑於德國的經驗，努力設法想使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小資產階級團結而與法西斯主義鬥爭，極力避免理論，而採取現實的戰術，故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的人民戰線大示威，曾有多數的小商人，手工業者，智識階級參加。所以法國無產階級，以人民戰線為基礎而成立的現內閣，可以說是對法西斯主義作決定鬥爭的階段。

西班牙「人民戰線」之結成，自然很受法國的影響，而法西斯主義各黨間的不統一，也是一種原因。

法國人民戰線的成立，給與日本也有很大的刺戟，勞動組合的合併與

讓選舉時無產政黨戰線的統一，都是這種刺戟的反映。在日本智識階級間，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攻勢，也在高唱文化之擁護與勞動者農民的結合，雖然尚未有顯明的形態表現出來，但確實已感覺有結成反法西斯主義戰線的必要，不過日本的無產政黨勢力太微弱了，勞動者與農民間，也沒有鞏固的組織，這是日本在結成人民戰線時的缺點。不過無產階級與法西斯主義在本質上是相反的，並且日本的民衆，由義大利與德國的先例看來，已認識了法西斯主義的正體，又受到法國與西班牙人民戰線勝利的激勵，所以此後必將運用種種方法以克服其不利的條件，打破前進的障碍，而準備與法西斯主義作決定的鬥爭的。(子修)

奧國政爭的內幕

E, Benedikt著

The Situation in Austr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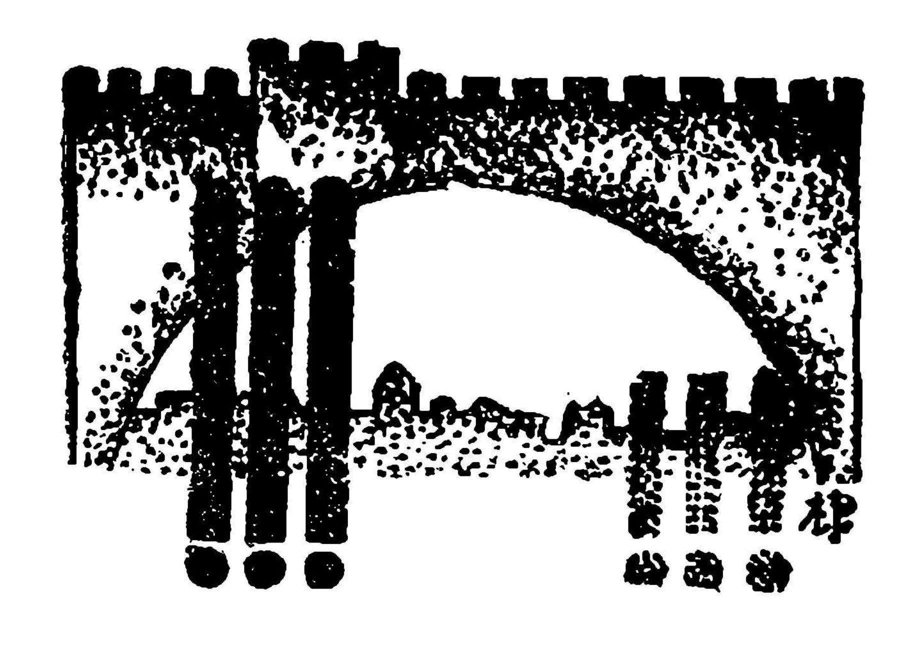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July,1936

五月奧政府改組，內衛團領袖史泰漢堡下野，總理舒斯尼格大權獨攬。舒史二氏的鬥爭是主義的不同呢？還是個人權利的衝突呢？作者在本文中會論到二人衝突的情形，似可供參考。

就個人性格來說，舒氏非常嚴肅，而勤勞不倦；史氏比較浮動而浪漫，他是一個漂亮的交際家，運動家，演說家，但作一個政治家，能力似嫌不足。這種個性的不同已足使兩人分道揚鑣，而政治行動上兩人更不能合作。這可舉幾件事實來証明：當舒氏到捷克首都布來格時，原欲和小協約國謀得妥協，此時史氏忽然提出小協約國最怕聽，最反對的奧皇室復辟問題，捷克當局大爲驚異，舒氏也覺得難堪。史氏又不滿意公益部長道布萊茲伯博士(Dr.Dobresberger) 的政策，因爲史氏的主張根本不容許些微民治精神的表露，至於鮑爾希維主義的傾向更不能令其萌芽。後來經過解散非正式軍事團體的爭執，內衛團與自由團 Freiheitsbund 的遊行衝突，和義國宣布併亞後，史氏電賀墨索里尼，引起英法諸國的强硬抗議，於是二人的衝突遂達最高點而決裂了。

關於解散內衛團等非正式軍事團體，另組民兵事，奧政府在半年前便已決定。因爲維持這種團體需要巨大的經費，政府和私人捐助，早已感到困難，而且彼此的爭鬥更非奧國之福。奧當局決定倣照義大利的辦法，組織民兵，史泰漢堡便是作此主張最力的一人。前副總理費大佐沒有立即表示贊同，因而爲史氏所不滿。但是最令人驚異的是史氏忽又變卦，甚至於在內閣改組前不久說，除非我死了，內衛團不能被解散。這頗可表示史氏信仰主張的不能一貫。但舒氏還是忍耐下去，埋頭實行他的政策，如國防計劃，强迫兵役制，解散衝鋒團(Sturnscharen) 等，都先後實現。結果一切非正式的軍事組織都成贅瘤，並給內衛團一個榜樣。

然而使舒氏不能再忍耐下去，不能不改組內閣，除去史氏的原因，是墨索里尼，宣布合併亞國，義王兼爲亞帝時，史氏去電道賀，電中有「日內瓦的僞善」(Genevese Hypocrisy)的話，並對所有民治國家，大加攻擊。史氏自以爲這不過是個人私事，但英，法，羅馬尼亞各國則認爲有重大意義，因向奧外部提出抗議。此事引起奧政府的惡感，立即變成內閣的危機。內閣會議澈夜舉行，決定改組內閣，新閣在次日早晨便告成立。此時舒氏的權力壓倒一切，閣議時無人表示反對，史氏被擯後，內衛團有數人仍繼任閣員，其中之一，巴倫菲爾(Baar-Baarenfels) 且任副總理。內衛團的首領們接受史氏的宣言，對於奧政府仍表示忠誠。墨索里尼也鄭重的對舒氏聲明他的信任和友誼，於是一幕複雜而危險的政變竟平安的渡過，而且成功了。(牽生)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起
至二十五年七月廿一日止

粵局之解決，爲本週第一大事。此外冀察問題，亦有顯著之發展。王克敏對冀察政會常會主席，雖尚謙辭，而各方催望甚殷，勢必出馬，關於經濟之開發一點，兩國觀點，似漸趨一致，政委會之改善組織，增設常委會，殆即爲適應此工作。走私問題，雖仍猖獗，但以漫無限制，奸商亦漸覺不支。因此華北之若干私貨市場，近亦漸呈冷落。

國際大事，首爲蒙德婁會已得有結果，蘇俄之提案，業經通過，地中海新約亦已草竣，此後地中海問題，當可告一段落，而近東一帶，亦可步入小康之局面。西班牙叛亂突起，影響滋大，雖官方宣稱業已解決，實則問題恐不如是簡單，至少其法西斯與急進兩思想潛伏之衝突，未能因此稍減，則危機仍在，羅約國會議時，則迄尚在折衝商洽中。

國內

進行調整冀察經濟

自王克敏一度北上後，中日兩國朝野視點，似均注意於冀察經濟之開發，認爲此問題，苟能在平等互惠原則下，進行有成績，則間接促進兩國關係甚大，即走私問題，亦可得一解決之途徑。現政委會已努力於此。第一步即充實政會組織增加該會效力，大約爲王克敏能再度北上，則此事即可步入具體之途徑矣。

有田外相重要談話

中央社記者十九日下午，訪日外相有田於外務省，談話約半小時。中國新聞記者訪晤日本外相，尚以此爲嚆矢。記者投刺後，即蒙延見。先由記者致感謝之意，並告以來日任務，嗣即詢其關於調整中日關係之態度。有田答稱：渠對張外長在二中全會席上所作外交報告，完全同意，中日關係應作基本調整，自屬無疑。惟茲事經緯萬端，自難一蹴而就，殆非經長期之忍耐不可，渠對此事，關切尤甚，蓋自被派駐華大使以後，迄於升任外相，無時不於此致其努力也。記者又詢，目下兩國若干方面，頗有以爲與其先就原則上討論，轉不如即行折衝具體問題，易集調整之功，未知外相意見若何？有田答稱：各項基本重大問題，既需較久時間及忍耐方

可解決，故此時試行解決各項懸案，實爲極端需要，此爲本人不變之對華方針，前已言之矣。記者又詢中國輿論，認爲中日關係之調整，應以互尊雙方之國權平等爲基礎，外相意見若何，有田答稱，誠然，渠亦深信惟有若是，兩國之眞正睦誼，乃可確締。記者復詢中國之統一有力政府，有利於將來中日關係，此點外相以爲然否？有田答稱：然，記者又詢其對兩廣事件之意見，有田稱：此乃中國內部問題，渠未能有所表示，但如有反日活動，則日政府不能忽視，記者嗣談及冀察政委會內部現有改組，王克敏氏加入任職，並詢以冀東組織是否足以阻碍冀察政委會之施政進行。有田答稱：此又爲中國內政，惟冀東組織係由于當時之需要，如現在已無需要，自可取消。記者詢日本對王克敏氏之希望若何。有田坦白答稱，日本之希望有二：第一，勿將華北作爲抗日之根據地。第二，使華北與日本及滿洲發生密切之經濟聯繫。有田對蔣委員長在二中會中之報告未加批評，謂渠僅於報章上獲讀大概，尚無暇研究其內容云。

宋哲元談華北經濟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會見日本記者團；發表重要談話云：欲實現中日經濟提携，人心之安定爲絕對必要，余以爲無論何時，須使雙方有眞正親善之深刻印象，且往返頻繁，先謀感情上之融和，經濟提携始有實現之可能。余對於華北之經濟振興，期望日本强有力之援助，開發華北經濟最有望者，爲礦山事業，其中能實現者爲平綏宣化地方之鐵礦，此事目下正由中日雙方進行研究。交通建設爲經濟開發之基礎，故鐵道建設刻不容緩，因此務必實現敷設華北經濟幹線之滄石鐵道，目下正進行準備。惟經濟提携問題，須負責者得人，故必愼重人選，王克敏之再度北上，必能於此方面開一活路，即冀察政委之補强擴大，亦須特王氏北上，方能決定，余央俟執行機關確立，於經濟，文化各方面，實現中日提携云云。

松室希望經濟合作

日本駐北駐軍特務機關長松室，十七日在此與各外報記者，討論中國問題時，曾發言云，日本在華北之目的，乃欲援助華人在此建設誠實幹練之政府。彼個人之意，對於純粹軍事之行政機關，頗爲反對云，或詢以華北現政府，是否歡迎日本對於經濟發展上，加入合作。松室答稱，此項官吏，有贊成者，亦有反對者，惟日人希望能勸導中國各當局，明瞭此間合作，實爲中國人民之利益云。又有人提出問題，謂日本是否欲使華北及蒙古兩地，成爲日俄間之緩衝地帶。松室答曰，日本之力量，足與蘇俄直接周旋，正無庸需助於緩衝地帶云。

日本國內輿論一斑

朝日新聞十七晨社論，切望中日雙方對中日關係之調整，先就具體及可以成功之種種問題，加以討論，如華北經濟資源之開拓，貿易之擴展，及稅率之減低等等，蓋此種問題亟需迅速解決，如雙方具有誠意，則解決之途，殆不在遠，且此種種問題，若能解決其一，則中日外交上之陰霾，即可現一線光明，該報又稱就二中全會之成功觀之，可見中國內部之團結，已使國民政府之外交地位大見鞏固，故希望國民政府能努力改善現狀，至對日本方面，亦希望其勿再失去時機，而即提出具體問題，開始談判云，該報此項社論，可見日本輿論之一斑。

察北綏東形勢仍惡

察北綏東方面，近來情形甚爲各方所注意，聞察北結集僞自治軍甚夥，大青溝尙義等處，均爲匪部駐在地，大抵熱河察哈爾舊有土匪多被收編，素質雖惡，但新武器頗不少，甚至飛機坦克車亦有之，故前途極可注意。惟綏東截至目前，地方頗屬安謐，特某方飛機，不時飛至綏境，人心不免憂懼。茲調査本月間飛機入境情形，列表如下。

時間	地點	來去方向	盤繞情形附註
七日下午三時	平地泉	西南來東去	城上繞一週
八日土午九時	平地泉	東來東北去	繞兩週
九日上午十時	平地泉	東來東北去	繞兩週
九日上午六時	豐鎭	東南來西北去	繞一週後向北山東山轉二週
九日上午十一時	綏遠	東來西去	城上繞三週 灰身黃翅白尾
十四日上午九時	平地泉	東來東南去	繞八週約四十五分

十四日上午一時　綏遠　東北來　東南去　繞五週約二十分　灰身黃翅白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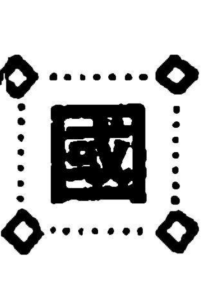
九日下午五時　北陶思浩村（白塔站西北廿里）　綏遠來　有日人三名，以修機爲名，降落一小時後向東北大青山飛去，

又包頭方面某方設有「出張所」，每星期有定期飛機由天津飛至，並由包飛寧夏及阿垃善旗降落，聲稱係『交通機』，專爲『特務機關』之用云。

胡漢民靈櫬奉移禮

胡漢民於五月十二日在廣州逝世，本月十三日櫬移上山。胡遺體入殮後，靈櫬即停廣州中山紀念堂，移靈日，海內外代表，兩粵官民，駐粵外賓等三萬餘人，均依時照國葬處規定之地點，集合於紀念堂附近，上午八時，在紀念堂行啓靈禮，中央及各界代表，長官等千餘人，齊站靈前，由李宗仁主禮，情形異常肅穆。其時胡夫人陳淑子，及公子木蘭，嗣子宏成，暨家族等，俯首痛哭，全場頻聞唏噓嗚咽之聲，靈櫬蓋黨國旗，移出紀念堂，由國葬典委及家族恭扶上靈車，車頂亦覆黨國旗，車四圍裝黑色玻璃窗門，內襯白緞窗簾，外垂白絲球，白緞花脊，狀至莊肅，執紼行列，因執紼人數過多，排列需時，直至九時許，始發引就道，其行列如下：總指揮林時清，開道官曾紹恩，第一行列指揮利樹宗，（一）騎兵長官一員，（乘黑馬執旗開道），（二）騎兵二名，（乘黑馬背槍護旗），（三）騎兵二名（乘黑馬背槍分執黨國旗，黨旗在右國旗在左），（四）騎兵二名，（乘黑馬背槍護旗），（五）第一集團軍軍樂隊，（六）騎兵一連，執長矛。第二行列指揮卜雅珊，（一）廣東軍事政治學校軍樂隊，（二）步兵一團，（槍口向下）。第三行列指揮方念祖，（一）第一集團軍艦隊司令部軍樂隊，（二）海軍陸戰隊，（槍口向下），（三）海軍士兵，（槍口向下），（四）空軍掩護兵，（槍口向下）。第四行列指揮饒漢傑，（一）省會公安局軍樂隊，（二）警察隊，（三）警察保安隊，（槍口向下）。第五行列指揮巫琦，（一）勷勤大學軍樂隊，（二）農工商學婦女華僑自由職業團體及代表，（三）外賓，（四）所在地黨政軍機關長官職員國葬典禮處職員，（五）各省市及特別區黨政軍及其他團體代表，（六）憲兵一隊，（槍口向下）。第六行列指揮伍蕃，（一）空軍司令部軍樂隊，（二）中央執監委員國民政府主席或代表暨國府委員各院部會長或代表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三）外國代表，（四）國葬典禮委員，（五）胡故主席親故家族。第七行列指揮鄧剛，（一）市政府銀樂隊，（二）遺像亭，（三）靈車，（四）家族車，（五）憲兵一隊，（槍口向下）。第八行列指揮陳宗範，騎兵一連，持長矛殿後，經過路線，自中山紀念堂啟靈東行，出吉祥路，入惠愛中路，惠愛東路，大東路，北轉東沙路，沙河路，經廣東軍政校前，至獅頭嶺斗文塱墓地。靈櫬過處，沿途男女老少，觀者萬人空巷，備極哀榮，執紼者除外賓及陳濟棠，李宗仁等，行移靈禮畢即退去外，其餘長官，均與各界步行至黃花崗謝緣，然後乘車於下午二時十分護櫬抵達墓地，到各長官及各界代表三千人，其餘則於黃花崗行謁聖禮後，一律退去。

胡墓園位於番禺縣第四區龍眼洞斗文塱，爲沙河分局轄地，距廣州市區約四十里，該山名獅頭嶺，爲胡氏知友現任南海縣長李海雲所購贈，全山平坦，縱橫數里，四面曠朗，綠野在望，清溪環繞，林木蒼翠，現特闢一公路支線，直達墓園，並建二十餘丈大木橋一座，爲臨時應用。該橋接連山脚，橋旁闢廣大停車處，可容汽車六百餘輛。是日橋前路口，蓋搭大牌樓一座，額裝「正氣長存」四字，塋地前面蓋大棚一座，穴旁積新土數丼，四週地面舖松針，此中即奔走革命數十年之胡主席長眠地也。櫬抵墓園後，午後四時行奉移入穴禮，由林雲陔主祭，四時半禮成。各長官代表，遂亦相繼散去。





新海峽公約已草成

自蒙德婁會議於本月六日重行開會以還，英蘇兩國對於各國軍艦在戰時通過海峽一項問題，爭持多日，未獲解決。（按英國提案第十六條主張黑海在戰時，當繼續開放，俾各國軍艦，得以自由通過韃靼納爾與鄔斯博

魯斯兩海峽。蘇聯對于此條，提出修正案，主張苟遇發生戰事，而土耳其為中立國時，則應完全封鎖黑海，但各國所屬軍艦，凡因履行國聯會盟約，採取特殊行動，以對付侵畧國時或因履行區域公約所規定之義務，而土耳其為該公約簽字國之一者，則當准其自由通過。）迨至十五日午後，始由蒙德婁會議，通過蘇聯修正案，而英蘇兩國爭點，遂得一掃而空。從此各國商船不論在戰時或平時，均得自由通過海峽，法國海軍所需煤油，並得取給于蘇聯與羅馬尼亞兩國，而法土兩國或將訂立互助公約，一如法俄互助公約與巴爾幹協商公約之成案，亦未可知，於此足見法蘇羅馬尼亞三國之主張，業已獲得勝利。至在英國，則此次採取妥協態度，甚為各國代表團所稱道。表決之時，羅馬尼亞外長迪杜勒斯庫返國未回，（預料今夜可以抵此）故未投票，日本南斯拉夫兩國雖會向各該政府建議贊成蘇聯主張，但猶欲將蘇聯修正案全文，呈請各該國政府察閱，故均放棄投票權云。

主要爭端業已解決

蘇俄修正案通過之後，主要爭點，已獲解決。至于次要問題，即一，海峽管理委員會存廢問題。二，各國飛機飛越土國領空問題兩項，頃經大會討論之後，迎刃而解。大會對於前者已應土國之請，予以廢止。其對於後者，則議決他國飛機，禁止飛越之處，僅以韃靼納爾與博斯勃魯斯兩海峽暨瑪拉海置有防禦工事各地點為限，此外，大會又議決義國現雖未參加會議，但日後仍可簽字加入，大會討論，業已完全成立妥協。由起草委員會，將新公約草案，加以最後整理。

新公約草案之內容

韃靼納爾與博斯勃魯斯兩海峽公約草案，即用以代替一九二三年洛桑公約者，當於十六日脫稿，並於下星期一（二十一日）草簽，其內容可分為九項（一）各國商船不論在平時或在戰時，均得自由通過海峽，（二）戰時中立國所屬軍艦得以自由通過，但以土耳其亦係中立國為條件，（三）然黑海沿岸各國所屬軍艦得在平時駛入海峽，或在黑海停留，但以三萬噸為限，（四）非黑海沿岸各國所屬潛水艇與航空母艦，一律不許通過海峽，（五）戰時各交戰國所屬軍艦，不許通過海峽，但因執行國聯會行政院命令，或因履行區域公約，而此項區域公約已由土耳其簽字加入者，不在此例，（六）土耳其認為有戰爭危險時，得任便禁止外國軍艦通過海峽，（七）海峽國際管理委員會應即撤消，（八）一俟新公約簽字之後，土耳其即得在海峽兩岸重行設置防禦工事，（九）義國得加入新公約。

西班牙忽發生叛亂

西班牙摩洛哥戍軍忽於十八日發生叛亂，致蔓延國內，影響甚大。因此荃羅加內提出辭職，由共和黨組織新內閣。此實為本週國際間最值得注意之事。

叛變發生經過

關於西班牙本部各省與北非洲摩洛哥屬地駐軍叛變一事，馬德里係於十七日晚八時獲訊，其時內閣正在開會，聞訊之後，當即將京城與外省及國外之長途電話，予以切斷，並令空軍集中候命，據悉西班牙屬摩洛哥屬地駐防軍隊各軍官，尤其是駐在梅里拉與休達兩城者，對於該國政府表示不滿，已歷數星期之久，迨至十八日始公然稱亂，出事之後，梅里拉城駐軍司令羅米拉里斯將軍，立即召集各軍官，令其服從命令，毋得越軌。但為部下執而戮之，叛軍當即推索拉諾上校接充司令，但當地保安隊隊長，得社會黨與共產黨青年團體之助，與叛軍相抗，遂致發生衝突，槍聲劈拍，一時情形，頗為緊張，結果亂事卒為官軍所戡定，叛軍軍官多人：現已跳往法屬摩洛哥境內，西政府，並已派遣軍艦數艘，駛往摩洛哥海岸巡弋，以防叛軍渡海，而在西國本部登陸，至在西國境內，則各處軍隊現均奉令準備，聞蒲爾哥斯與邦普洛那兩城，尚有亂事，馬德里城現狀，尚稱平靖，城中警察林立，戒備森嚴，機械化部隊，亦已出動，社會黨與共產黨所組民團，亦巡邏街頭，晝夜不輟。

叛軍聲勢浩大

摩洛哥休達城暨城內無綫電台，為叛軍佔領，情形極形嚴重，叛軍並利用無線電台，發出虛偽消息，略謂陸軍部長基羅加；內務部長摩爾斯已為所繫云，但就實際而言，則摩洛哥境內各軍略重要地點；包括鐵路公路，已於十八日為叛軍佔領，共產黨領袖弗朗哥，聞已在戴梅恩城附近

，爲叛軍所執，官軍領袖莫拉多，下令逮捕高級軍官數人，軍官被捕者，計有三十員之多。並有將官兩員被殺，空軍闕未附逆，至事變發生如是之速，乃因摩洛哥駐軍，爲數不多，叛徒因得乘隙起事，又國際中立地丹吉爾港與摩洛哥之交通，現已完全斷絕，據避難來此者言，叛軍總數，包括客籍軍在內，約有一萬八千五百員名之譜，外間盛傳，西班牙政府所屬轟炸機數架，已自塞維爾城飛往摩洛哥云。

西內閣總辭職

基羅加內閣，業對二十日晚間，提出總辭，其時摩洛哥境內梅里拉城居民，正與叛軍相衝突，並由政府派出之轟炸機，予以應援。總統亞霎那一接內閣辭呈，然即任命衆議院議長巴里奧組織新閣，其人選如下。

總理 巴里奧（統一共和黨領袖） 外長 亞士加拉特（國民會前副秘書長）

內長 巴西亞（原任外長，左派共和黨） 陸長 米亞夏斯將軍（[illegible]任代理陸長）

海長 齊羅爾（仍舊，左振共和黨） 財長 賴摩斯（仍舊，左派共和黨）

勞工 特拉斯里沃斯（原任交通部長） 司法 卡爾松（仍舊，左派共和黨）

交長 盧希（原任勞工部長，左派） 農長 拉蒙斐德（新任，黨籍不誠）

商長 蒲伊拉（仍舊，統一共和黨） 敎長 陶明果（前亞杏那內閣敎長）

不管部閣員 洛曼（新任共和國民黨領袖）

倫敦將開五强會議

據倫敦消息靈通人士頃宣稱：英法比三國會議若能成立協定，則英法比義德五國會議，當于八月十五日在比京開會，據負責消息：英政府現擬在外交上作大規模行動，此項行動，包括下列三項階段：（一）三國初步會議，（二）羅約五簽字國會議。各該國當以平等地位出而參加，至于會議目的，乃在訂立西歐新互助協定，以代替羅約，保障法比兩國邊界之安全，（三）本年夏末秋初，舉行大規模歐洲會議，以便解決歐洲一般局勢，並將凡爾賽和約所載經濟財政殖民各欵，一併加以修正，藉免歐洲一切問題之解決，僅由德國發動，或依照該國之計劃而爲之，英外次汪西泰十七日午後與法大使考賓會晤時，聞會以上項計畫告之。

會議包括三項問題

三國會議議事日程，將包括下列各項問題：（一）程序問題，易詞言之，即當在何種條件之下，幷以何種方式，邀請義德兩國舉行五國會議。關于此點，德國對英國問題表，若能提出答案，自可較易解決，無如報端雖時有德國答案行將提出之說，而實際上前英國方面，仍屬望眼欲穿，（二）代替羅約之新制度。關于此層，英國主張以互助原則爲基礎，而放棄片面保證制度，（按羅約規定 由英義兩國担保法比德三國之邊界，）在新制度成立之前，英國前於本年三月十九日向法比兩國所提供之保證，即軍事上援助辦法，自仍繼續有效，特不致成爲永久性質之辦法耳。（三）歐洲一般局勢之解決問題，關於此層，在德國參加五國會議，說明確切見解之前，僅當約略提及，而不擬認眞提付討論，英國現恐東歐各國，（尤其是蘇聯，）因解決辦法限於西歐一隅，而起恐慌，故亟欲予以安慰。同時亦不願使義德兩國有所藉口，而益形密切提携，故對於三國會議之討論範圍，務欲加以限制，並力求明確。俾勿以英法比三國妥協之既成事實，置於義德兩國之前，而爲未來五國會議，預留成立諒解之地步。此項會議開會之際，三國首揆及外交當局，英國首相包爾溫，外長艾頓，法總理里昂伯倫，及外長台爾博斯，比總理齊蘭，外長斯巴克，均當親自出席，而英法兩國首揆，能乘此機會，聚首一堂，尤爲政界人士所重視云。

法方見解與英相同

英法比三羅約簽字國會議，定本月二十三日改在倫敦舉行，法官方人士頗感滿意。幷稱：三國會議開會之後，必可產生良好效果，對于未來時局，有所推動。且英法兩國現均贊成；他日再行召集五國會議，（由義德兩國參加），最後再舉行範圍更較廣大之會議，俾其他國家得以參加，亦屬可能，負責方面頃亦宣稱，關于三國會議議事日程，以及目標所在，法國見解，正與英國相同，即（一）三國會議目標，係爲歐洲時局覓求解

決方案，其性質務須持久，因此除萊茵區域制度問題而外，應將歐洲一般局勢提付討論，(二)法國不擬要求會議，宣佈對德談判業已失敗，因此英國前于本年三月十九日向法比兩國所提供之保証，即實施軍事上援助辦法一節，自亦不致加以考慮，此外會議開幕之前，英法比三國或當發表共同宣言，用以証明三國意見，完全趨于一致云。

英王遇刺幸未命中

英王愛德華，十六日晨在海特公園檢閱軍隊之後，即乘馬返白金漢宮，途中忽有來歷不明之人，手握手鎗，自道旁人叢中躍出，當由警察加以逮捕。其所持手鎗，聞曾墜落街上，在場目擊者並謂：此人所持手鎗，曾觸及國王坐騎腹部，但宮內人員，已予以否認，出事後，國王在途中略一停頓，即賡續策馬前進，態度極爲鎭靜。謀害國王之暴徒，並非外國人，嘗以「政治罪行」被控，暴徒自道旁越過警戒線，直奔國王駕前，當有包裹一事墜地，，是即暴徒所持之手鎗，警察覩狀，即上前加以逮捕，其時國王顯已察覺，即勒馬不前，意欲有所垂詢。旋即賡續前進，未發一語，或謂暴徒係彼道旁一婦人與警察所執，乃以全力掙扎，所持手鎗，因而墜落地上，關于某害國王案，白金漢宮所屬人員，對於暴徒所持手鎗觸及國王坐騎之說，雖加以否認，但目擊者咸謂暴徒曾以手鎗，觸及馬腹，馬即驚而跳躍；其時國王俛首下視，當見警察兩名，捕獲一人，厥後警察押送暴徒前往警署時，另有一人圖謀，上前搶護。警察爰乃鳴笛求援，英王回至白金漢宮，稍事休息後，旋即乘坐汽車，前往王弟約克公爵邸中進膳，飯後仍照日常程序處理一切，並簽署文件數件。

謀刺兇手係英國人

圖謀加害英王之暴徒，係英國人，名喬其安特魯(名)瑪洪(姓)。關於暴徒，某通信社攝影員曾于出事一分鐘後，攝取照片一幀，其上印有衣服襤褸之人一名，在白金漢宮數碼之處，衝出警戒線，正欲奔向國王坐騎時，已被警察三名所捕，該訪員並稱，當時暴徒右臂，已爲一偵探所執，其手中所持手鎗，亦即墜落地上，王弟約克公爵緊隨國王之後，曾目覩經過情形。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起
至二十五年七月廿一日止

七月十五日　星期三

△蕭佛成離廣州
△何應欽電勸陳李白入京
△王克敏由平抵京
△國民大會選舉總事務所成立
△國聯即日起撤消對義制裁

七月十六日　星期四

△余漢謀部入韶關
△粵二軍一部脫離陳濟棠
△有田對中央社記者談中日關係須速調整
△英王遇刺幸未命中
△蒙德婁會通過英修正案

七月十七日　星期五

△陳濟棠決下野
△繆培南維持廣州治安
△唐紹儀返滬
△新海峽公約草成

七月十八日　星期六

△陳濟棠夜赴香港
△李宗仁飛返南寧
△蔣院長到廬山
△西班牙摩洛哥戍軍叛亂

七月十九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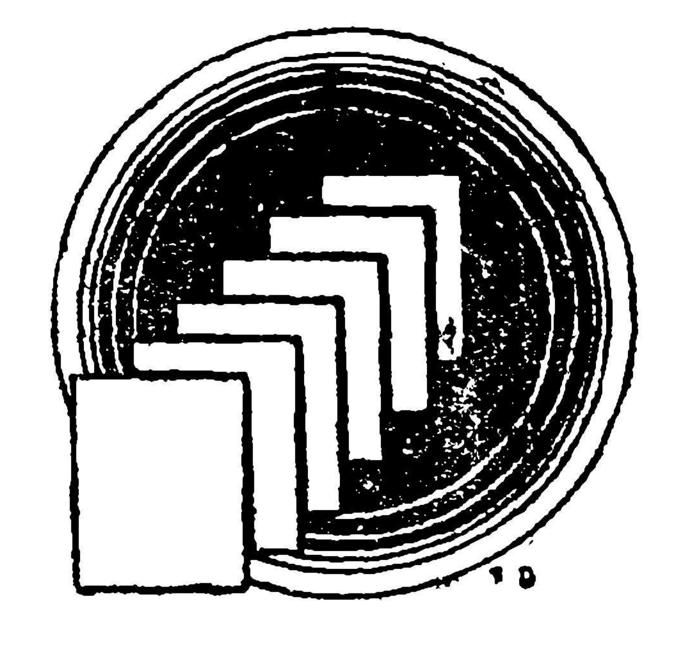
△粵將領電請余漢謀速入廣州
△繆培南赴花縣收拾軍事
△西班牙亂事蔓延

七月二十日　星期一

△林主席赴廬山
△財部任宋子良爲粵財政特派員
△西班牙京城發生騷動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黃旭初飛贛謁蔣
△最高法院西南分院撤消
△行政院決任湯爾和等爲冀察政會委員
△西班牙亂事漸平息



論評選輯

陳濟棠能否拒命

迄昨傍晚止，廣州消息尚混沌，陳濟棠顯欲拒命，但前晚港電，已傳第二軍張達部決與第一軍一致行動。各軍詳情，日內即明。夫前日二中全會，既已對處理粵局，作正當之解決，國府既已下令，則對於命令之實施，定將貫澈到底。關於粵事，已交余主任漢謀負責，余已在大庾，行將返廣州視事。倘有障礙，自將排除之，政府當然任其後盾。是以陳濟棠果負嵎抗命，則不免由余主任負責平亂，故此數日內情勢，甚關緊要也。

中國今日有一大前提，曰：不容割據分裂。在割據分裂之形勢下，立國基礎將動搖，遑言對外。自上月兩廣事起，吾人呼籲和平，祈求統一，對中央亦屢致勸告。此次二中全會，根據粵籍諸中委提議，撤銷西南兩機關，免陳濟棠，以余漢謀代之。對廣西則維持現局，另組國防會議，李白陳俱爲委員，將使全國軍事長官共負參與國防大計之責任，在今日情勢下，爲地方善後及國政進行之計，此等措置，應爲適當。中國在國難現階段中，爲免滅亡瓜分計，必須爲鞏固統一而前進，不容少數人障碍把持，必陷國家於混沌相持或分立對峙之狀態。是以在二中全會決議之後，惟有維持此等決議，見諸實行，此外別無討論之餘地矣。

或曰：兩粵之事，畢竟爲對外而起，何以置之不論？曰：不然。粵事內幕，李漢魂余漢謀通電中已言之，唐紹儀諸中委提案，亦詳釋之。唐等提案不云乎？「勿論其內幕動機如何，自客觀事實言之，總爲渙散民族精神，搖動政府地位，削弱國家力量之所爲，名曰禦侮，實足招侮，名曰救國，適以毀國。」此誠常識的至理，苟反對此議者，若非別有作用，則爲太不詳察事實之人也。蔣委員長前日演說外交問題時，有云：「假使全國同胞全黨同志能毅一律服從中央指揮，中國決不會做亞比西尼亞。」此所謂「不會」者，當爲不至如亞國失敗之義。吾人敢言：中國國民，必須如德意志如土耳其之能救亡建國，決不可學亞國之亡國。彼亞國何以亡？即自己太不努力之故。憶亞皇最近在日內瓦陳述：義國十四年來謀吞併亞國。夫十四年不爲不長也，何以無所準備？且觀去年開戰後，亞國酋長，不少降敵者。抑義國之攻擊亞國也，首以奴隸制度爲口實，此制誠有，其政治落後可知也。中國國民，久處危境，而久無準備，彼蘇聯於十年間，能成工業大國，完成軍械獨立，彼德國於敗戰之後，忍耐十數年，而恢復國力，再成中歐強國，今雖推翻屈辱條約，而不至受兵。中國過去，不能學此等國家，今只有全國一心，速邁進於組織訓練生產製造，以求如德國之復興，然後若遭遇急變，可如土耳其之救亡。倘若中央不努力，地方有變崩，國民泄泄沓沓，不做眞正實質的工作，則結果恐竟有做亞比西尼亞之一日矣。吾人對中央之是否努力負責，不斷注視。現在可言者，當局確在

努力，惟效率及方策，倘大有督責推進之餘地。同時則不得不望全國軍民各界，應覺悟中國救國禦侮，絕無新奇及便宜之方法，惟有摒去私崇公，守住此惟一政府，而改革，而進步，而加強，以統一之壁壘，為愼重堅決之應付，庶幾其能救亡。此外斷無奇策，更無希冀如陳濟棠者可以別樹異幟，以為救國工作之餘地也。如陳氏者，縱係有用人才，亦不能容其為裂國之舉動，何況其人乃爾乎？雖然，吾人深信良知與常識為大多數國民所同具，而其力極大，勝利可必。現在粵局之能否不費一兵，順利解決，一以兩粵各界，尤其廣東軍人之良知與常識如何定之。吾深信此良知常識之勢力，定能使粵局平和解決，此過去已屢經試驗而有效者也。簡言之，中國人據良知常識所決定之路，與亡國之路相反。不論內在或外來之陰謀勾煽如何，多數人誓不願從，近年之國家，即賴此一種共同之情感與認識而維持之者也。此番之新試驗，數日便可揭曉矣。

（錄七月十五日上海大公報）

粵局劇變之意義

粵局自十七日急轉直下，計截至昨午止之確訊：（一）第二軍巫劍雄師，第三軍歐陽新師，第五軍陳章師，前日俱聲明擁護中央。（二）空軍全部六隊，前夜昨晨間，飛韶關投余主任漢謀，以待中央後命。（三）粵主席林雲陔市長劉紀文，俱離粵到港。（四）陳濟棠悟大勢已去，決意下野，宣言即將發出。

一言蔽之，粵局業已解決，所餘只為收拾善後之問題。桂軍尚陸續入粵，李宗仁猶在拒命之中，惟廣東大勢，已不容其把持，再不覺悟，將受奇禍，此姑另論。茲願先一論粵局劇變之意義及影響。

本報十五日社評結論：「吾人深信良知與常識，為大多數國民所同具，而其力極大，勝利可必，現在粵局之能否不費一兵，順利解決，一以兩粵各界，尤其廣東軍人之良知與常識如何定之。吾深信此良知常識之勢力，定能使粵局平和解決，此過去已屢經試驗而有效者也。簡言之，中國人據良知常識決定之路，與亡國之路相反。不論內在的或外來的陰謀勾煽如何，多數人誓不願從。近年之國家，即賴此一種共同之情感與認識而維持之者也。此番之新試驗，數日便可揭曉矣。」今僅隔三日，而試驗結果，業已表現，即證明良知與常識之果然勝利！廣東軍人果擇定與分裂亡國相反之路，而毅然實行！吾人於此，誠甚感幸慰也。吾人相信：全國同胞聞粵空軍全部脫離陳氏擁護統一之報，首當稱慶。夫以財窮之中國，拮据經營，成少數空軍，此誠最後保護國命之寶貴的人才及武器，倘令為內戰犧牲，何等可痛！況如粵空軍人員，若反為分裂國家之工具，而拚命，而犧牲，將更何等可憫！乃一電傳來，全軍六隊，已結伴飛投韶關矣！可喜之事，孰逾此乎？從此空軍將完成統一，更相砥礪，以為護國之寶，全國國民，定如是禱祝也。其次一軍以外之各軍，不受操縱，紛聽命於余漢謀。此固在意料之中，但其迅速表現，使陳濟棠不得不放棄割據之謀，中國軍人之愛國家不作私人工具，於是又得一新證明矣。吾人請世界人注意！粵局如此，有重大意義。從此世界人當明白認識中國確是一國家；中國人確是一國民。中國已不容有私軍，凡軍隊皆屬之國家，軍人惟為護國而拚命，不作其他工具。同時世界人當認識：粵局底定之後，中國政治軍事，已臻統一。此為多年來求之未達者，而此次成於廣東陸空軍人之手！並深信此種統一既成之後，其堅固將如泰山，將以中國軍民各界共同之思想感情，凝結而守護之，任何勢力，將不能加以摧毀。粵局意義之大，有如是者。吾人於欣慰之餘，更願奉告政府當局：從此中央責任，更增重大，尚望其更謹愼努力，以慰全國之軍民！夫廣東陸空軍之志願，為護國，不為反陳。其所以擁護統一聽命中央者，因分裂則必亡，且信中央之能負責護國也。轉瞬兩粵問題解決之後，國基增固，政令通行，政府於外交內政上，俱得放手進行，何以保疆土而慰兆民，中央更責無旁貸矣！全國各界，定有同感歟！

（錄七月十九日上海大公報）

德奧協定之意義

德奧協定，已於本月十一日，由德奧政府雙方同時發表，其主要內容有三項：(一)德國承認奧國之完全主權，(二)雙方相約不得干涉對方內政問題，(三)奧國自認爲日耳曼民族國家，但根據此項基本原則而來之政策，不得妨害義奧匈三國協定書及三國協定書修正文(詳見十三日本報)。第一項表示德國願放棄其『德奧合併』政策，第二項表示德國願放棄其對奧之國社黨化宣傳政策，第三項表示德國願放棄其對義奧匈經濟集團之鬥爭；其意義俱爲德國外交之大讓步及奧國國際地位之更加鞏固。德國何故行此外交上的退讓耶？德奧親善之結果，對於歐洲前途，應招致何種新局面？同時對於遠東政局，能有何種影響？此俱爲國人目前應有充分認識之問題，不可忽視。

夫『汎日耳曼主義』及『統一的單一民族國家』之主張，乃德國國社黨在政治理論上之根本原則，宜若不能依外交政策上之理由輕易犧牲之者，而竟於德奧協定之事實中公然棄之而不惜，此必有甚大之原因存在於其間也無疑。德國果因何故而對奧國行大大的讓步耶？或謂德國對奧讓步之目的，在藉以拉攏奧之與國義大利，以便形成橫斷歐洲之義奧匈德波中歐同盟。此種解釋雖在傾向上不無相當正確，然過於籠統，未能揭出德國外交當面之危機及德義間複雜關係之眞相。依吾人觀之，德國對奧之讓步，蓋有三因：第一，在政治上，爲欲避免國際的孤立。年來德國外交政策之基礎，爲親英制法誘義。然德英關係自德國進兵萊因區以後，顯有裂痕，最近德國擴大空軍及對英國質疑表之遲遲不復，尤使英國疑慮其眞正敵人不在地中海而在北海；英國爲自衞計，乃不惜違反國內輿論而撤消對義制裁及撤退地中海之軍艦。於是歐洲問題之中心始有由英義紛爭變爲英德暗鬥之傾向，而德國乃陷於國際上之孤立。欲避免此種孤立，當然只有解消對奧鬥爭，希圖聯義之一途。第二，在經濟上，爲欲打開巴爾幹市場之通路。德國近年經濟雖因擴張軍備之故，頗呈活況，然原料及食料方面實益感困苦，而海外市場，在英之集團經濟政策及日蘇兩國之傾銷政策之下，又罕有擴大希望。德國不得已始注意于巴爾幹諸國，思利用德國對巴爾幹諸國之出超關係，以工產品尤其武器對農產品之統制的交換之條件，誘致巴爾幹諸國設立信用關係，藉以擴大市場，聞最近沙赫特博士巴爾幹之游，已對希，獊，保，匈諸國，獲得相當結果。然在英德關係惡化之際，德國對巴爾幹通商之通路，自以陸路爲安全，故對奧妥協之政策，蓋即促進德國對巴爾幹市場發展之政策也。第三，在國防上爲欲突破所謂對德包圍陣線。在一年前，所謂對德包圍陣線，顯然尙有北海方面及波蘭方面之出路，今北海方面既因英德關係之變更而將有此路不通之虞，波蘭方面又有因但澤市問題而漸呈緊張之象，則德國欲求包圍陣線之不完成，舍解消對奧鬥爭外，恐無他法也。聚上三因，可知德之對奧義妥協，殆有其必然之勢，何況義奧匈集團之盟主義大利，大慾雖償，地位未固，亦有延德以自高之需要，則德奧之協定，安有不成立者乎！

如上述之解釋不誤，則德奧協定成立後歐洲之局面當易推測。在最近將來，歐洲政局當可保小康狀況，蓋德之與奧妥協既係多帶防禦性質，當必於此時期繼續其擴軍工作及收回殖民地要求，而不致猝然作國際冒險，同時蘇法無挑戰必要，英更不欲於此時戰爭，故歐洲和平，當如各國輿論界之所言，可暫時保　也。然如從稍長期間觀之，英德在巴爾幹的經濟利益之爭，義德在奧匈的政治支配權之爭及法比對德在國防上的安全之爭，俱非僅依德奧之一時的妥協而能解決者，恐於經過若干醞釀期間之後，當列強軍備充實之際，難免有新的形勢之開展也。至於德奧協定對遠東政局之影響，當然應與其對歐洲政局之影響相關聯，在最近將來自當有若干良影響，然若從稍長期間觀之，其殆將因德國東進政策之進行而引起遠東國際勢力均衡關係之相當變化歟？

（錄七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可注目之歐洲政局

歐洲大局，近有急劇之發展。英法本因懼義德之接近，極力緩和對義關係，國聯撤銷對義經濟制裁也，英國調回地中海軍艦也，法國通告英法地中海互助協定無效也，比國邀義參加二十二日在比京舉行之羅約國會議也，皆爲苦心焦慮，拉攏義國。然義國拒絕參加孟特婁之達達尼爾海峽會議，對羅約國會議徘徊瞻顧之際，實行其聯奧親德，樹立對抗英法集團之外交。此項政策，逐漸成功。九日維也納電稱，據內衛團所得秘密消息，義德已締結協定，要點爲(一)德國承認義國在亞國之主權，(二)德國承認奧國獨立，(三)義國保障奧國不實行復辟，(四)德奧在九月十五日以前簽訂協定，解決兩國糾紛。此項傳說尙待證實之中，而德奧親善協定突於十一日晚間由德奧兩國官方分在柏林及維也納廣播發表矣。其內容爲(一)德國承認奧國完全主權，(二)雙方相約互不干涉對方現行政制，(三)不改變義奧匈議定書之立塲。並傳奧揆將於下月赴德會晤希忒拉，或將磋商兩國經濟提携問題。戰前三國同盟之局面，今又重見於歐洲矣。此種增强對抗國聯及英法勢力之發展，將使歐洲形勢起重大變化，無怪法俄英比俱甚表震驚也。

按自歐戰以來，法國政策在努力樹立防德陣線。如一九二零年九月七日之法比軍事協定，至今有效；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九日之法波聯合，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之法捷聯合，目的皆在防禦德國攻擊。一九二六年小協約國亦接近法國。一九三四年二月九日，東南歐方面之土耳其，希臘，猶哥及羅馬尼亞簽訂巴爾幹四國協約，四國「約定相互保障巴爾幹境內邊境之安全」。此項條約實以法國主持之國聯盟約原則爲精神。吾人試披閱歐洲地圖，自白海，波羅的海，北海而地中海，各國皆反對變更疆土。去年四月英法義之斯特雷撒陣線，主要目的亦在防德。而法國猶以爲不足，更與蘇俄明訂軍事互助協定，復暗示捷克與羅馬尼亞亦與蘇俄締結同樣協定，以爲實行法蘇互助之橋梁。不但此也，即在近頃之孟特婁會議中，法國極力援助蘇俄軍艦可以自由出入地中海之提案，如果實現，法國軍艦可調往北海以防德矣。德國在此種包圍之環境下，遂必須在企圖打破現狀諸國中尋求與國，以遂行對抗法國之政策，並取得東進之憑藉，勢使然也。

至於義國，嘗迭次與英法聯合宣言保障奧國獨立，反對德奧合併。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之義奧匈羅馬議定書及今年三月二十四日之羅馬議定書修正文，用意皆在增加義奧諸國之團結。墨索里尼雖素主修改國聯盟約，然對於德國曾採深閉固拒政策。在義亞戰爭發生之前，義國仍迭次與英法合作以鉗制德國之片面廢除條約。去年一月七日法義成立羅馬協定，主旨雖在解決非洲利益及保障奧國獨立，但曾聲明「無論何國以單方面之行動變更關於軍備之義務，遇有必要時，兩國政府得互相磋商」。去年四月十一日英法義因德國之宣布恢復軍備，曾舉行斯特雷撒會議，重申於需要時忠實履行羅迦洛條約下之義務。義德之難於接近，并非偶然。惟自國聯對義實行制裁，而於義國併吞亞國後，又取消之，以示拉攏，於是此要求殖民地再分配之兩大國家，爲對抗英法實現彼等企圖計，德國又主要爲反俄之計，乃互相接近，以成最近之局勢矣。

德奧協定之宣布，如謂兩國已趨向合併，未免言過其實，但兩國政策，今後將趨一致，則甚顯明。其幕後之推動者爲墨索里尼，毫無疑問，是則義德成立協定，非復能不能之問題，而僅爲遲早問題。頃義國答覆比國參加羅約國會議之邀請，已表拒絕，主張請德國參加預備會議，義德採取共同陣綫，已由空論成爲事實。在昔德義孤立無助之際，業已視國聯如敝屣，等條約如廢紙，爲所欲爲，毫無顧忌，今三國同盟，又行復活，德與法，英與義間，難獲妥協，又早在世人意料之中。歐局究如何推演，雖不敢完全斷言，惟義德奧今後除將進行其經濟的結合外，政治的合作，進而軍事的互助，皆甚有可能性。抑此種趨勢法俄感覺不安最大。以常情言，英法俄今後應更接近，俾可對抗義德奧集團之新局面。此雖法俄所深願，惟英國政策，甚爲複雜，其果作何決心，運何巧計，又今後之關鍵歟？而因德奧協定蘇俄不安之故，歐局與遠東，亦不能謂無影響也。

（錄七月十六日上海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為蔭亭題瀛槎重泛圖　秋岳

船來道始尊士生願隆準又謀服短後寇臂謂可紾新
說皆戲金諸天在蛟蜃吾宗詩中伯眉宇絕英緊重溟
歸再往俊意逐風引百川果何歸尾閭果何盡豈伊活
國策萬鼻必一蒭試將無涯嗟納此有恨眕憐君飯文
字癡極世所閔吾尤居井底望海哆泯泯玄黃何時戰
大浸蕩羣憃相期弄舟狂懷傷筆自吮

顯勝門　衆異

兩峯如排衙鞠躬自門入循崖勃窣行石勢眞谿刻飛
湫空際來界破青山色嘵我塵土人置身水精域雨來
磴愈滑俄頃天如墨勝處失題名章愔笑蘇軾

春暮與銘久薄游近郊遂至梅園歸途有作　纕蘅

不信春歸又眼前池荷新放小於錢已因多難慙郊壘
更念初衣誓水田世事端應謀野獲塵勞翻幸看山捐
與君商略安心法祇有沈吟木雁篇

寄山腴　堯生

山居何計遣花時病裏持經奉藥師槐夏午陰驚換節
草堂人日倦題詩國亡多制疑書誤臣壯無能見事遲
蕉萃與公同命者老來春恨杜鵑知

白門修禊散釋代拈花字　子威

冶春詞句最風華夢落秦淮舊酒家東土山嘲名士草
長干曲唱美人花岸迴畫舫翻紅浪笛奏河房逗碧紗
此是虹橋司理事何妨分付與棲鵶

三日散釋約集秦淮水榭得何韻　醇士

江南三月春將暮桃李開遲燕始過拂苑風光晴毷氉

換衣。天。氣。暖。躚。跹。極知。名。理。歸。裴。頠。無分。清。狂。到。永。和。
酒樹。數。來。閑。繫。艇。水邊。謌。吹。奈。愁。何。

釋堪書言元巳治酒秦淮水榭停艇聽笛以沈休文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一首分韻代拈得繁字　劍秋

往當。脩。禊。重。三。日。花事。春。明。巳。漸。繁。今歲。江。寒。猶。閉。戶。故人。佳。約。罷。開。尊。（是日與閏菴止菴仲虎蔚如彤士少枏仲棻立之諸君在稷園茗話）郵書。難。得。青。溪。客。觴。詠。遙。傳。白。下。門。二。十。年。前。邀。笛。步。（不到秦淮已二十年）故應。歸。認。舊。潮。痕。

黔中初食櫻桃感賦　芋龕

正是。寢。盤。待。薦。辰。轉。慈。饞。塞。未。歸。人。嘗。櫻。客。裏。孰。情。味。如豆。枝。頭。亦。苦。辛。萬。顆。分。明。紅。寫。淚。六。秊。棖。觸。黯。流。塵。（先妣見背愴已六年）飄蕭。始。信。辭。柯。賤。可。得。詶。春。更。贖。春。

峨眉報國寺僧果玲以詩見投並訂游山之約　山朠

詩僧。遠。行。脚。三。月。下。峨。眉。禪。意。今。摩。詰。孤。吟。昔。島。師。言攜。碧。玉。杖。遙。訪。白。龍。池。過。夏。饒。蔬。筍。山。厨。正。好。期。

沙市晚泊　志清

新漲。三。篙。水。輕。帆。一。路。風。遙。天。接。蒼。翠落日。散。青。紅。醉

叟。人。寧。識。（叟隱沙市見袁中郎傳）孤。懷。世。豈。同。會。心。殊。未。遠。雲。際。有。冥。鴻。

爲亢宙民題挹秀樓圖　石遺

幾度。携。筇。上。虎。丘。冷。香。閣。外。更。無。樓。披。圖。早。讀。名。園。記。看竹。甯。輸。王。子。猷。城中。湫。隘。盡。樓。居。城。外。樓。臺。太。闕。如。我。欲。買。鄰。營。別。業。隔墻。先。種。樹。枝。蘇。

臺城晚眺　伯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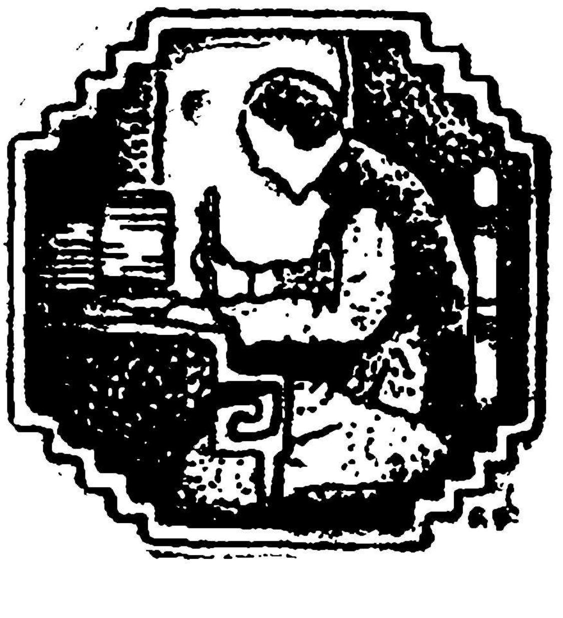
迢遞。荒。城。澹。蕩。思。寒。波。疏。柳。望。中。垂。此。間。定。有。詩。尋。我。便倚。微。吟。稍。待。之。

風入松（夏夜露坐）　蟄雲

空簾。花。影。散。金。波。深。坐。夜。如。何。徘。徊。團。扇。渾。無。賴。笑。風情。漸。似。秋。荷。繞。夢。當。時。星。斗。撩。人。底。處。笙。歌。支。床。心事。病。維。摩。涼。怯。砑。光。羅。飄。零。莫。問。今。何。夕。待。西。風。爲。掃烟。蘿。看。盡。翠。瀛。淸。淺。新。愁。一。角。斜。河。

浪淘沙（木綿）　榆生

羞入。綺。羅。叢。高。幹。摩。空。倚。天。照。海。醉。顏。紅。脫。盡。江。南。兒女。態。不。嫁。東。風。　春事。苦。怱。怱。心。事。誰。同。貞。姿。一。任。火雲。烘。合。向。越。王。臺。下。住。那。辨。雌。雄。



凌霄一士隨筆（續第二十八期）

「銅官感舊圖題詠」印成後，續為詩文者尚不少。（未知曾印續編否。）章士釗為壽麟族弟，民國十五年三月所撰「銅官感舊圖記」，亦頗可觀。文云：

吾宗曩有賢士，名壽麟，字价人，於愚為兄弟行，而年較愚父且長，又兩人者相處甚得也。……愚年十六七，習為八股文於家，愚父喜夜談，每津津為示价人君家事，盡漏不息，以此知君嘗從曾文正出征，文正兵敗靖港，憤投於江，君潛曳之起。文正殊自執，不肯歸，君固多力則強負之以奔於營，知者衆，文正因無法自輕其生矣。其後師出克捷，文正以一身繫天下安危，人以此多君功，君絕無自伐意，文正亦弟畜君，意氣逾篤，名位則別為一事，終文正之世，君沉浮牧令而已。可見老輩相與之際，別有真處，非世俗轇轕間報施之道所得妄度，兩賢相忘無形，其神交尤不可及云云。銅官者，文正自沉地也，感舊圖為君返鄉重經時所造，屬館餘遊以勵方來。鄉賢自左文襄以下，均有題記。……因索所題詩文數十篇讀之，反復盡卷；惟江西胡瘦唐所言，用思與愚父前訓差合。文襄意直悻悻，頗若以當時救死為多事。嗚乎！君一援手間，六十年興亡大局，於是乎定，而其中文章隆替，思想通局，亦幾于是圖盡得驗之，誠不禁靄然心傷，而歎瘦唐所稱婦嫗簞豆之見，深植于人心，與哀垂德，扶危救難，無所為而為之者，事例太少，不足以開發恒人之思理，一旦有之，因相與震其迹而全昧其義，號為大人，言亦爾爾，然則世德之不進，人道市道之不辨，宜哉！……

以悻悻斥宗棠，略同吳汝綸所譏欲與國藩爭名，而於名位一層，持論處較汝綸為圓適。

汝綸爲曾國藩門人，兼師事李鴻章，忠且謹，鴻章亦雅重之，而自以內閣中書經國藩奏改直隸州知州，需次直隸，鴻章繼國藩督直，俾歷知深冀二州，（其間曾一署天津知府。）久於一牧，未得遷擢。其「鄧鈞似八十壽序」有云：『畿輔自曾文正公，今相國合肥李公，相繼爲政，勸厲吏治，州縣賢有名者，大抵簡拔薦擢以去，有起而秉節開府，得重名於京朝者：：往余在官時，嘗戲語人曰：事貴能持久，吾入官二十許年，不遷一階，不加一秩，出視同列，如立衢街觀行路，來者輒過，無肩隨者，不可謂能久矣乎！』似不無牢騷之意，然對鴻章傾服推崇，始終無間，風義之篤，世所共知，殆亦如章記中所云「相與之際，別有眞處」「意氣逾篤，名位別爲一事」歟。（汝綸「祭李文忠公文」有云：『不佞在門，或仕或止，跡疏意親，謂公知已。』）

宗棠雖不免「悻悻」「爭名」，而所論亦有中肯處。如謂國藩初起之軍，閱歷少，往往爲敵所乘，時形困蹶，以國藩不變平生所守，用能成功，固道實也。後幅生死之論，感慨激楚，想見此老晚年孤憤之態。國藩晚境怫抑，（辦理天津教案，見擯清議，精神上所受苦痛最深。）致損天年，衷懷蓋實有不能喻諸人人者。若宗棠，似差勝矣，而旣揚威萬里以歸朝，在軍機爲同列所擠，督兩江亦不盡如志。對外侮則尤忿恚難忘。癸未二月（作序之前五月）初十日家書（與子孝寬等），述以江督赴滬視察海防情形，有云：『値此時水師將領弁丁之氣可用，懸以重賞，示以嚴罰，一其心志，齊其氣力，我與彭宮保乘舢板，督陣誓死，正古所謂並力一向千里殺將之時也。：：彭亦歡愜，並稱：「如此布置，但慮外人不來耳！」諸將校亦云：「我輩忝居一二品武職，各有應盡之分。兩老不臨前敵，我輩亦可拚命報國！」答云：「此在各人自盡其心，義在則然，何分彼此！但能破彼船堅礮利詭謀，老命固無惜！或者四十餘年之惡氣，藉此一吐，自此兇威頓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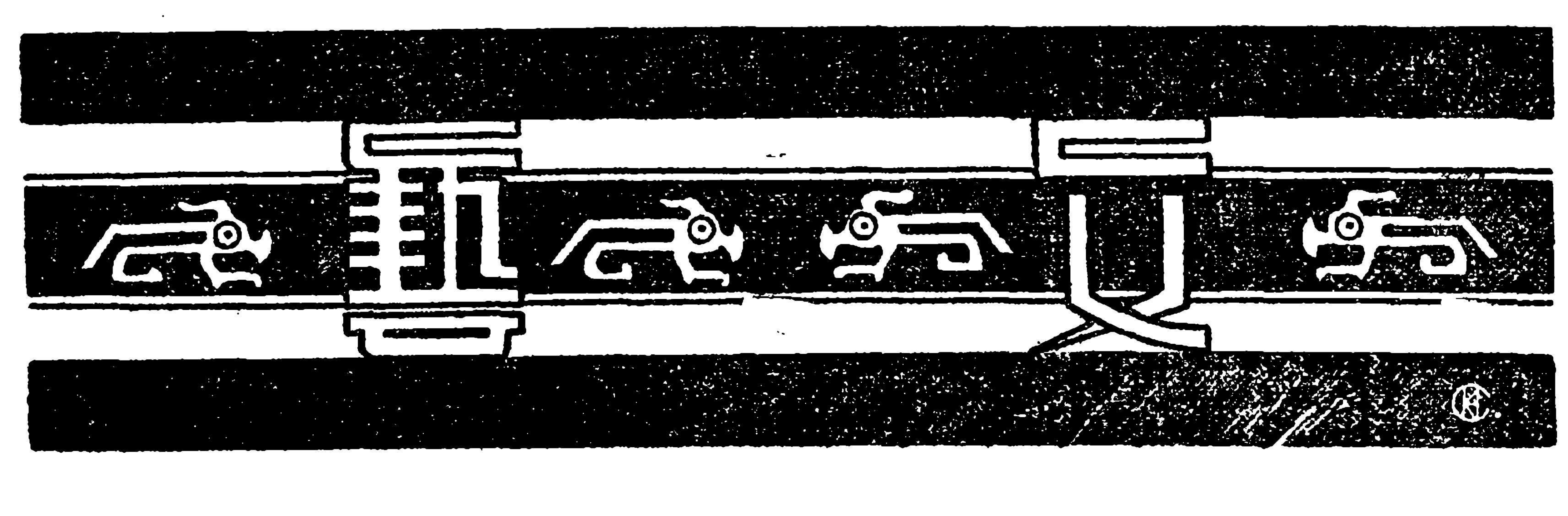
不敢動輒挾制要求，乃所願也！」宮保亦云：「如此斷送老命，亦可值得」』寫其與彭玉麟敵愾之情，凜然可親，序中「願得一當以畢餘生」，謂此也。未幾以越南之役，宗棠督師福建，玉麟督師廣東，迨中法和議之成，均未獲躬臨前敵，王闓運為玉麟撰墓志銘，所謂「晚遘海氛，起防南越，自謂得其死所，乃復動見扳纆」也。吳光耀（湖北人）「紀左恪靖侯軼事」云：

清泉左全孝言：左文襄晚年，法蘭西入寇，詔督師閩海。出天津，與直隸總督李鴻章爭協餉，弗諧，中道謂所親曰：『老矣，不能復如往年擡槓！到天津與李二擡槓不中用，到江南不得與曾九擡槓。』通俗稱强梁爭事曰擡槓。是時曾國荃總督兩江，既見，執手欷歔，相顧鬚鬢，曰：『老九認得我邪？我乃認不得老九！老九哥哥死矣，我便是老九哥哥！』曾喻意曰：『此行閩海，協兵協餉是小弟事。』退而燕談，問：『老九一生得力何處？』曰：『揮金如土，殺人如麻！』左大笑曰：『我固謂老九才氣勝乃兄！』到防，憂憤時事，有如心疾，日在營中呼「娃子們快造飯，料理裹脚草鞋，今日要打洋人！」諄諄不絕口。左右謀看戲，演忠義戰事，如岳飛大勝金兀朮等齣，乃欣然不言。會元日，問是何日，曰過年。曰：『娃子們都在福建省城過年邪？』曰然。曰：『今日不准過年，要出隊！洋人乘過年好打廈門，娃子們出隊，我當前敵！』總督楊昌濬賀年，謂：『洋人怕中堂，自然不來，中堂可不去。』左曰：『此言那可靠？我以四品京堂打浙江長毛，非他們怕我！打陝甘回子，打新疆回子，都非他們怕我！還是要打，怕是打出來的！』楊沮之不已，左哭曰：『楊石泉竟不是羅羅山門人！』將軍穆圖善亦賀年來，左右報將軍來，曰：『穆將軍他來何事！他在陝甘害死我劉松山，我還有好多人與他害！』且詈且淚流霑襟。將軍曰：『中堂在此一軍為元戎，宜坐鎮；便去，當將軍總督去。』左曰：『你兩人已是大官矣！你兩人去得，我去得，還是我去！』將軍言：『我們固大官，要不如中堂關係大局。』左無聲，徐言：『如此，便你兩人亦不必去，令諸統領去；諸統領不得一人不去！』先是，洋人詗廈門距福建省城極西無重兵，乘元日以大隊兵船擾廈門。未至廈門五十里，用遠鏡見廈門沿海諸山皆紅旗恪靖軍，知有備而遁，曰：『中國左宗棠利害，不可犯也！』……和約定，左

右不敢言和約。忽咄咄自語：『今日大喜事，娃子們何不鐙彩？』既鐙彩，則又曰：『何無人賀？』將軍總督以為眞有喜事，相率入賀。問曰：『今日賀中堂，中堂是何喜事？』曰：『許大喜事都不知，未免時局太不在心！我昨日滅洋人，露布入告矣！許大喜事都不知，未免時局太不在心！』將軍總督退，使人出覘和約，氣急而戰，不能成讀，太息曰：『閻中堂天下淸議所歸，奈何亦傅會和約！』然猶不時連聲呼『訶訶，出隊！我還要打！這個天下，他們久不要，我從南邊打到北邊。我要打，皇帝沒奈何！』顚而嘔血，遂至於薨。嗚呼！如左文襄之辦夷務，則信乎古之人所謂忠也。初奉命，從親兵二十人出都，曾無告示，而各國商船不敢入海口。英人諛總理衙門除海禁，左置信箱中軍帳側，令總理衙門公私文書盡投其中，不得啓鎖。邵陽姚炳奎言：左初入關見李，言關外辦事之艱苦，李曰：『君在西方，尚得道好；我在畿輔，言官罵得不成人。』左曰：『關外辦事，同是不免言官掊擊；此是朝廷紀綱要如此。』其意謂督撫當如胡文忠言，包攬把持，不得因人言避事，蓋諺語「打攏說話」，思以用李，而不知其道不桐也。

寫得栩栩欲活。雖有過度之渲染，類小說家言，未可概據為典要，而宗棠烈士暮年「願得一當以畢餘生」之情緒，似亦頗能表見其略，故錄供談助。

若就一時名位論，宗棠自屬甚為得意。長沙陳銳「裒碧齋雜記」有云：『文襄治軍二十年，自陝還朝，授軍機大臣，出督兩江，乞假一月回湘省墓。出將入相，衣錦榮歸，觀者塞途。一日，就壻家宴飲，壻為安化陶文毅公子，謂之曰：「兩江名總督，湖南得三人，一為汝家文毅公，一為曾文正公，其一則我也；然渠二人皆不及我，文毅時未大拜，文正雖大拜而未嘗生還。但我亦有一事不及二人，則無其長鬚耳。」合座囅然。』良趣。蓋在國固孤憤之難伸，在家亦晝錦之足誇耀鄉閭也。



艾思



一個暮春的傍晚，兩個畫師在上野公園閒步。 這時太陽已隱沒，只餘一片殘霞散在藍綠色的天際。 這公園原修飾得甚精美，亭舘，流水，山林，處處都極清幽有緻。他們徘徊之處是聽鶯舘臨近山坡上。近處園林，遠方街市都在望中。向西俯視便看見那最引誘遊人的不忍池。這時池水平波如鏡，反映射着天光霞彩各種色彩。圍繞池畔的樹叢，和一隻泊在岸旁小舟，都增加這池的靜美，極像詩人所描寫的幽境。園中櫻花初謝，地上堆積着如雪般的花瓣。舉目望去，人怪驚異的覺察，只無幾時，樹木的濃陰已極密了。不知是由於薰草，還是嫩葉，或係殘花，這園中是滿蘊着溫存芳香，當輕寒輕暖的晚風吹來時，是給人心身都帶來無限慰藉和悅怡。

有人說畫師是最有好性情的人，因他們的工作能使他們的心身安靜，他們尋求欣賞的是「美」，所以常只是看世間光明和美好的一方面， 而常能比普通人都更愉快。 他們今日為這園景所吸引，已在此勾留許久。今天是星期日，遊園人極多，當他們由此山坡經過時，常引起這兩人注意，用他們的藝術眼光給些批評。林風，——兩人中比較年青的一個，因久就試着要找個合宜人去作他從事的希臘女神模型，却沒有達到目的，就說起日本原無美人的話來。他的同伴清水反對他，說他太過武斷，告訴他即在這園中，他們不久便會找出來二十個以上的美人。兩人約好以今日的晚餐相賭，熱心省察這些過往人。好多年青女人兩三結伴的由他們身傍經過。正是暖春時節，大家都穿着淺色艷麗的和服，加意修飾了出來領略些春光。每人都自有些愉快得意心情，再也不知道，自己正是被人十分不客氣的批評指摘着。清水幾次指示些人給林風看，都只引他縐眉，和說些不以為然的話。最後，林風索性不再觀看，低垂頭去看他脚下的小花草。忽然清水說：「看那和個老人同走的少女，她的身形和舉止！」他語調的興奮，使林風抬起頭來。他果然看見一個十分秀美苗條的女兒。緩緩的隨着位老婦人行走。態度極自然大方，又處處顯出一種年少女兒的綽約美姿。不過，她戴着一頂寬邊帽，遮着蒙面紗，却把容貌全隱住了。和她同行的老姑母告訴她：「不要揭下紗來，任風日吹灼皮膚。」以代她心想說的，「不要隨便任人窺見這應自惜愛的美顏。」謹慎小心的不肯引動這少女的虛榮心。

若她是揭下紗來行走，那畫師們看見她，或正找到這恰是他們所願慕的容貌。那麼一切也許都能容易的安

排好。幾個人的命運都會極不相同也未可知，但只他們肯梢同行走，不久風或許將紗吹起……——但是造物主却是另有番安置的。

正當這時，一陣輕柔的笑語聲，和着一羣上山坡來的人把他們的注意为引開去。六七個女子走過他們所坐的地方。她們都在十七八歲幾人年齡都相差不多。身材也相差不遠。但由她們的臉貌看去却似不止是一國一族人。有人頭髮淺黃，眼睛灰藍。有人是褐色皮膚，棕色頭髮。一個披散着金黃色髮，兩眼碧藍，身體高而直的少女是最引人注目。但那畫家們最崇拜的一種美却鋪在另一人身上。這是個穿着輕藍如晴朗天色衣的少女，頭髮濃密而極長，髮，兩眼，眉及捷毛都作深黑色，表現東方美點。雪白的肌膚和深沉而大的兩眼却酷似西方人。她服裝樣式極簡單。除去束住垂在肩後長髮的藍色緞帶，全身沒有別的裝飾。但她美秀的臉，潔清嬌嫩如同初開的荷花。大凡少艾人都免不了有些驕矜神色。她却彷彿並不自知美處。態度極隨便瀟灑。但這流動大方之中，正有着一種極深的潛移人力——走着時，她用着流利的英語回答女伴的話。這聲音甚是柔嫩好聽。懂音樂的人是會立刻覺察出這小姐的美音喉和音樂修養。不過如今這兩個畫家却全被她的容貌和舉止奪去注意………

直到她們出園許久，他們方開始談話，彷彿初由幻境中醒覺轉來。

「你可見了麼？對於這些人你的意見是怎樣？」清水先問詢。

「那穿藍衣的像個仙女，是不能再有更好的了。即不說她最美的面部而看她那潔白的額，柔嫩的頸和如玉的手，都够人驚異和讚美！」

「她膚色的潔白和眉目位置的好都像個大理石彫像。」

「——大理石像雖好只是人的工作，上帝的手才能使她那樣的完美和神奇！」

「你可曾留意到她的清明眸子和面部一種柔美安閒神色了麼。她不但是合於你的神女像，是可以用來作畫聖母像的最好模型……」

「不過，若是個尋常女兒，我們可以請她作模型，那怕是用十倍高昂的金價，也決無人捨不得。如今，她必是個富貴家人，豈不是枉自了……」林風說着自己吁口長氣，彷彿有無限懊惱無限失意。

「無論如何你說日本沒有美人的話是被推翻了，現在肯不肯去履行你的約言呢？」

二

第二天天氣極好，林風很早便起來，趁此一日間最清明的時間開始作他的畫。清水介紹來一個少女給他當模型。這是個十五六的女孩，窮苦和不幸的生活尚未將她青春時代天然美處全損壞。林風覺得還算滿意，讓她在把長椅上坐好，靠着用來象徵雲彩的白繡枕。自己開始工作。但今日他再也安不下心去。在他和這對面女孩之間，總有片藍色掩映，如同紗霧，使他看不清她的面形。終於不能忍受的站起來，把一日工錢交給那女孩說「今天已是够了」女孩問他「明日是否還用再來？」他搖頭說是「不必了」，當他用她時再寫信去通知。——他自己戴上帽子，極無情緒的走出去。不知不覺的又走到昨日的公園，呆立在同一地方。因時間尚早，遊人極稀少。園中是那樣的空虛和寂寥。當我們有愁苦時，我們常願和個能了解分担自己愁苦的人相談。他徘徊許久後，便轉去清水家。清水和他談些金澤先生畫展的情形。看見他迷惘神色，因問他是怎麼了。他回答道：「昨天那藍衣少女形影永在他心中攪擾，若把她畫出來心才能安。」清水不由笑了，取笑他道：「既是如此傾倒，昨日為何不追上去通欵曲？女兒們都知自愛容貌，若她知道能幫助大畫師完成傑作她必然歡喜允諾。——」林風沉默不答。清水說：「你不要灰心。我告訴你一個巧妙方法去尋找她。你看她們幾人一齊必是幾個同學出來作野餐會——你若有功夫便每個女學校都去打聽一下，少不了找出她來。若再聰明一點，你便可以由她們幾個人國

籍的不同而設想她們是個教會學校的學生，那又省好多事。這樣最多一個月，總可以再遇見她。既不是空中燕子，少不了地上總有踪跡可尋。」設完，他忍不住又笑了。但是林風却正經嚴肅的告訴他。他已決定要去想法尋訪，試試自己的運氣……

二

差不多在一個月後一天黃昏時候，林風去金澤先生家。因今日未來上課，十分担着心怕先生責備他。這原不是稀有的事，他從十二歲時便給金澤先生作弟子。金澤先生是看着他長大的，一面又因和他父親是老朋友，是拿林風當自己的孩子待。常常改正他的錯處責備他的過失，今天當他走進畫室時，同學們都已散去了。只有先生一個人趁着這黃昏時柔黯光線，仍低頭作他的畫。看見林風來了，他果然責備他問他白日何處去了，並且說一月來一點也不用功繪畫，絲毫成績也沒有，是何緣故。林風慚愧的紅了臉，恭敬求先生原諒，告訴先生今天去遠處看個朋友，所以担誤了。說以後這情形决不再有了。

他站在先生身旁，看着這擅名當世的大畫師筆筆神奇生動的繪畫。覺得無限敬佩，看他漸彎曲的身體和蒼老容顏令他想起先生的孤寂凄冷，和他青年時不幸的故事，忽然覺得無限悽苦心情。時天漸漸暗下去黑暗使他覺得膽壯些，他問先生道：「先生是多少歲時結的婚？」

「二十四，——你問這事作什麼？」

「因爲我現在是二十三歲半……」

「那又怎樣呢？」

「那先生可讚成我結婚麼？」

先生放下他的畫筆，留心看着他慢慢說：「以我說，你現在還太年青，結婚將斷絕你去意大利的希望。以後家庭的照料，孩童的負担，都將阻礙你的藝術成就，不過——

「先生，不過什麼？」

「我想說，不過是，若你一定是這樣想願，又有你父母的同意，似也不是絕對不可。——總比你胡亂行爲好得多，——啊哈，我猜想這就是你近日如此神情不寧的緣由了罷！只要你說的人是有美德明白道理，和你能同過安樂生涯，我并不反對你。因爲光榮，地位，和眞正人生幸福相比原算不了什麼。只誰是這位小姐呢？」

「先生，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一位，我盼願的是岩元家小姐。」

這話使金澤先生很驚異，但他熟知世故的眼立刻看出這是個迷惑的傻子的眞誠希望。平日他雖是冷靜尊嚴，如今却忍不住大笑起來。林風被笑得窘困難安，臉紅到不能再紅。最後還是他先問先生，緣何先生這樣覺得怪異？先生忍住笑，告訴他道：「你盼望任何人都可以，至於岩元家小姐，那是再也得不到的了。」林風說：「我自是清白正直男子，家中薄有金錢，足堪溫飽。我又略有藝術天才，將來我或能有日致榮顯和富貴。從前先生告訴我們過，一個國王能使千萬人富貴，但只有上帝才能使人成個畫家。緣何我就不配存這希望呢？」

金澤先生歛退笑容，正經嚴重的對他說：「岩元小姐如同天上星辰，你是無望攀援的。你自然已知道岩元身家地位。但你却不知道那小姐情形，那是岩元先生亡故的著名的夫人遺留下的小姐，你可看見她眉目酷似西班牙人？是岩元先生的無價珍寶。千千萬萬人都希望能得岩元先生青睞，盼求他這珠玉，而被拒絕了。有人說他要較長的保留這小姐安慰他的暮年，也有人說他想與王族聯姻。——你所說的聲譽富貴，也是我日日爲你盼望的，但當你得到他們時，你頭髮將會已雪白，岩元小姐却已是別人家的老祖母了，人盼望不着的東西就不要再盼望。我勸你快快脫開這些夢想。把心全用去畫靈讀書。若成了藝術的能手，少不了有比岩元家小姐更好的

人都美慕你。今早我又和學院人說起送你去意大利的事，他們已有肯意，去意大利幾年後，你的成就必甚可觀了。工作所給的快樂才是眞實又有趣的。」

林風聽見先生的話，也覺得心全灰了。去意大利原是他多年來的美夢，如今有實現的可能是使他十分快樂。他想把一切都忘了，用理智治伏自己，打斷這全無望的愛情。但是理智不停的理智，却很少治療好人。困難和波折常是令人更愛心深切些。——不久以後，他仍然繼續他的妄想，不停的追訪探求，想不再求先生只自己着手贏這件事。

四

林風是用過許多心思和時間，才打聽出以上一點關於藍衣少女消息。自從他和清水分別後，他就拿清水的頑笑話當作好方法去實行。最後，他果然得到成功。一天在著名的某女學校門口他重遇見她，這次她仍穿着同樣的藍衣，同樣的明月般的美艷和光明。自此以後，林風如太白星般的忠誠不變，每日來這里過一些時間。只是他幸運並不大好，他常看見那個金黃色髮藍色眼的英國人，栗色髮的德國孩子，以及那次在公園中的每一個別的少女，她們也仍然三兩結隊隨說隨笑的在街上行走，顯出無限活潑無憂少年心境。只有那位藍色少女，却是像顆流星，忽然露出一點光明，又久久不見了。 他既不知道她的身家， 也打聽不出她的姓名。他自己叫她艾思 Esther—— 一個星辰的名子，又含有希望和幸福之意。——希望和幸福不知何時才能達到，她眞恰如個流動星辰，再沒有定跡。

清水是他的密切朋友，常分担他的喜憂。也極熱心的想知道他的努力有過多少收穫。偶然還和他同來這街上延佇，也就此看看別的孩子們。

一個星期六，他們兩人又去那地方，久久淹留，看到人人都已離開學校，街上變得極冷靜時，也沒有艾思形影。他們覺得十分掃興，想返路回去，忽然一個汽車由校內開出來，車到門口轉彎時開得稜慢，他們看見正是艾思和個老年紳士在裏面。他們驚訝又歡喜的看見那老人容貌正是報紙和雜誌上常見的。車走過之後，他們談論這老人，說他生平作爲和給人的影響。他們想艾思必就是他的那個獨一女兒，才明白緣何她是那樣超絕的美貌，又有那樣多尊貴氣概。清水首先提到他們的先生認識這人。林風也同時想到，先生還對他們說過這岩元先生的一點事蹟。金澤先生原不是普通畫師，很認識些顯宦貴人，並且知道這些人家世隱情。——當他想到這里，他是興奮又快樂，幻想許多美夢和幸福。他自知是先生寵愛的弟子，又是那樣着迷。便大胆的對先生說了以上的話。雖然，他得來的只是灰心掃興的回答，人的情却是一開始便難再中斷，他仍然迷惑不醒！

五

每年秋天，××學校都舉行一次謝恩禮。此日東京各處各種不同會的敎士修女都來參加。與世隔絕的修道院整一年間只今日任人自由參觀。這消息好多日前便傳佈出去。到時有不少的信敎人和家長以及些只由好奇心而主動的人們都來參加。全校擺滿鮮花，學生整齊的穿着同一制服，每人抱一捆白百合——這敎會中最愛的，叫着「聖母之花」——用來象徵「潔白」，「單純」，和「耐久」，女子應有的美德。修女們都拿個蓮花形的紅紗燈。照映着她們的深黑衣裳。這兩顏色是十分觸眼，看去却有一種奇異的美和柔和的光。大家排成齊整的兩行，在園中隨唱隨行，感謝天主給的秋麥和孩子們讀書好時光。把一切的收獲和成績都歸恩於永生的主。長久以來便成爲這學校關切人之一的林風，今日自然不肯放棄這機會，早早的他便和清水來到這里。這學校繁茂花木和清幽環境都引起這畫家們的讚美，那些輕行緩步，長紗垂地的修女們也起一種虔敬之感。他們隨着傍觀的人衆在山坡上行走，看那些隊伍在山坡下林木中移動。臨高下望原是最清

楚，他們不久便看出那次在公園中的女孩們，以及他們以後在學校門口的人們的臉。但是艾思，他們所盼望看見的人却在何處？由最小一個孩子到末後最高的一個修女都過去了，艾思是絲毫未顯現。有過失望遭遇的人都可以猜得出林風此時心境，尤其是人以為能成功可以成功的事，臨末失敗了，那失望更是加倍苦味！最奇異的是，我們所愛的對象越是渺茫高遠，彷彿引誘我們的力越強些。越是得不到的，彷彿越是美。林風的願慕和熱烈的心，自此日起，反更自增深！

六

艾思，艾思如今是在何處呢？是否因她知道有人想見她，她便隱藏了？不，她絲毫也沒有過這樣思念，原來她就全不知道世上有這個關切她的人，更不曉得有人叫她「艾思」。她不是屬於別一個世界的星辰。她原有個更美於她更合適的名子——但那名子却太美太神聖，不宜寫在這里，——我們只好將就也學用此稱了。

正如老畫師所說，她母親是個西班牙人，貌美而深於情，此外還有顯著的虔信和德行。艾思不幸在極年幼時便失去了她。父親也是虔信天主教人，所以自妻子死後便把女兒送到一個修道院去由修女們教育照看。十幾年來艾思都住在修道院中，只在很稀少的機會方出去。這就是林風不見她和別人一齊下學後回家的緣故。雖是在個極寂寞環境界中長大，艾思却不是冷靜淡漠人，她天性極快樂活潑——直到許多改換，許多年故意磨歷後，她這性情仍時時顯露出來。——當此時又正在人最光明的年少時代，她的心總想世上幸福享受，生活和自由。不過當林風開始願慕她的時候，一點改變已開始侵入她的生活了。

當學校行感恩節禮那天，艾思是在自己家裏。因為她父親偶然受了風寒氣侵入胸部，許久都沒有恢復康健，所以艾思搬回家陪伴父親。

這天下午，在一間陳設極奢華美麗的房中，老紳士靠坐在一個臨窗長椅上，他長久的凝神望着窗外秋天風景，這正是金風細細，梧桐葉初墜時，全庭園充滿着蕭索清秋氣象。他不由長聲吁口氣，一種殘老衰弱的哀情佔據他整個心靈。他面容消滅，顏色蒼白，兩手透明而呈異光。雖然他不呻吟痛苦，但時時的乾嗽，和艱難的呼吸，除去艾思，傍人都知道，他自己也明白，他的精力是在刻刻消耗。

艾思坐在他身傍一把軟椅上，和這無顏色的老人相比，她看去更是那樣的柔美艷麗。她臉上神色極好，光采而安樂。人至病危時，至親的人反往往不能覺察。艾思也是在這樣為愛心而蒙蔽了的情況中，她太愛父親了，所以永不任父親會死的這思念進到心中。父親如有深思的看着他的女兒，她安閒無憂的神色，使他覺得無限淒楚和不忍之情。只有艾思的父親才知道，她是個何等柔順聽話安慰人的孩子，她在他父親生活中是佔多主要一部分。即使如今，人至遲暮，原應像個基督徒似的平安安的脫離塵世，去和救世主，一切聖人，和他失去了的親人們相見，去開始不死常樂的另一世。他都覺得只這個女兒便把他心全弄散碎了。他知道當他去後，一切會於艾思都何等改換，世界會如何變寂苦了。他看見女兒抬起頭來看他，不願讓她猜到自己所想，他微笑說道：「孩子，你應是悶了，該出去散散步，看看陽光。」

「我不悶，爸爸就是太陽，和你同在的人都是溫暖快樂的。」

「不要拿爸爸當作太陽，傻孩子，不然若爸爸死了，你便覺得世上只有黑暗，永不會再快樂，只有天帝的太陽才是永久的。……你會唱嬤嬤們的讚美歌麼，唱個給我聽罷。」

「在教堂時，我常和嬤嬤們一塊唱，但我並不喜歡唱，她們的歌調是太低沉太淒苦了，和我的愛好不合，我只愛唱高音的歡樂曲子……」說着艾思便輕輕唱個流行歌。

父親說：「孩子，你永是和嬤嬤們及個老父親過日子，却還是快樂又

活潑，是令我很歡喜。你原可以有更幸福生活的，若你母親沒有死，那我們都更會好得多。她是個最不自私的人，你知道一切美德都是由此而生…她臨終時，告訴我要我把你送到修道院去交給嬤嬤們教養，她不只是因爲家中沒有可靠的人，也因爲要你從小學到宗教，有個完美靈魂，她最喜歡經上那句話，「一個人若丟失了靈魂，即得了全世界又有何益？」所以她切切囑說，「不要我把你交給異教人。」當初別人都勸我說因修道太淒苦太寂寞，於年青孩子不相宜，不要我送你去。但我終依你母親意願作了。嬤嬤們敎你知道宗敎，學問和許多有用知識，令我相信我當初作得不錯，她們的敎義也未曾減損你對生活的愛好和希望也使我安心，我可以有話對那些反對我的人。不過人間也不盡是光明和幸福，嬤嬤們也是同我們一樣的人，有同樣的心性。是有緣故，她們才摒棄一切來過如今生活。你再在這世界住長久，你就會明白，當人有悲苦不幸時，人就懂得嬤嬤們的歌唱原是何等甜美而安人心的了。」

「或是這樣，爸爸，我很明白你話的意思，不過如今我尙未有悲苦，我很安心很可以快樂。」說完她開始唱個歡樂歌。

「孩子，孩子，不要一點都不顧慮打算，現在你不開始作一點嚴重思想，作些準備，將來你就毫受不住眞悲苦担不起生活的煩擾。我活着時，我總不任風雨吹着我的小鳥，若上帝要我離去此世，你將怎樣好……」

「爸爸不會死，我很知道。這是聖母和我之間的事，我已說好了誓願。嬤嬤和朋友們都在爲你祈禱，我們還有很多很多歡樂時光。」

「不要隨便起誓願，不要自信太過了，天帝不喜歡這樣的，傻孩子！嬤嬤們說你可以隨便就寫樂曲，你能把這個祈禱文譜出來唱給我聽麼？」

艾思低眼看一下她父親所指的彌撒書的那段，她看見 De profundis 那幾個字，不由顫戰一下（由深處出，這是天主敎人給死人念的經）——「不，爸爸，我不會唱這個，這將是太低音了，和我的嗓音不合。並且這將使我悽苦流淚，你叫我作別的事好麼？」

「那麼你用敎堂的調子唱傳道書的最後一章吧。」

艾思如命的打開聖經，翻到傳道書的第十二章，她美而清朗的音喉把這本永久的書的著名一段唱得這樣哀切動聽…………

你當年少時，要記念你的造化之主，不要等不幸到來，你說你過的日子毫無歡樂。之前。

在太陽月亮星辰都於你變爲黑暗之前。

於看守者都開始抖戰，最强壯人都變衰弱，推磨人止息工作，即使小鳥叫聲都令人驚怕，唱歌女子也都失去美音之前。

於人臨高生懼，平地戰驚，鬢髮蒼白，蟋蟀也成重担之前。那時慾念消退，死者去永久住家，親友在路上哭泣相送。

於銀鍊斷折，金罐破碎，土瓶損壞，水輪於泉旁破爛之前

在塵土歸於塵土，靈魂返於賜靈的上帝之前。

虛空的虛空，萬事都是塵空…………

父親流下淚來，這是他此生最末一次聽人的歌唱了…………

七

只在當天夜晚，艾思的父親便死去了。他的財產虛名從此都與他毫無益處。只有盼望靈魂去天堂的希望是這死者和生人的唯一願求和安慰。

他晚年過的是完全隱退的生活，極少與外人相接觸。有人說他的幽居簡出半由於老人心倦於酬應。半却因欲使女兒能得清靜安寧。他與世間千千萬萬人相見，未曾遇着個可託付他女兒的人，而爲這些人的浮囂和不當的觀感感到極端厭倦。所以直到他死亡，他女兒仍是孤單，沒有人和她同担悲苦。——他生前的冷淡拒絕了一切賓客，他的死亡却引來無數相知和不相識人。這些人自然的被死者家人和親族恭敬和有禮的接待。——

金澤和他們的弟子們都來致唁，大家都想看看這使他們朋友迷惑的小姐。林風也覺得他的高遠難接的對象，如今竟漸相近，所有的希望夢想，似也有實現的可能了。

不過，所有的爲艾思而來的人們都不能失望的回去了，這小姐，被這太重的愁苦壓積住，絲毫不能掙扎支持自己，全未能出來見人完成任何禮儀。

八

這死亡消息傳到學校時，那些慈心的嬤嬤們是極關懷。她們愛艾思如同自己的女兒。艾思父親生前極敬重這些美德深的嬤嬤們，自己又是虔誠信教人，是常熱心注意幫助學校事情。她們作個彌撒，爲死者靈魂求安寧，同時大家都寫信去安慰艾思。但同時一種潛伏的疑慮和不安漸漸擾亂她們寧定的心。她們原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明白艾思的性格，她的易感和難忍苦痛的心，她對她父親的深情種種都不能不使她們猜疑如今艾思是在何等情況中。她們時刻都在盼望艾思回信，那怕是封充滿愁苦哀情的短簡也可以給她們無限安慰，但這一點希望也無回答時，她們不能不在那波瀾不起的心中充滿了對艾思的掛慮。

艾思的父親死後的第五天一個下午。修道院長——大嬤嬤對在她身傍的一個「姊妹」說：「我如今必須要出去一次，請你去告訴各人。」「姊妹」溫柔的答應了，到各個嬤嬤處去傳達這個信息。嬤嬤們是平日不出門的，除去重病時去醫院，或有什麼別的重大理由。這日大家得知這消息，不僅不似平日一般因大嬤嬤的特別行動而慮念，反覺得人人心中都安舒輕鬆了。知道嬤嬤此去必能把一切都安排解救了。

那日下午，艾思家僕人開門看見一個黑衣修女要見小姐。這忠誠老人淒涼的告訴她「小姐情形十分不好，如今家中人人都爲她愁苦不安，怕將有變重的不幸。自主人故後，她未嘗一點食物或飲一滴水，鎮日躲在臥室中，禁止任何人去打擾她。我怕她決不能接見您。」嬤嬤搖手阻住他的話，直接向裏面走去。她走過深深的庭園，穿過曲折的廊廡，仿彿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引指她的道路，雖然陌生第一次，她容易的走到艾思房門前。緊傍的僕人原想阻攔她前行，但這客人說不出的尊嚴氣概，和一種神秘一種不可侵犯之處却止住了他任何言動，他轉過路去告訴艾思的叔叔，和別的留住在這家中帮忙的親友。

九

當嬤嬤推開艾思房門進去時，她是那樣驚於房中的黑暗，雖然只是下午，關閉的窗扉，密遮着的厚幃幔，却使這屋子全不見光明，好幾分鐘之後，她才略爲分別窗扉所向，她走過去，拉開些帷幔，略爲開些窗戶，任些空氣和光明進來，她回過身來才能看明房中傢俱器皿。在帳幃低垂的另一扇長窗下一個長睡椅上，她看見她最愛的孩子的身形。「她是睡覺了麼？」嬤嬤自己奇異的想，「看她是那樣的安靜無動舉。」

嬤嬤輕輕走到她的身傍，坐在她身傍睡椅上。她看她的雪白色臉和她的深黑色喪服相映耀，是這樣兩個悽慘愁苦的顏色。她的頭無力的靠在一個白緞綉花枕上，像個死人般的慘淡灰白，她平日大而明媚的眼，半閉着。在她美如彫像的臉上是這樣深深的刻着殘忍的苦痛和悲哀所留下的痕跡。她灰色的唇時時輕微的動着，表現她在生死之間徘徊所有的一點生力。她全身都顯出個被過度的不幸壓伏心被痛苦弄破碎了的人。

嬤嬤好幾分鐘無言的看着她，自己不由發出聲長嘆息。她覺得一種憐憫和同情的哀感如利箭般深深刺射入她的心底。她滿眼充滿了淚。她的柔心是想就這樣放任她。由她這樣無知覺的半生死的去得到「死」得獲永久安寧。不再驚擾她，再令她破碎心恢復知覺來嘗人生苦。但是她的宗教和本

分思念是在她心中更有力，終於，她硬着心要去喚醒她。

「艾思！」她悽愴的但是嚴重的說。「是你就這樣的放任自己全任哀情主宰了麼？孩子，我原對你有那麼多的信心和希望！起來罷，不要容自己這樣了。……」

這聲音驚動了艾思，她全身抖戰了一下，像個人由深夢中被雷聲驚醒。她用自己雪白的手用力壓按自己的額。

「艾思，你沒有聽見我的話麼？」嬷嬷還是用嚴重的聲調說。「我來叫你起來，有什麼權力你能這樣毀損自己呢？」

「什麼權力麼？」艾思機械般的重復嬷嬷的話。「我爲什麼要活着呢？——他——他已經死了。是誰在這里這樣的和我說話？」

「是一個要你聽話要你服從的人和你說話。孩子，轉過身來看看我。」

艾思睜開她的眼睛，但仍無力動轉身體。「你再說罷，我愛這聲音，這能令我想到過去的快樂光陰。」

嬷嬷看見遠處桌上有瓶葡萄酒，她走過去倒了半杯，遞給艾思，說：「喝這個，艾思，然後回轉身來看我。」

她果然聽命的作了。回過身來看見這個再也想不到能看見的人。她快樂又驚訝，捉着嬷嬷的手，她爲一種太奇特的思念充滿，她不能即刻說話，她的淚像泉水般的迸流出來。這是她父親死後的第一次流的淚……

嬷嬷握住她的冷如冰的手，輕輕吻下她的淚臉，任她的淚無限止的流下來。生力和血液的循環漸漸的返原艾思身體。

「嬷嬷，嬷嬷，你是何等慈心的來看我，我覺得這樣的弱而無力，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

「唉唉，孩子，你把這不幸太担負過重了，我不忍見你這樣，我原希望你能比這樣好得多。艾思！」

艾思把手抽回去蓋住臉，又痛哭起來。

「這是一種自私的愁苦，才會這樣顚覆我們，孩子，你不肯服從的聽上天的意旨，不肯作天帝要你給的犧牲！」

「不過，嬷嬷，親愛的嬷嬷！不要這樣忍心的責備我，天主奪我這樣多，你不知道他如何顚覆我！」

「不幸的孩子，也許天主還要奪你別的東西呢！你可有法躲退麼？」

「幫助我，」艾思說，「幫助我，讓我能把這愁苦捱過。」

「這才是我親愛的艾思說的話！把你的痛苦難過告訴我，孩子。」

「嬷嬷，爲何我還該活着，怎樣還能溫柔服事天主？我生下不久他便奪去我的母親，使我永得不到母親的溫柔和愛，如今他又奪去父親。嬷嬷，你說天主永不拒絕我們正當的請求。但我整夜不眠，斷食，祈禱，緣何全歸無効？如他是公平的主，緣何他給別人父母兄弟姊妹，令人家終生安樂不見愁苦。却苦苦用不幸壓伏我，重重的災苦都集給我？如今把我僅有的親人又奪掉，茫茫世界，我能與何人相依，在何處得安慰，我爲何還要偷生，捱延這無邊之苦，來希望求憐於這個不肯聽我祈求不憐憫我的主！」

「孩子，孩子，不要再說這使我驚怕言語！是我們那麼多年對你的教育和引導，全無効益，只使你說這些連異端人都怕說的可怕話麼？你使我這樣灰心失望！」嬷嬷說着，低垂了頭，像艾思的話十分中傷了她。

「嬷嬷，嬷嬷同情我，不要對我說這樣無情話，你不明白我怎樣的受苦過！」艾思全身都抖戰像個全無力支持自己的受傷人。

嬷嬷像不注意她的話，也未看見她的樣子。她用手托着臉，像心中充滿哀悔和絕望的懺過人。

「親愛的，親愛的嬷嬷，」艾思努力抬起身來，跪坐在地上，把頭靠在嬷嬷膝上，「我知道我說了使你哀苦的話，我錯了。如今你鼓勵幫助

，告訴我，我該作的事，我一定依從你！……」

嬤嬤的淚於此再也遏止不住，如泉水般滴在艾思髮上。她用手扶着艾思身體，她無力的依在嬤嬤身上，富於學識和經驗的嬤嬤善視人心的眼光，如今看着她這深愛的孩子，艾思心中的悲苦哀怨，對生活的怕懼及一點留念，如本打開的書，頁頁顯明的擺在她眼前。她慢慢把宗教道理，一切生死之道，及溫柔服順天帝的意旨的人們所得的平安和福都講給艾思聽，把這無望的灰冷的心又重新引給天主和宗教。

直到暮色漸深，鳥聲靜止時，夕陽一線殘光由窗際射進來照在這道深嬤嬤身上，艾思抬起臉來看她靜穆安詳嬤嬤，這時她像個慈母也像個聖人。她想嬤嬤也有過如今同一時代，歡樂自滿，有無限自愛自驕，對生活愛好希望心。忽然一日，她受到不幸，或什麼警悟，她便摒棄了平日愛好的一切，投身宗教，苦難磨練使自己成如今的強有力的性格，不自私的心，種種得人讚美的德行。艾思如夢重醒，思念起父親的話語。——「你現在不明白，以復遭受不幸時，便會明白嬤嬤們的生活美好，歌聲甜而能安人心。」艾思明白生命何等無常，自己以前是何等太固執了，與嬤嬤們同在十餘年，緣何今天才明白自己生活應取之道？早時總想念安樂幸福，那樣鍾愛世上的繁華和貪自己的安適？這時彷彿在窗外在天際，也彷彿由她心底，起來一種輕柔和軟的聲音，對她說：

給我你的心罷，孩子，
因只有我對你的愛是深而永久，
你的哀愁苦惱全無益處，
給我你的心，你便安悅了……

艾思覺得自己的心跳動得這樣猛，她緊緊捉住嬤嬤兩手。此時此刻起，艾思是決定她該走的路了。唉，可惜她早未豫想到，而任悲哀疑懼毀損了自己。我們常是把個破碎了的心交付給天主，歡樂幸福時信仰很容易便輕拋了。

這樣心對心的艾思和嬤嬤長談。以前的求安樂為己的心如今全消散，現在她要作個柔順聽話的孩子，服從造物主的意旨，不再哀怨恨苦了。

家中人聽見僕人言語，都好多次的來到艾思門外，想知道這神秘的嬤嬤來作什麼。艾思的叔叔是正直明理人，明白嬤嬤來是為解勸她；給她益處；能阻止住她過分的任哀情損害自己。他禁止任何人進去打擾她們。但日後，他却永遠的後悔這次的放心。

黑夜來時，嬤嬤一點不肯再勾留的回去修道院。

艾思不久便慢慢恢復了體力，出來重見天日，給一切人無限安慰和歡樂。

十

第二年一個春天，林風似有意又似偶然的重走入上野公園，他徘徊四望這園景，同一春光，同一園景，他自己思量是否心情仍與去年相似？若不相同是異在何處，是比較多幸福些或是不如舊時？他想想却高興起來，因為事事都像在進步在助他成功，去年此時，他與艾思初相見，毫不知道她的一點情形，如同忽然在你頭上青空顯出的一朵彩雲，忽然會全都散了，叫你再也追尋不着。但是他這次的邂逅却彷彿天安排下的，以後又彷彿處處天意都欲使林風成功。他竟知道她的來處，家世。她有個高貴傲慢的父親，原可阻止一個畫師的妄想，但是這個能為梗人也去了。如今他隨着一羣賓客也居然常往來艾思家。他知道艾思小姐本人和資財都引無數人冀求，若他大膽的前去致意，說明前後因果表示自己專誠，是否就全被拒絕呢？自去年晚秋時，金澤先生就把他去意大利的事安排好，但他淹留又淹留，使先生不快，朋友猜疑，原為什麼？他自從艾思父親死時隨着金澤先生作過一次弔客，以後常利用這點開始，大膽的去艾思家，他每次看見她

時間都不久，每見一次增深他情感一次，也更使他苦惱加深，艾思是溫柔性格，每個舉動每點言語都是這樣易於牽引人，易於令人相信她的好意，同時，他覺得她又是那樣神秘渺遠，如同天上星辰，看去光明燦爛，柔光近人，但人却不能走近不能攀援，他曾經過多少無眠長夜，有過多少緊張情緒，是這樣由心底的寂寞煩憂。他永遠謹愼不表示自己希望，因怕受拒絕的難堪，寧願這樣費時間費心思的忍猶疑不安的苦……如今，林風決定這情景不能再任延長下去了，要立刻去試試他的命運。他走出公園，轉去艾思家。

近一個月林風未來這里，平日賓客常滿的邸宅，今日是異常的寂靜。他走進去和艾思叔叔相見。林風說過幾句酬應言語後，終於吞吐表明來意，艾思叔叔早聽見金澤先生們說過這青年的夢想，倒不覺得他的請求突然。他深思的看他一會，把手放在他的肩上，緩慢低沉的回答道：「先生，你來得太遲了，你不知到我們今日去神戶送行人麼？——艾思小姐已動身去意大利去入修道學習院，此後她是與塵世絕緣的了……她說是這原是由幼小時便決定了的心願，也是她自己父親所欲。所以我們只好任她自由去行，……也許她父親早猜到，臨終時，他切切對我說：「此後全任他女兒自由選擇她自己所願生活，家人毫不要加以阻難……」叔叔眼中溢滿着淚，他看着面前這個碎心人，自己忽然想說：「當初你爲何不來見哥哥，或你竟能得他青睞。」他不是信教人，他深刻感到他姪女作的犧牲給他的苦痛。林風與日與增的情感，如絲網般的繞纏着他的心靈，如今這消息如利剪般剪斷他的癡情，此後他的心也連帶剪碎了。這正如一首法文小詩所說

Cruelle departie,
Malheureux jour!
Que ne suis-je sansvie

Ou sans amour
嗟被慘別離，
悽惻哀苦日！
何若我罔生，
或其無情愛！

十一

不久之後，林風動身去羅馬，這次毫無掛念顧慮的前去，把所有的愛心和時間都用在藝術上。六七年之後，他重返故國。果然如他青年時的希望，聲名，地位，金錢，樣樣都得到了。在不只一張繪畫中，他把他青年時幻夢中的人的容貌在一個仙女或天使的顏面中表現出來。他過分愛好工作使他避免一切實際的人事和家庭。並且他似太過耗用精力，又忽略自己康健，未至中年便呈衰老狀態了。

光陰使藝術家作品成功，也使艾思將宗教美德求到。修道院中平靜清冷生涯，使她這多年來如同埋在雪中，把一切少女美容全保存住。每日祈禱，務學問的犧性生活，把她天性短處全消去。智慧，虔信，及她心底的和平都影響到她外表，她是這樣的溫柔穆靜，又這樣的有一種非凡世的美。年月黯黯的過去，離世既久，她彷彿全忘了修道院外的社會，偶然也許她也回憶當年，但她曾影響過一個藝術家的生命這麼多的事，她自己知道不知道却沒有人能說了。

十二

一兩年以前一個春天，素斐和父親去參觀一個新近亡故畫師的遺作展覽。他們十分欽佩讚美這畫師的傑作，處處表現他的藝術天才和長期的深修養，同時，素斐有種奇異的感覺覺到這畫家的技術奇特的投她所好，他

描畫的容貌都是她所喜歡的一種○人有時出於天性會偏愛某一種藝術，而厭見別一類，正如人讀書，自然是會專嗜某某人作風○這種情感原不足怪○不過素斐不久便找出來她這感覺的來由○當她走入第二畫室，她立刻便被一張畫像弄呆了○她久久凝視越看越覺驚異○那沉思，那淺笑，都畫得這樣精神，素斐都覺得她是在個幻境中○她才聯想到，這里有許多作品都是本一個人像，只有這一張，一個常裝女兒，因不在仙女或天使的一種奇特裝飾上，是更似眞人○她看見這畫一角簡單用白色寫着「——Ethel」她熱望的求父親把這畫貰給她○

第二天是星期一，素斐回到學校，這些日子嬷嬷不十分舒服，休息時不出來看守學生玩○下午時，素斐拿着她的大紙包走上樓在琴室中等候，幾分鐘後，她聽見輕輕的捷敏的脚步聲，這樣輕悄可愛的修女們所特有的一種步法○是常令人心感動而歡樂！素斐問過嬷嬷安好，便開始拆那紙包○

當嬷嬷看見這畫像，她比素斐初見到牠時還更驚訝○素斐是細細省察思想惟恐不像○嬷嬷却是一看就知道却不願牠太像眞人了○因爲修道院雖沒有鏡子，人總不能忘自已的容貌的，連一個畫師，幾次的短時間相見，幾年的長相離後還能把人那麼傳神的畫出來○所以嬷嬷自有比素斐更受驚的理由○

素斐慢慢告訴她這畫的來由，嬷嬷永不對素斐保藏秘密自然把她知道的往事也敘述了○

故事說得太長了，我們無妨不寫她們此刻心情，情景及言談，因爲這也實難描寫得出來，……她們省察够之後，最爲難的是怎樣處置這畫○人知道修道院中是除去聖畫不掛別類畫像的○素斐自然是太願意有這像放在家中○但嬷嬷却說不謹愼，若她們把容貌改一點，沒有人分辨得出來的時，也許不妨事○她們决許這樣去作○

那天傍晚，教圖畫的嬷嬷去畫室時，看見兩人靜悄無語的在那裏工作，她脚步十分輕，她們又在極用心凝神，所以毫不知她走近○但這好心的嬷嬷看見她們的功作忍不住驚呼一聲，把她們都弄得大大怔驚了○她喊道：「你們作的什麼怪事情，把好好畫這樣塗抹！」但是嬷嬷來的已太晚，畫中人整個臉部都被塗抹掉，只剩下一隻扶在胸前的手和衣服是這張傑作——或是多年的心血結晶的唯一部分了○這兩個被發覺的人是十分羞愧爲難○是素斐先回答道，「是我畫的畫，嬷嬷要改，不留心把臉部弄壞了，怪難看的，所以不如都塗抹掉○」她的聲音是不快樂，心中是十分悔懊婉惜○但是狡滑的嬷嬷笑着說：「孩子，不要爲張畫便這樣不樂，你知道什麼藝術，傑著，都是

「空虛的空虛！萬事都是虛空！」

江南柳

陋

道貌岸然的歐陽修先生，曾有小詞一首：

「江南柳，葉小未成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閒抱琵琶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關心，何況到如今！」

確是一首言之有物的好長短句。捨文忠實有其對象，而且當時朝野譁然，最後還有勞他老先生的大筆，向朝廷大上其書，「書」中詳述其自身並其被猜爲愛情之主題者之身世，而力闢被誣之枉。朝廷重文忠之名，並未將此事作成一段風流公案。於是後人並此「十四五」之小詞而否認爲文忠之作：此則未免多事了。

朱竹垞的風懷詩，已有人爲之考証甚詳；黃仲則的綺懷，也是一篇眞實的自剖。這位辦風病鶴的詩人，對於他那「賺來誰費豆三升」的情人之出嫁，表示着深切的惋惜，於是「似此星晨非昨夜，爲誰風露立終宵！」便成了家傳戶曉的名句。至於朱老先生，雖然在詩中竭力使用其拆字本領，想遮蓋住對方的芳名；不過經人婉勸他詩集中删除這二百句的情史的時候，他立即憤憤然怒道：「寧不食冷猪肉，也保留風懷詩！」

這兩位詩人的胆量，毅力，精神…………確實值得佩服。

因之我們更想到雪萊不曾因爲他「贈予——」而貶損聲價，歌德未曾變了他的「詩與眞理」的牽累。然後說到拜崙，說到盧梭，說到英女作家喬治愛利奥特，說到法女作家喬治桑…………在他們的背後，都多多少少隱藏着一段至多段的非正當的戀愛。

詩人，原是作人所不敢作的「勇士」，原是道人所不敢道的「先知」。循規蹈矩，雖然能博得社會的稱讚，不過他們才是天字第一號的俗人！

於是我最愛背誦「十四五」的小詞，我最愛幻想那一幕拋開禮敎的「愛之悲劇」，一位帶陰沈性的女子，受着環境的束縛，他的心情發生着何等劇烈的變化！…………結果呢？正史不載，然而一個想保持他的「令名」，一個想維持她的「貞節」，絕然不能十分「明朗化」了。

島崎藤村寫過一部「新生」，主角是他的嫡親姪女。據考証，這也是一篇事實。

戀愛常常因爲環境而發生畸形的現象，但爲得到眞情流露的作品，「禮教」二字最好暫時關起來不談了。

在城市裡（四）

張天翼

那位大太太可沒住嘴的意思：想不到一位六十二歲的老太太——還這麼有力氣說話。她把一雙手擱在茶几邊沿上，看去像是用鹽醃了許多時日的，又乾又白，跟她那張皺巴巴的臉一樣。那兩片薄嘴唇很快地一下子縮緊，一下子掀開，發出嘶嘶嘶的聲音：顯然她那排假牙沒鑲得安貼，一說起話來就會透風。

『他們眞是希奇巴拉的，』她把腦袋湊過去點兒，彷彿告訴他一件了不起的機密事。當秘書長有什麼稀奇嗄！——比印花稅分局長還小一品哩。你們二少爺連這個局長都不情願玩，硬辭硬辭才辭掉的。嗯，眞的也難怪他。人家當局長賺錢，你們二少爺呢——還賠本。再玩下去——家裏田都要賣光了哩。……你們二少爺說：做官沒得玩頭。眞的。你看看嗄：你們二少爺當局長的時候——今兒個縣太爺請酒，明兒個商會請酒，他還嫌煩哩。今年子正月裏初二起，一直到——到——。

這里她轉過臉去問她孫女五二子：

『到十幾啊，那回子？』

那個十一歲的五二子正在挑着花。客人進門的時候她打量他一下，又俯着去做她的事。這時候她就很快地答：

『到十九。』

『唔，十九。你看！一直到十九都有人請：他一直沒在家裏吃過一頓安穩飯。……搬到城裏來總是應酬大：人家總要請你們二少爺管管事。早就說要下鄉找管田的說話，總沒得個工夫。鄉下這幾年也眞是！……哦，眞的，你兩個兒子呢？還好不好？』

『他們……』

『你們二少爺啊——辭了局長還是忙。眞的。丁文侃那個秘書長——還是你們二少爺幫忙才玩成的哩。你們那個本家，你曉得的，從前五塊十塊的常是來告幫。那回子我家那個親家太太來借錢，說是——說是——』

她掀着嘴沒有了聲音，用詢問的眼色看看她孫女。於是五二子微笑着，口齒很淸楚地報告了那句話：

『她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她說：「親家太太哎，做做好事嗄。」……』

大太太就格格地在嗓子裏笑着，好像怕人聽見似的。她那孫女用光閃閃的眼睛瞧着客人，愛笑不笑的——似乎表示她從前小時候就認識他，又彷彿要看破他裏面的心事。

丁壽松可笑得很忸怩。他決不定要不要走出去，肚子裏老反復着那個疑問：

『怎麽攪的呢？……怎麽攪的呢？……』

以後大太太的話——他幾乎沒有聽進去。大概她談到了城裏的一些情形，又談到了公舘裏的開銷。

『我呢——還是柳鎭住得慣點個。柳鎭眞是個好地方。你到那塊去的那年……哦，眞的，你是哪年到過那塊的啊？』

這位客人驚醒了一下：

『柳鎭啊？——我是……』

『柳鎭什麽都好，就祇是那些個壞人——搶東西放火他都來。你們二少爺才不放心我哩，硬要接我到城裏來住。……也是天照應：要是我還在柳鎭的話，那塌倒頭的大水就逃不過……』

忽然——五二子好像感覺到了什麽似的，猛的抬起了臉。接着她把挑花綳子往桌上一放，躡脚躡手走到窗子跟前，掀開一小角窗擋望外面張了一張。

『怎幹？』她祖母吃驚地問。

那位孫小姐搖搖手，對窗子那邊㧐㧐嘴，又拿兩隻手指指自己的太陽穴。

於是大太太提高嗓子問丁壽松餓不餓，還叫韓升照拂這個遠客去吃早飯。等別人挾着包袱要出房門的時候，她又大聲說：

『你這回還沒看見你家姑奶奶吧？——去看看嘎！……』

爲了大少奶奶還沒洗好臉，丁壽松就在門房裏等了一個多鐘頭。他的住處是給安頓在這屋子裏的，跟老陳拚鋪。他把包袱放在一把快散了的太師椅上，這才坐上吱吱叫着的床沿——老遠地想了開來。

第二二章

『見了鬼，』丁壽松嘟噥着，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麽事似的。

什麽地方有嘰里噼嚕里响聲，好像有誰在搗鬼，又像是搓紙的聲音。聽着叫他更感到寂靜，更感到自己是孤單單的，好像這屋子裏那些人——壓根兒就不知道添了一個客人。

那位老陳一會兒回到門房裏來，一會兒走出去——不知道忙些什麽。可是走起來總是慢慢的，輕輕的，似乎拚命要叫他那雙瘸腿踏穩當了——拐得像樣些。他一直沒跟丁壽松說一句話，也沒看他一眼。

丁壽松想要曉得別人底看不看得他起，他故意想出些話來問：

『呃老陳，眞的，你在這塊幹了七年吧？』

過了好一會兒，那個才冷冷地瞅了他一眼：

『哪里止！』

『哦，九年哩，怕有。』

他沒等着回答。於是又問：

『九年，可是啊。』

『沒得。』

這位客人有點不舒服：他彷彿一定要知道這回事才放心。他緊瞧着老陳的背影：

『那麼幾年呢？』

沉默了十來秒鐘，老陳說：

『八年還欠兩個月。』

丁壽松聽着歎了一口氣：不知道他是對光陰生了點感慨，還是因爲坐着的床鋪太高了叫他不舒服。他右腿擱上了左腿，兩脚就臨了空，腿子懸得發酸。可是沒把腿子放下來。

他一直沒移動他的視線。老陳背着臉在忙着兩隻手，似乎在那里縫補着什麼。丁壽松可打不定主意——要不要再跟這位門房大爺攀談幾句。這麼沉默着很叫人不好受，一開口他可又怕別人那付愛理不理的勁兒。

等到老陳一拐一拐地走了出去，他於是對自己說：

『嗯，眞是的。老陳還是這個老牌氣。他對二少爺也都是這個樣子。

本來他還打算從老陳那里打聽點什麼，現在才知道辦不到。這公館裏上上下下的脚色——他丁壽松都摸熟了他們的脾氣，祗有這個老陳有點特別。

『哼，一個門房！』——他才用不着去看一個門房的臉色哩。他從前進城來祗是跟上房裏打交道，跟老陳沒有什麼來往過。

他站起來舒舒腿，把包袱放到床上，揀空這張椅子上自己座上去。

太陽光漸漸射了進來，當窗的桌子畫出一個耀眼的平行四邊形。影子在發着抖，發光的一塊在閃爛着，好像桌面上給炙出了油——油星子輕輕地在那里跳動。

天空藍得沒有底：打這門房裏的窗口望去，叫人會無邊無際地想到老遠的地方，想到老遠的事，彷彿連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到底獃在一個什麼世界裏。一些白雲浮在前面，帶着躊躇的樣子慢慢流着，好像給那些屋脊擋住了過不來似的。

那些屋脊就顯得格外高，格外驕傲，看來竟要俯視全城一切的建築物。

這麼高大的屋子可有五進。廳上總是掛着些灰撲撲的字畫，陳設些笨重桌椅，就叫人覺得這屋子更加大，更加空洞，走過的時候聽着自己的脚步子，聽着嗡嗡地起了回聲，簡直有點害怕，一面又忍不住要羨慕。

可是丁壽松每逢到這公館裏來，就不得不穿過這些陰森森的廳子：主人們住的是後面幾進。他還記得大太太跟二少爺住的兩進——有幾房門一直鎖着，還貼上二少爺親手寫的封條。打門縫裏張去，黑黢黢的隱約辨得出那里堆着許多箱子：唐家收藏的骨董字畫原是很出名的。

丁壽松歎了一口氣。唉，眞是的！唐老二本來用不着稀罕他那個印花

稅分局的位置的。

他筒着兩手放在桌上，再把下巴擱上去。右眼霎呀霎的𥈞看着天上，一面細細聽着這公館裏有什麽響聲。

四面很靜，連麻雀在院子跳着——都覺得聽得見。偶然大門外面有車子拉過，鬆了嵌的大石板格咚叫一聲，就簡直叫人嚇一跳。有時候聽見了步子響，他就得把腦袋抬起點兒，看看是不是溫嫂子出來喊他去見他家姑奶奶。

他家姑奶奶今天要到娘家去，還在打扮着。

『見了鬼！』他失望地說。他感到什麽事都不順當，都故意跟他作對。肚子裏似乎塞滿了什麽東西，漲得他很難受，祇要打個飽呃就得翻出來的。

一個蚊子嚶嚶地在耳邊叫着。於是他狠狠地在自己臉上一拍，那個小東西哼了一聲就攆開了。

他生氣地想：

『唐老二——哼，攪得好好的又要交卸！』

他似乎怪別人事先沒跟他商量。接着他又隱隱覺得自己上了當：二少爺彷彿早就知道他要來謀事，就故意辭掉了那個差使。並且趁着他來到的時候——二少爺趕着過江去。

肚子裏的東西翻了一下，好像要嘔又嘔不出的樣子。他知道他對二少爺的那些敬意，那些奉承的話——全落了空，照他自己說來，那就是『偷雞不着蝕把米』。于是他把左眼角皺了起來，右眼霎得快了些。他想到大太太的那些話，又想起溫嫂子對二少爺的那種賣弄勁兒。

他覺得這屋子忽然一亮，這些舊家具就一下子變得鮮明了許多。他憑他自己的經驗，憑他那種對別人身分高低的特別感覺，他領悟到自己這回做人做得太欠仔細。

『嗨，我怎麽不打聽一下的！』他在肚子裏叫。『見了鬼！——文侃當了什麽秘書長，我還睡在鼓裏哩！』

於是他把包袱放床下的網籃裏，決計去問問他家姑奶奶洗完了臉沒有。他心跳得很響：連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快活，還是害怕。一面他記起自己平素對丁家的那種冷淡的樣子，那付看不起的臉嘴，就感到犯了什麽罪似的。這回——追是人家看他犯了罪，才不大敢惹他，才叫他睡在門房裏，連老陳都哼兒哈的不十分理會。

（未完）